

5061/5600.1

中國語文

总第66期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5 195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5 1958

12

1957

1957年12月号(总第66期)目录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经过和问题	章 愨	(1)
迎接新的文化高潮的前奏	魏建功	(2)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关系	馬学良	(5)
我们热烈欢迎汉语拼音方案新草案	王 均	(7)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陈 国	(8)
汉语拼音方案是统一译名的基础	刘 澤 先	(9)

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的意见.....方明、郑光仪、肖家林、馬連祺 (10)

谈复句的紧缩.....丁 勉 哉 (15)

略论魏晋南北朝系动词“是”字的用法.....刘 世 儒 (19)

现代汉语中的后置词(上).....H.И. 賈布基娜 (25)

北京话里 lou 和 le 的区别.....陈 剛 (33)

莆田话的名词词尾“子”.....林 文 金 (35)

浙南闽语里形容词程度的表示方法.....溫 端 政 (36)

纪念馬洛夫.....Э. 捷尼舍夫 (37)

問題解答

学习语法是否限制了语言的运用.....高兆熊問、編 者答 (40)

什么叫做“押韵”.....舒 黛問、陆志章答 (41)

学话手册的用处和用法.....王大勇問、陈治文答 (42)

語文短評..... (44)

書刊評介

高耀暉:《现代汉语语法》.....柳明水、田福生 (46)

王祖佑:《反切释例》.....米 青 (47)

張洵如:《北京话轻声词彙》.....倪 寄 予 (47)

信箱

对《北京话里的土词和土音》的意见.....刘 凱 鳴 (48)

关于“语法的种类”的質疑.....蘊 光 (49)

关于宋元话本俗语方言的整理.....張 永 綿 (封4)

动态

湖南省汉语方言調查簡况.....高 子 荣 (4)

突厥語研究班开学.....朱 志 宁 (34)

附本刊总第55期至总第66期篇目索引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经过和问题

章 懋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經国务院全体會議第60次會議批准后，已經于本月11日公布了。这个方案草案的拟订经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2年2月到1955年10月，拟订了四个汉字笔画方案草案，一个拉丁字母方案草案，一个斯拉夫字母方案草案；第二个阶段是从1955年底到1956年1月，拟订了同年2月發表的方案草案；第三个阶段是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把1956年2月發表的方案草案加以修訂，产生了12月国务院公布的方案草案。

現在分別把各阶段的工作和问题簡要地說明一下。在第一阶段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首先集中力量研究拟订汉字笔画方案，一共拟出了四个草案，其中有兩個是双拼的，另有兩個是三拼的。从保存汉字的形式和在注音的时候跟汉字結合这两方面看来，汉字笔画字母有一定的好处。为了在注音的时候跟汉字結合，汉字笔画方案如果是三拼的話，需要40个字母；如果是双拼的話，大約需要60个字母。这样一来，在學習上就要多学好些字母，在使用上，如打字、排字、打电报等等，就很不方便。此外，汉字笔画不便連写，書写上也很不方便。这样看来，采用汉字笔画字母是利少弊多的。因此，經領導上同意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拟订方案。

在拟订拉丁字母方案的过程中，曾經有过不少的討論。討論的問題主要的有五个：(1)以26个拉丁字母为限或者除26个拉丁字母外，再增加几个其它字母；(2)ㄏㄓㄒ用独立字母来表示或者用变讀法；(3)ㄏㄓㄒ用《ㄅ》变讀或者用《ㄆ》变讀；(4)要不要半元音j w 或者y w；(5)用什么字母来表示ü。这些問題是互相关联着的。

主張以26个字母为限的人們強調机械上的便利和使用拉丁字母的習慣。北京語音的音素共有31个(如果舌尖后音和舌尖前音各用不同的韵母，就有32个音素)，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那就發生字母不够用的問題。为了解决这个問題，主張以26个字母为限的人們提出某些字母变讀和用双字母表示某些声母的办法。

主張增加几个字母的人們強調一个音素一个字母便于學習，并且可以縮短音节，节省紙張。由于強調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重要性，他們不同意变讀和用双字母的办法。他們当中也有主張不变讀，而同意用双字母表示音素的。

如上面所說，主張以26个拉丁字母为限的人們和增加几个字母的人們的爭論焦点是变讀或者不变讀的問題，也就是要不要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問題。在討論的过程中，大家同意了兩個字母的变讀，就是e可以兼作ㄝ和ㄣ，r可以作ㄹ，也可以跟e合併为er来表示ㄹ，并且在音节之末可省写为r。但是关于ㄏㄓㄒ是否用独立字母的問題，意見还是不一致的。

同意用变讀来表示ㄏㄓㄒ的人們也有不同的意見。主要的紛歧是《ㄅ》变讀或者《ㄆ》变讀。这两方面的爭論最激烈。主張《ㄅ》变讀的人們強調历史的根据和跟某些方言的对应关系，而主張《ㄆ》变讀的人們強調北京語音的內在規律和避免跟方言和少数民族語言發生矛盾。

到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會議开会的时候，关于字母的安排問題，意見还没有統一起来。因此，在會議上印發給各代表的拉丁字母拼写样本是有好几种不同拼法的。到了1956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會議开会的时候，各委員的意見才統一起来，一致通过了同年2月發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下簡稱原草案)。

原草案在26个字母外，增加了ㄗㄘㄙ等五个字母，并使用小型大写I作舌尖元音。原草案在报刊上發表，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等經過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組織座談后，各界人士提出了很多意見，主要是对新增加的五个字母，特別对ㄗㄘㄙ这三个字母不滿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于1956年4月，开始研究修訂工作。

在修正原草案的期間，原来已經統一的意見又紛歧起来了，主要是集中在用什么字母来表示ㄏㄓㄒ這個問題。由于意見的紛歧，在1956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修訂原草案的初步意見的时候，共有六个方案，包括修正建議第一式，修正建議第二式，原草案，丁西林方案，黎錦熙方案和章懋方案，供国务院指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审訂委员会的考虑。在提請审訂委员会审議以前，曾經举行过各界代表178人参加的分組座談会，

迎接新的文化高潮的前奏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帮助汉字通读正音的重大意义——

魏建功

文字改革运动有了三百多年的思想倾向和六十来年的实践过程。“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试行是这三百多年的思想倾向和六十来年的实践行动的继续发展。“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本身是汉语表音方法的历史上近代阶段产生的许多方案的集中提高。当这公布试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主要作用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从这个方案的命名就表明了它的主要作用，它是为汉语语音拼写设计的一套符号系统。汉语语音的表示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字里，最初并没有特别注重。众所周知，汉语书面化的开始是用的一些图画意味的“象形”文字。谁也不能知道最早时期的一些字究竟怎么发音，我们是依靠世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读法来念它的。例如一个“来”字，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殷商时期就有了，它一直是“来往”“来去”的意思，但是字形上从“来”演变到“来”，都不表示它的声音，虽然用它再造的一大串字已经称为“形声”而且大都读成了 lai。这说明所谓“象形”字有些在实际应用的例子里也早已不是它本身所象形的原意了。我们依靠古代文献知道这个“来”本是“麦”的象形，可是从来也没有把“来”跟“麦”读做一样的音。如果注意语言的词彙，汉语古代的“麦”一名“来麩”，（所谓周人瑞麦的叫名兒），普通用做“来往”“来去”的“来”可能是从这个复音词“来麩”里抽出来借用的。那么，究竟“来”和“麦”或是“麦”和“来麩”（原本作“来牟”）语音上关系怎样，在这种文字中是无法知道的。一个象形的“来”可能就代表了

并用通讯办法征求 39 个城市的 100 位语文工作者的意见。

一年来，审订委员会曾经开过五次会议，多次座谈和协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拼音方案委员会部分委员都参加了座谈和协商。首先协商的是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变读或者 \mathfrak{p} \mathfrak{x} Δ 变读的问题。拼音方案委员会还另外开过几次会议，对变读问题再加讨论，最后大家的意见又在原草案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提请审订委员会审议。以后所协商的主要是少数字母的安排问题。为了缩短音节，曾经有委员建议把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作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在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旁边或者上面另加符号来表示 \mathfrak{p} \mathfrak{x} Δ 。用双字母表示 \mathfrak{p} \mathfrak{x} Δ ，如 \mathfrak{dz} \mathfrak{cz} \mathfrak{sz} ，也曾经考虑过。另有委员建议用 \mathfrak{c} 作 \mathfrak{u} ， \mathfrak{ch} 作 \mathfrak{x} ， \mathfrak{sh} 作 \mathfrak{p} 或者 \mathfrak{z} 作 \mathfrak{x} ， \mathfrak{s} 作 \mathfrak{p} 。理由是 \mathfrak{c} 比较好写。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磋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修正方案，也就是现在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如上面所说，在研究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差不多所有可能的办法都曾经讨论过。讨论最多的是用独立字母或者变读来表示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的问题。这个方案草案以原草案为基础，用 \mathfrak{j} \mathfrak{q} \mathfrak{x} 来表示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跟以往和现在还通行的各种拉丁化拼法比较，是一个很大的改进。这样可以基本上实现一个音素一个字母的原则，使这个方案草案在这点上跟注音字母接近，便于已学过注音字母的人们掌握，同时使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和 \mathfrak{p} \mathfrak{x} Δ 这三组音各有不同的面貌，便于辨别，又可以使 \mathfrak{u} 的两点在以 \mathfrak{u} \mathfrak{x} \mathfrak{p} 开始的音级里省掉。

跟原草案比较，这个修正草案也有显著的改进，特别是人们不赞成的这几个字母——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mathfrak{y} 取消掉了。这个方案草案在以 \mathfrak{i} \mathfrak{u} 开始的音级里，一律使用 \mathfrak{y} \mathfrak{w} 作半元音，便于学习，这也是一个改进。

为了缩短音节，这个方案草案还准备了 \mathfrak{z} \mathfrak{c} \mathfrak{s} \mathfrak{y} 这四个单字母。

本刊十一月号的社论曾经指出，这个方案草案继承了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拉丁化拼法的优良传统。这里不重复了。

此外，这个方案草案既照顾到我国使用拉丁字母的习惯，又根据汉语的特点作必要的变更，这就做到使 26 个拉丁字母完全为汉语服务了。

总而言之，这个方案草案是经过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反复研究、讨论与磋商，才拟订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它是集体劳动的产品，是大多数人对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的集中表现；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方案草案已经是尽善尽美了。经过一个时候的使用，还可以考虑加以改进。很明显地，用这个方案草案来研究和试验拼音文字，还有些重要问题须加以解决，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为文字改革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来牟”的复音詞，同时也可能就是“麦”的同义异形詞，讀音只好存疑。^① 这种現象在古人那时候实际也是对照着語言来写的。当他們写下一个象形的字，事实上必定表示这个字所对照的詞，从而如实地記下他們的語言。后人只能从字意了解，最大的限度只得按照一形一音的原則逐詞对照地傳写下来。汉语不斷發展，有極丰富的詞匯，但是記錄它的工具——汉字要这样一形一音地逐詞对照写出来，就漸漸形成了文字和語言之間的距離。不是語言方面起变化而文字不能很好地对照，就是文字方面起变化而語言失去表达的依據。它的中心問題，我們歸納出來，就是汉字表音方法上的局限性所產生的結果。不管文字是用哪一種方式構造成功的，在汉字里表示讀音的方法总是一个整体的字形表示一个全部音节的讀音，例如一个有名的例子就足夠證明。何休注《公羊傳》庄公 28 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說：

“伐人者为客，讀伐長言之。齐人語也。”（《春秋》伐者为客下注。）

“見伐者为主，讀伐短言之。齐人語也。”（伐者为主下注。）

这公羊氏的原文說《春秋》的体例把征伐別人的一方面作为客，被人征伐的一方面作为主，两个不同的方面都用了一个“伐”字表示，如果没有何休的注，我們就不可能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更重要的是齐人語讀音上原来有区别，显然由于这种文字表示讀音方法上的局限性完全給埋沒了。何休所以能够做出这样注来是依靠了他得到世代代口耳相傳的讀法，我們不能不联想到除此以外失傳了的还会有許多。古典傳留到后代，因此通讀正音成了極其重要的环节。历代的文字傳播者为了对付这种方式的汉字，使它讀音正确符合于汉语实际，不斷努力地做过許多輔助的工作。何休用的“長言之”、“短言之”解釋就是較早的表示讀音的方法之一。这种解釋說明了我們上面指出的汉字本身不管用哪一種方式構造成功的总是一个整体的字形表示一个全部音节的讀音，如果讀音有一點兒变化而不是完全不同的話就無法区分了。同是一个“伐”只是長短的分別，当时还没有具体分声調的概念，可能就是声調的長短不同，公羊氏本人以及通齐人語的人一看可以知道。这就是我們上面說的：最初写下一个“象形”体式的字的人事实上必定表示这个字所对照的詞，从而如实地記下他們的語言。这样一个“伐”不能分別表示出“長言”、“短言”来，就是我們上面說的“語言方面起变化而文字不能很好地对照”。至于“文字方面起变化而語言失去表达的依據”，比較容易了解，我們不再多說了。总之，从何休以前就开始發生了我們所說的現象，假設以《公羊傳》的时代作为無問題的話，这种文字跟語言發生距離要求輔助通讀正音的阶段就應該是公元前后各一世紀的時候。簡單干脆一句話，我們应用的这种隶-楷形式的汉字自来就有通讀正音的方法上的困难。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就是二十世紀中間逐步解决通讀正音方法的成果。所以我們說它是为汉语語音拼写設計的一套符号系統，它是孕育了兩千多年了。

何休前后像郑玄、高誘、許慎、刘熙都是在汉字通讀正音工作上做过工夫的，概括起来不外是：（1）譬况为音、（2）讀若和（3）直音。这是汉语史的問題，包括語音史和汉语学方法史兩個性質。这些方法，我們不在这裡絮叨，但是当每一种方法創用的时候都比原有汉字本身表音的情形提高了一步，是必須指出的。上面我們說過不管文字是用哪一種方式構造成功的，在表示讀音的方法上都有些問題，在这些方法的例子里最显著的是一批“形声”字还得加以輔助。例如高誘注《吕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与私鬪”說：“鬪，鬪也，讀近‘鴻’，緩气言之”。照說“鬪”字明明是从“巷”声的形声字，原来讀音并不同于“巷”，才注了“讀近‘鴻’”，可是“鴻”的音又不完全相同而还得注出“緩气言之”。这个“緩气”是譬况为音的办法，我們后人就要費些揣測，到底还不正确。再如許慎《說文解字》里許多形声字下面都加了“讀若”的注解，無非是声、韵、調方面的小差別，或是表音的部分讀音有分歧，至于因为意义区分而有变讀的是少数。这些都是委曲設法描摹語音的，是用汉字一对一地替代表示的。（直音比較更單純，不贅論。）跟这些方法先后参差不久，从中外（主要是印度）文化接触交流，我們的先輩用兩個汉字按照拼音的方法創造了“反切”。估計時間大約是在公元二三世紀。反切的办法是把汉字（就是汉语的語音單位）按照梵文的分析法表示声、韵和調的成分的一种方案。众所周知，因为用字較多，反切的系統概括还不够强。又由于这种文字的形式，一个整体不便分析表示声或韵，这种反切法还不能很自如地發揮通讀正音的作用。从反切的創造到后来將近一千八百多年的期間，在語言研究方面逐漸發展，有了分析排比汉语語音系統的等韵和按照反切归类編字的韵書。虽然学术上成就很不小，这一系列的著述直接对于应用文字或掌握語言的人民說来关系还不密切。人們讀書写文和說話所謂通讀正音的問題，并非过甚其辞，是極端混亂的。坦率地說；我們許多做專門研究的人并不是每个汉字都能正确掌握，同时每个掌握汉语的人对汉字也多半不求甚解。千百年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幸成为“文盲”，他們能健康生动地掌握汉语，而怎么可以迅速精确地掌握汉字还是問題。从反切方法系統概括成的語音音素的体系，在我們說的文字改革三百多年的思想傾向的推动中，和六十年来实践行动的磨煉中，它曾經接受了近代西洋几种文字拼音方式的影响，产生出許多的拼音方案。最主要的办法是把系統概括成的語音音素体系

① 因为汉字的关系往往有同音异形的同义詞，所以这样提法。

汉语拼音方案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关系

馬学良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不仅给汉族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以及学习汉语文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区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随着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按照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帮助他们创制或改革文字，现在已设计了二十一种文字方案，其中有十六种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现在一部分正在进行实验教学，一部分已正式试行。这对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设计的文字方案，原则上尽量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即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使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写规则上也尽量取得一致，这不但便于各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项原则，1956年10月20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在贵阳召开的一个民族文字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上，提出讨论过，并为当时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一致赞同。

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少数民族制定拼音字母的基础，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很必要的。由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复杂，而一个民族语言中的方言又有很大的分歧，如果各民族所设计的字母形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势必造成文字上的混乱，不但会增加各民族间互相学习民族语文的困难，也不便于各民族学习汉语文；对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都会有不良的影响。何况在我国解决民族文字时，按照不同语言情况，就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有的虽是一个民族，而由于方言差别较大，在目前还不能共同使用一种文字，就得分别创制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哈尼、傣、景颇、苗等。有的虽属几个民族，可是彼此语言接近，就可以共同使用一种文字，如僮、布依等。尽管解决文字问题的方法不同，如果能在字母形式上取得基本上的一致，这就便于彼此间互相学习，互相丰富语言。尤其是一个民族使用几种文字的，更应当注意字母形式的一致，如苗族的语言，由于方言分歧较大，各方言区的人民不能

通话，为了及早提高文化，在现阶段不得不为东、中、西三个方言区各创制一种文字，并给滇东北方言区改革原有的文字。不管新创制的文字或改革的文字，如果在字母形式上都能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再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加以适应，那么在正字法、正音法及借词等方面都容易增加相同的成分，这也是促进文字走向统一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创制或改革少数民族文字上，所以要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来制定字母，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各民族学好汉语文，以便广泛地学习先进科学知识。解放以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打破了历史上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各民族人民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中，都认识到汉语文是各族联系的共同交际工具，是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各地民族学校，我们都能看到少数民族自愿学习汉语文的高潮，他们都以汉语文当作第二本族语文在热情地学习着。如果少数民族文字的字母形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那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学习的时间，并减少学习上的困难。

不但如此，两种文字字母形式的一致，也便于互相比较学习，过去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繁难的汉字固然是学习上的障碍，而两种不同语言的结构和不同形式的字体，不管语音或语法，都是格格不入，在比较教学时很难立见异同。所以只有强学强记，往往事倍功半。现在汉字有了较完善的拼音字母，而这套字母又与代表本民族语言的字母形式一致，不但可以帮助注音认识汉字，而且还可以借助拼音形式，顺利地进行两种语言的比较学习。给学习汉语文带来的这种便利，就具有更快地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

我们一向认为，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应该适当地照顾到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因为这样设计出来的方案才“可以用来作为各少数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础”（1956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的一项说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征询过有关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意见，按照所提供的意见，作了适当的修正。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跟1956年所发表的原草案相比，我们认为更适合于作为各少数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础，现在只就汉语拼音方案所修改的几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1) 我们知道，少数民族语言的音位，一般地比汉语普通话标准音的音位多。即以苗语来说，声、韵、调

的总数，比汉语多一倍至二倍，因此不能做到像汉语拼音方案原草案中以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如原草案中 ㄓ 、 ㄔ 、 ㄕ 用 z 、 c 、 s 三个新创造的字母表示，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为了照顾各语言的系统性，不得不放弃这三个字母与汉语拼音字母的一致性，而改用 zh 、 ch 、 sh 或用 zr 、 cr 、 sr 表示，这不但破坏了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的原则，而且往往使语言关系密切的民族文字也无法一致，因为在这问题上缺少共同的准则。从年来各方面所讨论的意见来看，群众是不欢迎这三个新创造的字母的，若从设计少数民族文字方案的角度来看，也是不适当的。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已将这三个字母修正为 zh 、 ch 、 sh 了，这是很恰当的。这不但符合国际习惯，也便于少数民族文字字母的系统化。

2) 过去国語羅馬字方案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都把 ㄐ 、 ㄑ 、 ㄒ 三个字母采取了变读的办法，如前者以 j (ㄐ)、 ch (ㄑ)、 sh (ㄒ) 跟 i 相拼变读作 ㄐ 、 ㄑ 、 ㄒ ；后者以 g (ㄐ)、 k (ㄑ)、 x (ㄒ) 跟 i 相拼变读作 ㄐ 、 ㄑ 、 ㄒ 。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第一式沿用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办法，仍拟采用 g 、 k 、 h 变读的办法代替这三个字母。理由是从汉语发展史来看这两组字母在历史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还为了节省字母，因而采用变读的办法。我们认为固然不能漠视语音的历史，但也不能忽略了语言的现实性。若只从推考古音去拟订字母方案，那么所谓舌头音跟舌上音、重唇音跟轻唇音也有其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似乎也可采用变读的形式。事实上广大群众不是古音学家，也不是方言学家，他们要求拼音时越现实就越方便，也就更容易学习。再从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来看，按照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第一式设计文字方案来处理这几个字母，那就会增加巨大的困难。因为在许多民族语中，如苗语的四个方言和彝语方言中，舌根音可以和 i 、 y 相拼，舌面音也和 i 、 y 相拼，两者对立，就不可能把 ㄐ 、 ㄑ 、 ㄒ 并入 g 、 k 、 h ，如此则少数民族文字只好自己再设计一套专表 ㄐ 、 ㄑ 、 ㄒ 的字母。这就又跟汉语拼音方案不能一致了。现在修正方案把 ㄐ 、 ㄑ 、 ㄒ 从 g 、 k 、 h 中分出来，并且肯定地用 j 、 q 、 x 。这不但给广大人民以教学和学习上的便利，更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字与汉语拼音方案的一致性的因素；同时这三个字母都用单字母表示，这就更适合于一般少数民族语中 i 、 y 前面有鼻冠音如 nj 、 ng 的双拼法，这样就不至于使拼出的字形太长了。

3) 原草案中为了避免拼音过长，曾取消了习惯上使用的双拼法，如 ㄓ 、 ㄔ 、 ㄕ ，用新创造的为大多数人所陌生的 z 、 c 、 s 来代替。我们认为在必要时适当地创造新字母是可以的；但如果合于惯例而又为大众所喜用的字母，似乎就不必标新立异，何况世界各国的文字，都不免有双拼的字母。这样设计出的字母，不但容易系统化，便于学习，而且也可以利用现成的物质的设

备。现在的修正方案取消了原草案中新创造的字母，改为双字母，这样既合于习惯，又符合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从少数民族文字的设计来说更是莫大方便。上面说过，少数民族的语音是复杂的，如果不使用双拼字母，就必须大量地创造新字母，否则就很难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1956年在贵阳召开的民族文字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时，曾提出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学习和物质设备，可以用双拼法，尽量地少创造新字母。当时就有个别代表不同意，而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为先例，主张多造新字母，反对双拼法。要照这个办法，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新创造的字母就要达到十多个，不但形式不美观，还降低了文字方案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增加了文字学习上的困难。后来大家看到汉语拼音方案的修正草案中也可使用双拼法，很多人也觉察到双拼法未始不是先进经验；因而在现在已设计的十多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只有少数不得不创造的新字母。这就给少数民族学习文字时，减少了很多困难，节约了设备上的开支。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少数民族为了让自己的民族文字尽量地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自然会放弃已往坚持多创造新字母的主张而采用双拼的办法了。

上面说过，已设计的少数民族文字，大部分正在进行实验教学，在实验期间，群众对文字方案如字母的形式、拼写法等曾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意见，但在修正时就很难有个标准，因此有的地区停止实验，等待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作一次修改，以便印刷课本。现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不仅是汉族而且是全国各族人民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个草案比起原草案来，更适合于少数民族文字与汉语拼音方案的一致。这对在实验后等待修改的少数民族文字和为没有文字的民族今后设计文字方案时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地拥护这个方案，广泛地进行宣传和讨论，让它正式作为更有效地提高全国各族人民文化的工具。

致读者

各位读者：

过去本刊每届年终都随刊物发出读者意见表，承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对本刊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今年因为节约纸张和印刷，我们不另附寄读者意见表了，但是仍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对本刊的文章内容以至编排形式各方面提出意见，协助我们检查今年的编辑工作，以便订好明年的计划。

本刊编辑部 1957, 12, 15.

我們热烈欢迎汉语拼音方案新草案

王 均

这几年来，我在中南和西南参加少数民族語言調查和文字創制工作。根据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体会，对于国务院所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新草案，我不能不以極其兴奋的心情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拥护！

文改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說明”里說：“这一套字母是帮助教学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重要工具。”毫無疑义，有了这套方案来为汉字注音，学习汉字在讀音上的問題便完全得到了解决。汉语方言的分歧复杂給我們带来的痛苦和損失，談的人已經够多的了，用不着我們再去重复。是不是可能改变这种方言分歧的現象呢？肯定地說，是可以的。通过这套方案的普遍推行，毫無疑問，咱們能加速推广和咱們統一的偉大祖国相适应的汉民族共同語。

以少数民族为例，据我們所知，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語言和汉语一样，方言土語是很复杂的：往往紧相毗鄰的兩個县甚至同一县的兩個区乡，都免不了有語音差异，有时詞匯上也頗有出入。可是，本民族的拼音文字出来以后，各个方言地区的群众都以無比的热情去学习它，多大的困难也克服过来了，或正在有成效地克服着。比如說，广西的僮族地区，僮語的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無論在語音或是詞匯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过去他們彼此是不能通話的，曾經有人怀疑：一套以一方言为基础的統一的拼音文字，在互不通話的僮語南北方言地区是不是都能順利地推行得开。但是事实証明，新的拼音文字的推行教学是成功的：自今年四月以来，桂西僮族自治州以及州外有关地区已組織了一万二千多个班，共約三十五万多文盲农民参加了学习；在不足八个月的时间里，利用每晚一个半小时到兩小时的农業生产業余时间学习，現在南北方言区的大部分学员都已掌握了僮文的拼、讀、写，能用僮文記帳、写信、讀报纸。这一事实生动地說明了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可以想見，在統一的拼音文字的帮助下，随着僮文的推行教学，統一的僮族标准語将会迅速地形成起来。这使我对汉语方言日趋統一的前途抱有很大的信心：無論汉语方言如何分歧复杂，有了汉语拼音方案来为汉字注音，汉语讀音的統一和普通話的順利推广那还会成問題嗎？

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民族地区的一切，包括各民族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在發展經濟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不但要求發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且迫切地希望学习汉语汉文，要求文化交流，要

向汉族靠攏。需要逐字死記的方块汉字对于少数民族的学习汉语文，負担是很沉重的。少数民族的兄弟們和汉族一样，热情地期待着汉语拼音方案的早日定案、推行，他們并且願意使自己的文字尽量和汉语拼法取得一致，以减少同时学习两种語文（本民族文字和汉语文）时的混淆和困难。为了向汉语拼音方案靠攏，已經設計文字方案甚至已有很多人学会了自已的文字的民族，願意考虑修訂自己的文字方案，将要創制文字的民族更普遍反映要和汉语拼音方案尽可能取得一致。例如广西僮族文字方案（草案）1955年12月在广西日报發表征求意见，1956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后，僮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收到的群众来信中就有人提出要向汉语拼音方案看齐。为了力求向汉语方案靠攏，僮文方案不得不添制几个專为表达僮語音位的新字母。最近汉语拼音方案新草案經国务院會議通过以后，僮文方案又按这个新草案作了相应的修訂，虽然有三十八万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已經学会了原来的僮文方案（草案）。1956年11月貴州省布依族开会研究他們的文字問題，决定布依語和僮語里固有的詞，双方相同的（包括讀音上有对应規律的同源詞）都采取和僮文相一致的形式書写，但布依語中的汉语借詞的拼法則要求尽量靠攏汉语普通話。这反映了布依族在文字問題上对汉语普通話的态度。

我們知道，国内許多少数民族語言里都有不少汉语借詞。特別是解放以后，表达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新的概念的大量新詞术语，都以借詞的形式通过干部、农村積極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按照汉语介紹到少数民族語言里面去。显然，今后随着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的發展，新机械新技术的被广泛利用，民族語言中所吸收的关于新詞术语的汉语借詞还会大大地增加。咱們祖国各民族語言中的共同成分通过这一方式而日益增多扩大，这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現象，也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汉语不統一，每个民族都各按自己所在地的汉语方言来拼写，就仍难很好地达到扩大各族語言中共同成分的目的。目前各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詞拼写的語音依据固然还待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和掌握的可能性来詳加研究，可是無疑地，汉语拼音方案的面貌，这个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联系的多少，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以及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詞的拼写，將是一个关键性的問題。由此看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及早定案、推行，不但是汉族人民的迫切願望，它同时也是我国各

（下轉 14 頁）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匈牙利 陈 国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过去,虽然出现过一些民族和国家将自己的文字去旧更新、使能适合当时具体需要的事例(比如古代的埃及、现代的越南等等),但是这些改革在文化上的意义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文字改革的。汉字如果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对世界文化将发生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不难想见。然而这是将来的事。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是中国文字走向拼音化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有了这个方案,就更便于研究和实验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这个方案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为千千万万的群众运用着,首先是用来攻克文化和科学的堡垒。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对这一个伟大的措施感到无比的兴奋,并且衷心地表示拥护。

一个外国人要想对这个重大的复杂的中国文字改革问题提出全面而详细的意见是很困难的。对任何一种文字,只有创造和天天使用这种文字的民族才能了解得最全面、最彻底。我只能怀着敬意祝贺这个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同时感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文字改革工作中重视广大群众的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的措施是非常英明和伟大的。

中国文字的改革以及现今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下列两方面对于外国人特别重要:

1) 有了汉语拼音方案就能使世界各国对汉语拼音的写法有了统一的可能。就目前情况看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对汉语的拼音往往采取各自创造出来的拼写方法来拼写汉字,因此在国际的报纸杂志上用外文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就很不一致。甚至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个报纸上采用不同的拼法来拼写汉字。这是因为甲材料是通过俄文翻译过来的,乙材料是通过英文翻译过来的,而丙材料是直接由汉文翻译过来的原故。匈牙利的情况也是一样;匈牙利科学院以匈文拼写法为基础,制订和公布了用匈文字母拼写汉字的条例。由于这个措施,在匈文报纸上、杂志上或书籍里汉字的写法是统一了。但是匈牙利新闻记者不怎么会汉语,应用这些条例对他们说来很不容易。我设想这种困难在别的国家里也会发生,这种紊乱现象有了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就能慢慢澄清。统一的汉语拼写法在国际汉学家中向来寻求不出好的办法,今天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为解决这个问题开了方便之门。

2) 这个草案为外国人学习汉语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朋友的数目也日益增加。他们之中许多人都

怀着学习汉语的热情,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密切跟中国人民的友谊。这里我不想提及这个方案对于专门从事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研究的汉学家的积极意义,当然,这对于他们的工作会带来更大的便利,他们也应该迫不及待地好好学习这个方案。我只想谈谈外国技术专家、政治家、一般的文化工作者和这个方案的关系。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上面所举的这些人来说,为了正确地利用中国的文化材料,也迫切需要学习汉语;可是到现在为止,由于学习方块汉字的艰难,他们大多数人不想或不敢学习汉文。有一些到过中国的人,学会了说汉语,有些并且说得很流利,可是回国以后,因为没有学过汉字,会汉语的程度就慢慢降低了,说汉语的能力也逐渐消失下去。拼音方案公布以至在识字教育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普遍地应用以后,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一定会带来便利,这种便利跟他们学习俄文、英文、德文的情形会差不多,或者甚至更容易些,因为汉语的基本语法比起俄文、英文、德文等等外国文来简单易些。

从上面的情形看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很适合作将来的中国拼音文字方案的基础。草案的字母只包括拉丁字母系统中最普通的字母,这些字母在世界上应用拉丁字母国家的文字里都有。同时因为它大体上是每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字母,每个字母(i和e除外)只代表一个声音,这是普通语音学在实用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总之,这个草案不管对国外、国内教学汉语普通话和汉字都十分方便。

一般说来,外国人教学汉语时采用的俄文、英文等等拼写汉语的方法从汉语音韵学上看来都不十分合适;因为这些拼音不以汉语音位原则为基础,这些拼法只是应用本国语言的字母来拼写汉语,容易使外国人按照本国语言的发音习惯去读它,结果每每与汉语音相去很远。应用国际语音学协会的国际音标来学习汉语,对于不是专门从事语言学的人又不怎么方便。最近匈牙利准备编写一部匈文的汉语语法书,虽然这本语法的例句不得不用方块汉字,但是对于汉语音部分的讲解,究竟用什么样的拼音工具,一时尚难决定。这次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正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这个草案可算是最适于用来讲解汉语音的工具。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这只是为了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表示我热烈的拥护而发表的一些感想。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統一譯名的基础

刘澤先

国务院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后，大家都一致称庆。现在仅就統一譯名方面来談談我的感想。

譯名的不統一在过去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無可否認，譯名不統一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有百弊而無一利。为了統一譯名，几十年来不知道動員了多少專家學者，耗費了多少金錢物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这个問題尤其重視，設置了專門的機構有計劃、有步驟地进行了許多工作，譯名的統一已經大有进展了。

可是，譯名混乱的情况現在还不是完全消灭了，隨便举出几个例子，就可見还混乱得相当严重。

nylon——耐綸，尼龙，尼隆，耐罗，綢綸。

staple fiber——人造棉，人造棉花，人造毛，人造羊毛，人造纖維，常产纖維，短纖維，定長纖維，光棉。

muffle furnace——馬弗爐，茂弗爐，蒙煖爐，高溫溶爐，隔焰爐，迴熱爐，膛式爐，焙爐，悶熱爐。

microphone——麥克風，廣播器，播音器，傳音器，傳声器，擴音機，擴音器，擴声機，强音器，增音器；送話器，話筒，微音器，显微音器，显微声器，揚声器。

hydroquinone——海得，海得尔，海得洛，海得罗几奴，海得罗几奴尼，海得兒，海特困宁，海特路几奴，希特罗希倫，堅安，几奴尼，鷄納酚，金鷄納醇，金鷄納酚，奎諾耳，沅化益农，二羥苯，苯二酚，对二羥苯，对二羥基苯，对苯二酚，对氫化苯醌，对氫醌，对位二羥基苯，对位苯二酚，对位氫化苯醌，对位氫醌，假性二羥养輪質，困二个醇，輪二醇，氫醌，氫化苯醌。

这些譯名絕大多数是解放以后的出版物上流行着的。只要稍微留一点兒心，例子还有的是。不用說一般的書報上所用的譯名常常改头換面，就是中国科学院为了統一譯名所出版的各科名詞工具書里也有彼此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同一本名詞工具書里也会列举出好几个不同的譯名，象上面举的 muffle furnace 这个例子，《化学化工術語》里就列了“蒙煖爐”“隔焰爐”“迴熱爐”“膛式爐”四个譯名，其中那一个也不是目前流行的。

原来譯名这种东西并不是單純依靠一个对一个人的硬性規定可以統一得了的。自然，在許多不統一的譯名当中肯定一个或兩個这种硬性規定的手段常常是必要的，但是那只能作为不得已而行之的一个下策。对于多如恒河沙数的固有名詞和科技術語，这种方法就难于应付了。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已經足以証明这是費力不討好的办法。

在根据原文意思用汉字構成譯名这种方法之外，我們很早就提出需要有一套吸收外来語的工具和办法。利用汉语的詞素以汉语構詞方式構成的譯名，人們看起来比較“面熟”，可是有需要硬性規定的缺点，即使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也不容易統一，还不免会引起誤

解，并且不合国际化原則。采用一套吸收外来語的工具来拼写出的譯名，虽然“面生”，可是非常方便迅速，合于国际化，容易統一。兩者配合起来，彼此取長补短，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我国譯名上的重大問題了。至于用汉字譯音或造新字等等办法，除了个别的例子以外，是不可取的。

現在我們有了新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就給吸收外来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質基础。我們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書写外来語，夾在汉字文章里面。这样的写法非常醒目，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語。

自然，在語言学上講，吸收外来語的本身还有它的复杂性，不能忽略了本民族語言的内部發展規律，可是，我們不妨先規定出一个吸收的办法来，并且在實踐中不断地研究、討論，来修正或补充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大家意見沒有統一以前，大家还是可以試用的。因为怎么不統一也不会比使用汉字譯名更不統一，hydroquinone 决不会写出几十种不同的面目来的。即使有不同的面目，象 hidrokinon、hydrokinon 等，也容易辨認出它們的异同。在實踐的过程中，我們是会找到統一的途徑的。

提倡使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外来語，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它的很大作用。因为我們正在向科学进军，我們要在短短的十二年以內使一些重要的科学部門从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就必須超速度地吸收外国已有的成果，大量地翻譯国外的文献。为了这个目的，單純依靠过去老一套的方法来决定譯名是不行的。我国过去的名詞工作，总地說来，还是以整理普通常見的旧譯名为主的，新的科技名詞所接触到的也只不过是少数重要的。專業稍为深入一点兒或稍为新一些，就会碰到無數找不到現成譯名的術語。很显然，这些新術語，要單純依靠老一套的統一譯名办法是不济事的。

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来吸收外来語，完全可以扭轉这个局面。对于汉字極难对付的，層出不窮的科技新名詞，它可以立刻解决問題。只要規定好了一些原則，大家都可以根据原則决定譯名，而且会很一致，很少混乱。这样，我們的科学进军才可以不致因受譯名牽制而影响前进。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加速进行是多么重要啊！

在世界知名的国家中間，我国在統一譯名方面付出的代价可能最大了，可是效果却比人家差得多。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們沒有利用拼音的办法来吸收外来語。《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既然給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質基础，那么就讓我們試用拼音的办法来吸收外来語吧！

对《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的意見

一点認識

方明

普通話里存在着很多异讀詞。一类是在字典或詞典里指出了有兩種讀音,在口头上也有这样說的,也有那样說的;另外一类是在字典或詞典里仅仅有一种讀音,但在口头上还有其他的一种說法。这些有兩種不同讀音的异讀詞一直缺乏一致的規範,形成語音上很大的分歧。为了汉语規範化早日实现,应当把这些异讀詞搜集整理出来,規定出一定的讀法,使語音方面的分歧逐漸减少,以达到全民語言的統一。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在北京話里很多詞的讀法也不一致,因此要确立异讀詞的正音規範,就需要把普通話口語里所存在的一些异讀詞搜集在一起,全面考虑,分別处理。一方面要根据北京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去掉一些与历史傳統不相符合的讀法;另外一方面还要适当地采取那些已經流行比較普遍的讀法,尽管有些讀法不合乎历史的傳統,可是它已經成为約定俗成的讀音了,要改变,可能有困难,那就必須采用它。這兩方面不能不結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果特別強調一方面就可能行不通。

原則是这样說,不过做起来还不是很簡單的問題。在普通話里一个詞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不同讀法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性質也很复杂。概括來說,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1) 讀書音和日常談話的音有不同。例如“尾巴”(xǐ·yǔ)很多人在口語里說 ĭ·yǔ;“誰”(PXY)在口語里一般說 Pí;“尺寸”(ǐ·chǐ)很多人在口語里說 ĭ·chǐ。

2) 不論讀書或日常談話在北京音內都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說法。例如“波浪”有人說 ㄅㄛㄌㄤ,有人說 ㄅㄛㄌㄤˊ;“教室”有人說 ㄐㄧㄠˊㄕㄧˊ,有人說 ㄐㄧㄠˊㄕㄧˊˊ;“歼灭”有人說 ㄐㄧㄢˊㄋㄧㄝˊ,有人說 ㄐㄧㄢˊㄋㄧㄝˊˊ。

3) 因为受了其他地区語音的影响,在北京知識分子的口里产生了兩種不同的讀法。例如“秘密”有 nì nì、ㄋㄧˋㄋㄧˋ 兩種讀音,“特殊”有 ㄊㄜˊㄆㄩˊ、ㄊㄜˊㄆㄩˊ 兩種讀音。后者很清楚是受了其他方言的影响。

4) 北京特有的說法跟北方其他方言不同。例如“白痴”ㄅㄞˊㄘㄧ北京說 ㄅㄞˊㄘㄧ,“痴”讀陽平,“小尽”Tǐǐ

ㄒㄧ北京說 Tǐǐ,“尽”讀陰平。这些都是北京特有的讀音。

5) 一种錯誤的讀音跟傳統的讀法不合。例如“顫”ㄑㄧㄢˊ有人讀作 ㄑㄧㄢˊ,“概奪”ㄍㄞˊㄒㄨㄛˊ有人讀作 ㄍㄞˊㄒㄨㄛˊ,“海峡”ㄍㄞˊㄒㄩㄞˊ有人讀作 ㄍㄞˊㄒㄩㄞˊ。

异讀詞的性質既然如此复杂,要給异讀詞确定一个讀音而能为一般人所接受,那就不是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了。必須針對个别的情况做适当的解决。当然,我們要求尽量采用与北京語音系統相符合的讀音,而且需要照顧到讀音的普遍性,是否跟普通話一般的說法相合;但是有些問題是不易解决的。例如“青苔”“舌苔”北京音“苔”都讀 ㄊㄞˊ,可是北京以外的很多地方“青苔”一定說 ㄑㄩㄞˊ,在讀書的時候,“苔痕上阶綠”的“苔”一般都讀 ㄊㄞˊ,如果完全依照北京音就行不通。反之,“舌苔”如果說为 ㄊㄞˊ,很多地方的人就听不懂。因此要确定一个詞的讀音,必須分別对待,單从同一个汉字着眼就不行。又如“創傷”(ㄑㄩㄞˊㄗㄨㄞˊ)很多人讀为 ㄑㄩㄞˊㄗㄨㄞˊ,依照傳統的讀音应当讀 ㄑㄩㄞˊㄗㄨㄞˊ,“創”讀陰平,《廣韻》音“初良切”,訓“伤也”,“創傷”一詞的“創”与“伤”兩個詞素是同义的,“創傷”的“創”与“創造”的“創”意义不同。現在 ㄑㄩㄞˊㄗㄨㄞˊ、ㄑㄩㄞˊㄗㄨㄞˊ 兩個音都相当普遍,要确定一个讀法,就不能不联系詞义去考虑了。

在异讀詞里屬於声調方面的問題最多,北京音与历史音韵虽然对应得相当整齐,但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入声字的声調問題很复杂。尽管有一些規律,如“全清全濁变陽平,次清次濁变去声”,但并不十分严格。尤其在現代發生了很多新起的变化,不完全合乎規律。有些音已經很通行了,有些音还不甚通行;有的有条理可寻,有的就沒有一定的条理。何去何从,就很困难。例如“速度”現在有 ㄕㄨˊㄉㄨˊ、ㄕㄨˊㄉㄨˊ 兩種讀法,“收縮”有 ㄕㄨㄛˊㄒㄩㄛˊ、ㄕㄨㄛˊㄒㄩㄛˊ 兩種讀法,“逐漸”有 ㄕㄨˊㄒㄩㄞˊ、ㄕㄨˊㄒㄩㄞˊ 兩種讀法。要确定一个讀法,一方面要照顧到旧日的傳統,一方面要注意到新起的流行比較普遍的讀音,其中必然有一些矛盾。而所謂“普遍”又只是一个相对的。所以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这种异讀詞对于汉语規範化有很大的妨害。过去在字典或詞典里只是著录了一些不同的讀法,始終沒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因此有必要加以整理,經過討論研究,确定出一致的讀法,使語音的規範逐漸明确起来。

最近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普通話审音委员会

把《普通話異讀詞申音表初稿》和《本國地名申音表初稿》公布出來，正符合大家的需要。這對於漢語規範化有積極推動的作用。

這兩個表都是初稿。《本國地名申音表初稿》中总的精神是按着“名從主人”的原則，把本地實際的讀法按照方言跟北京音的對應規律，訂出來普通話的讀法。這與以前字典里缺乏實際的調查單憑舊日字書的傳統讀音來注音的辦法迥不相同了。這是很容易體會到的，在這裡不用多說。關於異讀詞的讀音，在《異讀詞申音表》里已經把申音的原則做了說明，不過我們還可以根據這個表所訂的讀音來看看其中的一些具體的作法。就我個人的體會和理解，這個申音表解決了不少的問題。具體的方法有下列幾項：

1) 兩種不同的讀音，如果有一種讀音符合於歷史的傳統而且流行很普遍的，就採用這一個讀音。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保持了舊日相傳的規範，一方面對於其他的方言也可以有很大的適應性。因為各地的方言跟舊日傳統的讀音（指韻書而言）都有一定的聯繫，脫離了這個聯繫就可能不為各地人所接受，同時還可能造成整個語音系統的混亂。採用傳統的讀音，並且照顧到它的普遍性，這樣的作法是對的。例如：

“波浪”的“波”有ㄅㄛ、ㄅㄛ兩讀。這兩種讀音都相當普遍。考《廣韻》戈韻“波”音博禾切，屬幫母。採用ㄅㄛ的讀法，既與傳統的讀音相合，又與大北方的讀音一致。

“河隄”的“隄”或讀ㄉㄧ，或讀ㄉㄧ，讀ㄉㄧ比較普遍。《廣韻》齊韻“隄”音“都奚切”，屬端母。採用ㄉㄧ的讀法正合。

“機械”的“械”有ㄒㄧㄝ、ㄒㄧㄝ兩種讀法，都很普遍。《廣韻》怪韻械音胡介切。採用ㄒㄧㄝ的讀法，與傳統的讀音和北京發展的規律相合。

“締結”的“締”有ㄉㄧ、ㄉㄧ兩讀。這兩種讀音都相當普遍。《廣韻》霽韻“締”與“第”同音，音特計切。採用ㄉㄧ的讀法，與傳統的音相合。

“池沼”的“沼”有ㄓㄠ、ㄓㄠ兩讀。ㄓㄠ音比較普遍。《廣韻》小韻“沼”音之少切，屬上聲。採用ㄓㄠ的讀法正合。

2) 兩種讀音不同，採用與北京語音發展規律相合的一個音。這樣可以使人容易掌握北京的語音系統。例如：

“虹”單說有ㄏㄨㄥ、ㄏㄨㄥ兩種說法。《廣韻》絳韻“虹”音古巷切，與“絳”“降”（下降）同音。採用ㄏㄨㄥ的說法與“絳”“降”讀音一致。

“疆繩”的“疆”有ㄐㄨㄥ、ㄐㄨㄥ兩種讀音。《廣韻》陽韻“疆”音居良切，與“疆”“姜”“疆”同音。採用ㄐㄨㄥ的讀法與“疆”“姜”等讀音一致。

3) 兩種不同的讀音，其中一個讀音雖然與韻書讀音不合，可是相沿已久，也就不能不採用了。例如：

“偽造”的“偽”有人讀ㄨㄟ，有人讀ㄨㄟ。《廣韻》寘韻“偽”音危睡切，屬去聲。但現在讀ㄨㄟ，而且非常普遍，表中採取ㄨㄟ的讀法，而不讀ㄨㄟ。

“波濤”的“濤”或讀ㄊㄠ，或讀ㄊㄠ，讀ㄊㄠ比較普遍。《廣韻》豪韻“濤”音徒刀切，屬定母。依北京音的規律定母平聲字應當讀陽平，但現在一般都讀陰平。

“部署”的“署”字典音ㄕㄨˋ（“署名”的“署”音ㄕㄨˋ），《廣韻》御韻“署”音常恕切，屬去聲。但現在一般都讀上聲。

“蝸牛”的“蝸”有ㄍㄨ、ㄍㄨ、ㄍㄨ三種讀法。《廣韻》麻韻“蝸”音古華切，與“瓜”同音，舊音ㄍㄨ。但現在讀ㄍㄨ的非常普遍。表中定為ㄍㄨ。

4) 有些詞的讀音在以前的字典里注為陽平調，近年出版的字典里兼有陰平一讀，但現在北京的實際讀音普通都讀陰平調，表中也採取了這些比較有一致性的新起的讀法。①例如：

“危險”的“危”，“微小”的“微”字典有ㄨㄟ、ㄨㄟ兩讀，“誣賴”的“誣”字典有ㄨ、ㄨ兩讀，“椰子”的“椰”有ㄧㄝ、ㄧㄝ兩讀，現在北京音都讀為陰平。②

“可惜”的“惜”，“熄燈”的“熄”，字典有ㄒㄧ、ㄒㄧ兩讀，現在北京音都讀為陰平。

5) 兩種讀音，其中一種不合一般發展規律，僅在北京通行，而跟大北方的方言不相合的，申音表里沒有採用。例如“暫時”的“暫”音ㄗㄢˋ，北京音ㄗㄢˋ，不取。“悼念”的“悼”音ㄉㄠˋ，北京音ㄉㄠˋ，不取。至於特殊的北京土音，表中一律沒有採用。例如“雪白”（ㄒㄨㄟㄅㄞˊ）北京音或說ㄒㄨㄟㄅㄞˊ，“索性”（ㄒㄠˋㄒㄧㄥˊ）北京音或說ㄒㄠˋㄒㄧㄥˊ。這些都是北京的土音。

6) 對於行業語和已經吸收到普通話里的方言詞盡量採用原來的讀音。例如“軋鋼”音ㄩㄢˋㄍㄠ，不音ㄩㄢˋㄍㄠ，“巷道”音ㄉㄠˋㄎㄠˊ，不音ㄉㄠˋㄎㄠˊ，“弄堂”音ㄋㄨㄥˋㄊㄠˊ，不音ㄋㄨㄥˋㄊㄠˊ，“柞蠶”音ㄗㄠˋㄘㄠˊ，不音ㄗㄠˋㄘㄠˊ。

7) 對於錯誤的讀音，凡是已經約定俗成可以採用的都採用了（例如“暴露”音ㄅㄠˋㄌㄨˋ），凡是不很通行的錯誤讀法，申音表里都沒有採用。例如“雕塑”（ㄉㄠˋㄕㄨㄟˊ）有人讀為ㄉㄠˋㄕㄨㄟˊ，“橈奪”（ㄕㄠˋㄕㄨㄟˊ）有人讀為ㄕㄠˋㄕㄨㄟˊ，“飛躍”（ㄈㄟㄩㄟˊ）有人讀為ㄈㄟㄩㄟˊ，“醞釀”（ㄩㄣˋㄌㄠˊ）有人讀為ㄕㄠˋㄌㄠˊ，都與一般的讀法不合。③申音表沒有採用是很恰當的。

從這些具體的辦法來看，就足以說明這個《異讀詞申音表》確實解決了不少的問題，對於今後推廣普通話和進行漢語教學都會有極大的幫助。我們還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將來能夠編定一部詳備的《普通話正音詞典》出來，那樣對於漢語規範化將起更大的作用。

① 這裡所說的新起的讀法，不一定是近些年才有的，可能是近一二十年才有的。

② 從前出版的字典都讀陽平，沒有陰平一音。

③ 依照韻書“塑、素”同音，“醞、蘊”同音。

感想和希望

郑光仪

普通話审音委员会最近發表了《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这对全国人民來說,是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审音表初稿的編訂是語音规范化工作的收获,这说明漢語普通話語音的规范更趋向明确。

审音表初稿的編訂是科学的、認真的。“認真”是从这一工作经过反复研究討論、多方面搜集材料中看出来的。“科学”体现在审音表初稿所审訂的音既根据北京音系的規律性,也照顧了它的發展性和通用性。“暴露”不必讀“ $x\check{x}x\check{x}$ ”,“矛盾”不必讀“ $pn\check{x}p\check{x}x$ ”,正說明照顧了語音的發展性。它不死拘泥于北京音的規律,所以“危 $x\check{v}$ ”,“期 <1 ”等音才被采用。这种从通用性着眼的原則,是大家所欢迎的。当然从某些个人来看,某几个詞的讀音,就还会感到别扭。像“醉”讀“ $u\check{i}\check{x}$ ”,“暫”讀“ $p\check{z}$ ”,“驟”讀“ $u\check{x}$ ”,对北京人來講,也很不習慣。不过这并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稍一學習,就可以解决。平日难以解决的是在于有些語音沒一定的规范,异讀音甚多,給語文工作者特别是語文教师帶來莫大的麻煩,这种麻煩不是身受的人很难体会。

語文教师遇到异讀詞,为了省事,只讀一个音。学生提出問題:“我从前的語文教师不这么念。”語文教师只得說出另外一些音。

有的教师避免学生問,索性把异讀音都告訴学生,麻煩可又来了。学生問:“这么些个念法,我怎么記,到底讀哪个合适?”語文教师真为难了!从教学原則上講,應該給学生以肯定的知識,但是哪个音是肯定的,語文教师也很难判断。

上边說的这些麻煩,对語文教师來講,倒已經習以为常,也就不把它算作麻煩了,真使語文教师感到麻煩的还有一些事情,随便說一件吧。有一次,在語文广播教学中,語文教师把“暴露”讀成“ $x\check{x}x\check{x}$ ”。于是,馬上接到一位老先生一封长达千言的贊揚信,称赞他讀得对,批評了电台广播員讀“ $u\check{x}x\check{x}$ ”的“荒謬”,責备了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因为語言所曾經回答他可以讀“ $u\check{x}x\check{x}$ ”,并附来科学院的信,企圖从語文教师这里得到支持,希望这位教师向他伸出援助的手。語文教师回信,說“暴露”的讀音规范还不明确的时候,也可以讀“ $u\check{x}x\check{x}$ ”。信發出去不久,老先生接二連三引經据典地反駁語文教师,弄得这位教师哭笑不得。这类事情有些人听了或許惊奇,对語文教师來說可是“算不了什么”的,因为还有比这个更难解决的事情。观摩教学評議会上,大家評定教学成績,“澠池”的讀音問題被提出來了。河南籍的教师說:“澠池在我家乡附近,我們那里的人‘澠’字都念‘ $ni\check{v}$ ’,讀‘ $ni\check{v}$ ’太沒道理。”被批

評的人更不服气,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各不相讓,結果是各照各的讀法。各說各有理。

現在,《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都發表了,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初稿,而且不是全部异讀詞都已經搜罗在內,但起碼它可以作为語文工作者學習、研究、参考的材料,馬上即可以减少工作中的一些糾紛。語文工作者会以十分喜悅的心情,欢迎它的誕生。

此外,我还有几点希望:

1) 异讀詞讀音的审訂,在某些个别詞上,为了使學習的人更好地接受,可以附上必要的說明。举个例來說,“暫”讀“ $p\check{z}$ ”,“醉”讀“ $u\check{i}\check{x}$ ”,审音表初稿上虽然有一点兒說明,仍嫌簡單。广大的中小学語文教师,最近一兩年來讀音的标准,主要依据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已收的音和沒收的音,审音委员会在說明时应有所区别。“醉”讀“ $u\check{i}\check{x}$ ”新华字典已采用了,“暫”讀“ $p\check{z}$ ”,“驟”讀“ $u\check{x}$ ”新华字典并沒收,應該較細致地講解明白,使學習的人乐于接受。

2) 审音表对于某字在不同的詞里有几种讀法的,只选了少数几个詞加以审訂,这样做是合理的。例如,“波”只取“波浪”、“波濤”等,不再多选。不过为了更便于學習的人,避免他們揣摸不定,有的詞也要多选几个。例如“隔”“隔夜”都选入了,而最常見的异讀詞“隔壁”却漏掉了;綠林的“綠”既讀“ $u\check{x}$ ”,“綠化”的“綠”也应当选进去加以音注就更好些。

3) 审音表初稿原則上每个詞暫訂一个音,这种办法最便于學習的人。例如“法兒、法子、法律、法国”的“法”一律讀“ $c\check{y}$ ”。有的保留兩個音也非常必要,像“指甲”讀“ $u\check{u}\cdot u\check{i}y$ ”和“指头”讀“ $u\check{u}\cdot u\check{x}$ ”。但是,也有保留兩個音莫如統一起来更方便的,像“流血牺牲”的“血”讀“ $t\check{u}x$ ”,“流鼻血”的“血”就讀“ $t\check{i}x$ ”,假如單出現“流血”就較难掌握。从簡便方面着想,像“血”这样的字保留一个音豈不更好嗎?

4) 审音表初稿后面附有异讀詞單字索引,收了有异讀的那些單字(审音表里底下加点的字),便于學習的人檢查。只是,“綠林”在审音表初稿中出現了,而异讀詞單字索引中却沒列入,或許印刷有脫漏也未可知。这类編印上的小錯誤希望再印的时候能够补正。

以上几点都是枝节問題,重要的是审音表初稿的編訂不仅仅便利了語文教学,它也將直接推动全国人民对普通話的學習。

一点体会

肖家林

《中国語文》1957年10月号上發表的普通話审音委员会审定的《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引起很多人的重視。我認为这是推广普

通話、漢語规范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驟。这次發表的兩個審音表里，所收的異讀詞只有 666 个，本國地名只有 170 个，显然是很不够的，但是这几百个異讀詞和有異讀的地名都是經常应用，極需要从早定音的；尤其是異讀詞，由于一个汉字的音不定，牽涉到很多詞的音也不能定，对于推广普通話和漢語规范化都是不利的。現在有了這兩個審音表，已經審定的音既能得到一致的念法，还可以根据这些審定的音进一步使許許多多的詞音和地名的音得到一致的念法，过去音讀分歧的現象也就会减少了。在這兩個審音表的基础上，再作現代漢語通用詞的正音表也就会比較容易了。

作为一个現代漢語詞典編纂工作者，我对于異讀詞審音表更感觉重要。在讀了異讀詞審音表的說明和全部審定的詞音以后，我觉得審音原則和对实际的照顧，都是很正确的。現在分三点來說明我的体会。

1) 審音以詞为对象，一个詞采取一种念法，这是很切合語言实际的原則。汉字虽然是單音的，一个汉字一个音，但是漢語詞，尤其是現代的漢語詞并非都是單音的，絕大多數的詞是雙音的。單个汉字的音，作为單字念的时候，好象随便念哪个音都可以；可是以詞作对象来觀察，那就不是随便念哪个音都可以的，而是用作單音詞是一种念法，在多音詞里用作詞素又是另一种念法，一个單汉字的異讀，各有它不同的作用。举几个例子來說，如“剝”和“薄”兩個字，当作單字念的时候，“剝”可以念“ㄅㄛ”，也可以念“ㄅㄛˊ”；“薄”可以念“ㄅㄛˊ”，也可以念“ㄅㄛˊ”。但是作为詞素应用在普通話里，“剝皮”要說“ㄅㄛˊ ㄒㄧˊ”，不說“ㄅㄛ ㄒㄧˊ”；“剝削”要說“ㄅㄛˊ ㄊㄨˊ”，不說“ㄅㄛ ㄊㄨˊ”；“薄板”要說“ㄅㄛˊ ㄅㄛˊ”，不說“ㄅㄛˊ ㄅㄛˊ”；“薄弱”要說“ㄅㄛˊ ㄒㄧˊ”，不說“ㄅㄛ ㄒㄧˊ”；还有“薄荷”要說“ㄅㄛˊ ㄆㄛˊ”，不說“ㄅㄛˊ ㄆㄛˊ”，也不說“ㄅㄛ ㄆㄛˊ”。所以單个汉字的異讀，有許多是由于不同的詞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以詞为对象来審音，就很难定出合于語言实际的正音。又有的汉字用作詞素，如“感召、号召”的“召”和“召集、召开”的“召”，在意义上本没有什么大分別，只是在用法上略有不同，現在審音表把兩組詞里的“召”分化了，前头一組念“ㄓㄠˊ”，后边一組念“ㄓㄠˊ”，这就合于有人把“召集”写作“招集”，而从来没有把“感召”写作“感招”的書面語言实际；所以这是正确的。至于一字由于語音的演变或来源的不同而产生的異讀，实在可以隨便采用其中一个音的，就只取了一个，如“貞”只采取“ㄓㄠˊ”不取“ㄓㄠˊ”，“昏”只采取“ㄓㄠˊ”不取“ㄓㄠˊ”或“ㄓㄠˊ”，这一点对漢語规范化也是必要的。

2) 審音以北京音系为标准，这个不但体现了普通話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的原則，同时还可以照顧到漢語由历史形成的全國範圍的語音系統。所謂北方話是廣義的，包括所謂“下江官話”和“西南官話”。說北方話的人口占 70% 以上。北京話的音系同廣義的北方話的音系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北京語音作标准音，其

語音的变化規律在北方話的區域里也是基本上一致的。有一些詞或詞素的音，在北京話里有異讀，其中一个可能是北京特有的，而另一个却非但合于北京音系变化規律，并且也合于北方話其它地區的变化規律。現在審音表對異讀詞采取合于北方話語音变化規律的一種念法，不取北京特有而不合一般北方語語音規律的那種念法，这就等于照顧到了全部的北方話以至全國漢語的語音系統。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原則啊！比方“落”这个字，無論是作單音詞或作合成詞的詞素，都可以有“ㄌㄛˊ”和“ㄌㄛˊ”兩種念法，而審音表采取了合于变化規律的“ㄌㄛˊ”，不取北京話特有的（北方只有少数几县有这样整套的音）“ㄌㄛˊ”，我認為是很恰當的決定。

3) 这个審音表照顧了語音發展的趋向和个别語詞的实际。語音是随着历史时代發展变化的。古代清音入声字，在北京話的声調，三十年前念陽平或去声的，这些都具体記錄在 1932 年出版的《國音常用字彙》里，拿來和現在北京話的声調比較，就發現有好些字都念陰平了。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一種新趋向。審音表把古清音入声字有異讀的，其中有念陰平的，就取了陰平一種念法，这也就表現了合于語音發展方向的科學精神。至于有一些不合發展方向的音，如“危、期、帆”等采取陰平，不取陽平；“軋鋼”采取“ㄩˊ ㄎㄠˊ”，不取“ㄩˊ ㄎㄠˊ”，这是照顧到廣泛通行的語音实际，也就是約定俗成的原則。

以上是我對審音原則上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也許是錯誤的。審音表審定的詞音，我几乎是全部同意的，只有兩個常用的詞“誰”和“血”在北京話里念作“ㄕㄨㄟˊ”和“ㄒㄩㄟˊ”，已經是非常通行的了，並且在过去推行“國語”的时期，這兩個音在全國範圍內已經使大家相當熟習了，現在把“誰”照規律審定為“ㄕㄨㄟˊ”，“血”還保留一个異讀性質的“ㄒㄩㄟˊ”音，這似乎還可以再加考慮。

此外，我還要向普通話審音委員會作進一步的要求，就是希望在發表了異讀詞審音表之后，接着把現代漢語的《通用詞匯正音表》從速編審出來。通用詞匯正音表對推广普通話、漢語规范化、漢語拼音化，以至朗讀文學作品，編輯現代漢語詞典等都是非常迫切需要的。這項工作自然是很複雜，要很多人力才能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因此，我建議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分工合作，收集通用詞匯由文改會擔任，定詞審音由語言所負責。通用詞匯不必一次求其完備，分批采集，分批審定，分批發表。這個建議希望得到雙方領導上的考慮。

是实事求是的审定

馬連琪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和本國地名審音表初

稿》的發表，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衷心擁護。

這個審音表初稿，是經過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和其他有關人士不斷地研究，反復地討論與審核，最後才整理出來的，這說明它的產生過程是十分慎重的。

根據我的初步體會，這個審音表初稿具有以下一些優點：

1) 注意選擇口語中常說的音。如：“暴露”作“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而不作“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蛻變”作“ $\text{t}\text{x}\text{u}\text{v}\text{u}\text{v}$ ”不作“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v}\text{u}\text{v}$ ”，“牛虻”作“ $\text{v}\text{u}\text{x}\text{u}\text{v}$ ”不作“ $\text{v}\text{u}\text{x}\text{u}\text{v}$ ”，“潰濃”作“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不作“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蹣子”作“ $\text{u}\text{u}\text{x}\text{u}\text{v}$ ”不作“ $\text{u}\text{u}\text{x}\text{u}\text{v}$ ”，“親家”作“ $\text{c}\text{u}\text{x}\text{u}\text{v}$ ”不作“ $\text{c}\text{u}\text{x}\text{u}\text{v}$ ”，“呆板”作“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不作“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應許”作“ $\text{u}\text{u}\text{x}\text{u}\text{v}$ ”不作“ $\text{u}\text{u}\text{x}\text{u}\text{v}$ ”，等等。這是合乎語言實際的做法。

2) 盡量統一幾種不同的讀音。如：“較” $\text{u}\text{u}\text{x}\text{u}$ 、勃 $\text{p}^{\text{h}}\text{x}\text{u}$ 、伐 $\text{c}\text{u}\text{x}\text{u}$ 、法 $\text{c}\text{u}\text{x}\text{u}$ 、擁 $\text{u}\text{u}\text{x}\text{u}$ 、復 $\text{c}\text{u}\text{x}\text{u}$ 、髮 $\text{c}\text{u}\text{x}\text{u}$ 、落 $\text{p}^{\text{h}}\text{x}\text{u}$ 、括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混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速 $\text{u}\text{u}\text{x}\text{u}$ ，等等。這些字之中的“法”原來有四個不同的聲調，使人很難掌握，這次一律用上聲。字音統一後廣大人民學習普通話就省了許多事。

但是，應該分別的還是照樣分別得清清楚楚，如“潰”在“潰濃”中念“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在其他地方仍念“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虹”單獨念“ $\text{u}\text{u}\text{x}\text{u}$ ”，在人名、書名和“彩虹”“虹吸”中仍念“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大”在“大王牌”中念“ $\text{p}^{\text{h}}\text{x}\text{u}$ ”，而在“山大王”中念“ $\text{p}^{\text{h}}\text{x}\text{u}$ ”，等等。這樣的例子很多，不必多舉。這

(上接7頁)

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漢語拼音方案越是照顧到少數民族創制文字時和漢語盡量求同的可能性，也就越有利於祖國各民族的互相學習和共同提高，有利於祖國各民族的團結和發展。

新草案在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優點的。舉例來說：漢語普通話聲母 u 、 c 、 t ，按照北京話的音位系統，本來可以採取細音（在 i 、 u 前）變讀的辦法，歸併到 u 、 c 、 t 或 u 、 c 、 t 或是 p 、 c 、 t 三套中的任何一套里去，因為在北京 u 、 c 、 t 只和 i 、 u 拼而後三套都不和 i 、 u 拼。可是這種變讀的辦法對少數民族就未必是合適的，因為在有些民族語言里 u 、 c 、 t 的音位不能歸併。如涼山彝語 u 、 c 、 t 和 p 、 c 、 t 以及 u 、 c 、 t 三套併存，就不能用 zi 、 ci 、 si 或 gi 、 ki 、 hi 來表示 u 、 c 、 t 。現在新草案用 j 、 q 、 x 來表示 u 、 c 、 t 三個聲母而不採取細音變讀的辦法，是很便於學習的，對於少數民族文字的設計以及它們和漢語的靠攏也都是非常有利的。又如卷舌音聲母 u 、 c 、 t ，國內許多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是不能準確地發出這幾個音的，他們往往把它讀做不卷舌的 p 、 c 、 t 。新草案在不創新字母的前提下，仍然照顧到了採取和 p 、 c 、 t 有聯繫的雙字母形式 zh 、 ch 、 sh ，來表示 u 、 c 、 t 三個聲母，既照顧

說明審音是實事求是的，決不拘於固定的公式。

3) 避免了一些同音詞。如“功績”的“績”念“ uu ”不念“ uu ”，就避免了與“公鷄”同音；“寶藏”的“藏”念“ $\text{p}^{\text{h}}\text{x}\text{u}$ ”不念“ $\text{p}^{\text{h}}\text{x}\text{u}$ ”，就避免了與“保藏”同音；“嵌金”的“嵌”念“ $\text{c}\text{u}\text{x}\text{u}$ ”不念“ $\text{c}\text{u}\text{x}\text{u}$ ”，就不會與“千金”同音；“何妨”的“妨”念“ $\text{c}\text{u}\text{x}\text{u}$ ”不念“ $\text{c}\text{u}\text{x}\text{u}$ ”，就不與“河防”同音。這一點也許是我牽強附會，不一定是審音者的原意。

除了上述的優點以外，我對審音表初稿還有下面一些意見：

(一) 有些仍定為幾音的字不妨統一起來。“答復”的“答”不妨與“答理”“答應”的“答”統一為“ $\text{p}^{\text{h}}\text{x}\text{u}$ ”；“指甲”的“指”不妨與“指頭”的“指”統一為“ uu ”；“創傷”和“草創”的“創”($\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應與“創造、創作、首創”等的“創”統一為“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 ”；“熟”“薄”等單獨用可與其在其他詞中之音相同，諸如此類。

(二) 有些詞與其他詞同音，如其中一字採用另一音即可避免，最好改用另一音。如：“埠頭”($\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和“外埠”($\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分別和“布頭”“外部”同音，不如採用“埠”的另一音 $\text{c}\text{u}\text{x}\text{u}$ ；“矩形”($\text{u}\text{u}\text{x}\text{u}\text{v}$) 和“舉行”同音，不如採用“矩”的另一音“ uu ”，等等。

(三) 有些詞採用的音似乎不太合乎口語習慣。如：“荒謬”念“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text{v}$ ”，不如念“ $\text{f}\text{x}\text{u}\text{x}\text{u}\text{v}$ ”，“創子手”念“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不如念“ $\text{p}^{\text{h}}\text{x}\text{u}\text{x}\text{u}$ ”，等等。

到近二十多年來我國使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傳統習慣，又有利於沒有卷舌音聲母地區各族人民的系統對比學習，這樣的設計是合理的。根據少數民族地區拼音文字教學的經驗，用雙字母表示一個單純的音位，在學習的時候是不如單字母的好記些，當然，經過一定的時期，熟練以後就不成問題了。咱們在不增新字母的原則下，不得已採取了四組雙字母形式 (zh 、 ch 、 sh 、 ng)，而每組形式都有一個省寫式 (z 、 c 、 s 、 ng)。我認為，這將不僅有利於注音時使字形簡短，而且，在教學時不妨也可以試驗，看是否可以通过 z 、 c 、 s 、 ng 的單體形式使群眾掌握 zh 、 ch 、 sh 、 ng 的雙字母形式。新草案里雖有一個帶附加符號的 ü ，但是它只出現在聲母 l 或 n 後，它的出現頻率是很小的。其實帶附加符號的拉丁字母在各國文字中並不罕見，比如這個 ü ，在匈牙利、德、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等國文字里都有，咱們偶而用之，的確是並無不可的。

總之，這個新草案是適宜於拼寫漢語普通話的語音的，它的每一個字母的讀法以及那些聲韻母的拼法，對於我國知識分子來講並不陌生。我們相信，這個方案一定會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和擁護。我們希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很快地把它批准推行。

談 复 句 的 紧 縮

丁 勉 哉

复句的紧縮是一种以單句的形式来表达复句的内容的句子,它不是紧縮的复句,而是由复句紧縮而成的單句。这种句結構的謂語部分由两个类似偏正分句关系的謂語中心詞所組成,这两个謂語中心詞之間沒有停頓,書面上也不能用逗号隔开;而从意义上看,这种句子都可以改成偏正复句。改換的办法是把前一个謂語中心詞加上必需的連詞成为偏句,把后一个謂語中心詞改为正句。两个謂語中心詞原是一偏一正,而且往往是先偏后正,后头一个中心詞就是全句的正意所在。現在这两个类似偏正分句关系的謂語中心詞既然紧縮在一起,構成一个总的謂語,那么它就是一个整的陈述部分,这种句子自然就是單句而不是复句了。可是它究竟跟一般的單句不同,它有两个謂語中心詞,而且这两个謂語中心詞的关系又不同于動詞連用的复杂謂語性質。这种句子,可以說,具有介乎复句与單句之間的特点,我們通常都不把它放在單句里論述,而把它放在复句之后,并称之为复句的紧縮,这是很有理由的。

复句的紧縮,謂語部分常用成对的副詞造成一些固定的格式(也有單用一个副詞而不成对的),两个帶有副詞的謂語中心詞前后呼应,副詞本身同时就具有連接的作用。我們根据这些成对的副詞分別暫称之为“越…越…”式或“一…就…”式,等等。

在漢語里,复句的紧縮这一种句式,历史悠久,类型也很多。先秦时代就很有不少典籍运用了这一种句式,特点是用字不多而含义丰富,音节和諧而紧凑,充分体现了語言的生动与精煉。現代漢語的复句的紧縮就是繼承了古漢語这个优良傳統而發展下来的。关于古漢語的复句的紧縮,这里不准备詳談,只是在說到某一种类而有必要的时候,順便提一下,以資參証。“漢語暫拟系統簡述”和对这一問題有关的文章,一般都說得很簡略,現在把每一种格式的各种类型以及它們的具体結構做一点初步的分析,希望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 “越…越…”式 例如:

- A. { 1) 大家越幹越高兴。
2) 生活越过越好。
- B. { 3) 这孩子越大越懂事了。
4) 人越老越要学习。
- C. { 5) 我越跑越跑不动了。
6) 他越講越講不下去了。
- D. { 7) 生姜越老越辣。
8) 語言越精練越好。

上述八句,按它們在“越”字后头所用的詞語,可以分成A B C D四种类型,分析起来用下列的圖解形式:

- A. 主語 || 越(动)——越(形)
- B. 主語 || 越(形)——越(动)
- C. 主語 || 越(动)——越(动)
- D. 主語 || 越(形)——越(形)

A組兩句,謂語的两个中心詞是先動詞后形容詞; B組是先形容詞后動詞; C組是前后都是動詞; D組前后都是形容詞。

“越”是表差比的副詞,两个“越”字前后連用,主要是表示性狀的程度逐漸遞增,或动作的情况逐漸加深。这一格式的共同特点是以前一个“越…”来表示后一个“越…”所以發生差比的原因或条件。如果扩充結構,前一个“越…”可以成为偏句,后一个“越…”就成为正句了。

謂語部分既然有两个中心詞,先偏后正,句子的性質要按后一个中心詞的性質和功用来决定,比如A組和D組都以形容詞为中心詞,它們是描写句; B組和C組都以動詞为中心詞,它們是陈述句。复句的紧縮一般都用不上判断詞“是”,即使用了也只是为了強調而不是判断,比如“生姜是越老越辣”,“是”字的作用在于強調謂語,所以复句的紧縮只有陈述句和描写句而沒有判断句。

“越”字表示差比,古时多用“愈”,比如,“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庄子)。“愈…愈…”就是“越…越…”。

如果把“越…越…”这一个結構形式孤立起来看,未必就能肯定它全是复句的紧縮,因为它不一定全是偏正关系,有时候可能是联合关系。比如“越高越大”和“越哭越鬧”都是联合关系,都不是复句的紧縮。單看結構的話,后者有两个動詞,跟C組很相像;前者有两个形容詞,跟D組很相像。那么人們为什么会觉得一个是联合关系而另一个是偏正关系呢?这主要不是單看它們本身的結構,也不是單憑語言的感觉,而是依靠結構与意义的結合,也就是說要把它們放在整个句子的結構里联系到它們所表达的意义,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区別开来。根据漢語的实际,我們可以这么說:偏正关系的“越…越…”式可以做單句的謂語,上面所举的八个例子可以証明这一点;联合关系“越…越…”式,只能做分句的謂語,如“你再說他兩句,他就越哭越鬧了”,“越哭越鬧”是联合成分,作分句的謂語。“他就越哭越鬧了”这个分句必須上有所承,不能作为一个單

句而独立存在。除了做謂語中心詞應該有一定的条件之外,联合关系的“越…越…”如果充当别的成分,那就不仅限于分句,即使單句也可以。比如“他比去年長得越高越大了”,用作單句里的补語;又如“越高越大的人越有力气”,用作單句里的定語。为什么只有偏正关系的“越…越…”式才能担任單句的謂語而联合关系的就不行呢?这是因为偏正关系的这一格式實質上是偏正复句的紧縮,具有充分的陈述能力的緣故。“越”字的意义既在于表示差比,偏正关系的“越…越…”式本身就明白表現了差比的情况,所以能做單句的謂語,成为复句的紧縮。联合关系的“越…越…”式只能作一个單位看,作分句的謂語,或者充当單句里的定語或补語。

此外,像“他越来越健康了”这类句子算不算复句的紧縮呢?我們看不算。尽管在形式上它也好像是“越…越…”式,而且也不是联合关系,可是这样用法的“来”字已經弱化,丧失了它固有的意义;同时,“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愉快”之类的說法都不能改換为复句,可見它不是复句的紧縮。“越来越…”这一格式,后头部分一般只能用形容詞,“越来越”表示程度上的比較,具有性質的程度随時間而遞增的意思。“越来越好”“越来越快”…都是这个用法。如果后头要用動詞則是有条件的,單一个動詞不行,動詞后头必須要帶补語,比如“越来越吃”和“越来越走”等說法都是沒有的,但是可以說“越来越吃得好”、“越来越走得快”。惟一的例外是心理活動的動詞,它可以不必另加补語,“越来越爱你”和“越来越恨他”都可以說得通,这也表示“爱”与“恨”的程度随時間而遞增,同一般表示動作的動詞不一样。

二 “一…就…”式 例如:

- A. { 1) 麦片一煮就熟。
- 2) 这种笔一写就坏了。
- B. { 3) 柿子一紅就要掉下来。
- 4) 牙齿一痛就受不了。
- C. { 5) 他一走就不再来了。
- 6) 这种玻璃杯一碰就破。
- D. { 7) 气体一热就要膨胀。
- 8) 他一高兴就很温和。

这一格式,从两个謂語中心詞的詞性来看,也有四种类型:

- A. 主語 || —(动)— 就(形)
- B. 主語 || —(形)— 就(动)
- C. 主語 || —(动)— 就(动)
- D. 主語 || —(形)— 就(形)

它們共同的特点在于前面“一…”部分具有表示条件分句的性質,它們也全能改成偏正复句,一般地在“一…”之前加連詞“只要”,如例1)到例6);有的也可以加假設連詞“如果”之类,如例7)和例8)。

就句子的性質而論,A和D兩種都以形容詞為謂語后一个中心詞,它們是描写句;B和C兩種都以動詞為謂語后一个中心詞,它們是陈述句。这一格式也沒有判斷句。

是不是謂語部分有“一…就…”这样一个結構形式都叫做复句的紧縮呢?不一定如此。試看这样的例子:“剛才他一来就走了”,“你坐一会儿,我一去就回来”。这是說明“来”和“去”这两个動作時間很短促,帶有修辭的誇張作用,“一来就走”或“一去就回来”,它們內部都沒有类似偏正分句的关系,它們是一先一后的連續動作,屬於复杂謂語的範圍。我們不能把“一来”当作“就走”的条件,同样也不能把“一去”当做“就回来”的条件;“一来”和“一去”的前头都加不上表示条件的連詞,“剛才他只要一来就走了”的說法是沒有的。有时候可以加上假設連詞,但它仍然是复杂謂語而不是复句的紧縮,比如“他如果一来就走,那么他真的是生气了。”應該注意,这样用法的“如果”是把“一来就走”的全部作一种假設,不像“只要一走就不再来”那样“一走”与“就不再来”之間具有偏正关系。形式上既然有些相似,这又該怎么区别呢?区别的关键在于:“一…”之前,加得上条件連詞的是复句的紧縮,可加假設連詞的是复杂謂語。

加上假設連詞的时候,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們看:

- 1) 这种笔一写就坏了。

加上条件連詞,單是这一句就可以扩充为复句:

- 2) 这种笔只要一写,它就坏了。

假使加上假設連詞,那么例1)全部还只是一个分句,要求另有一个分句合为复句,比如:

- 3) 这种笔如果一写就坏了,那也沒有人买了。

可見“如果”是指“一写就坏了”的全部而說的,它本身不是复句的紧縮。

这一格式,在古漢語里往往單用“一…”而不用“就”来呼应。如“王曰:此鳥不飞則已,一飞冲天;不鳴則已,一鳴惊人。”(史記)“一飞冲天”和“一鳴惊人”都是偏正关系,都是复句的紧縮。用現代口語來說就是“…不飞便罢,只要一飞起来,就会冲上天去。”可是这个相呼应的“就”字却往往不用。

三 “不…不…”式 例如:

- A. { 1) 他不問不開口。
- 2) 王先生不請不到。
- B. { 3) 葡萄不熟不甜。
- 4) 番茄不紅不熟。
- C. { 5) 老头兒不說不痛快。
- 6) 他不走不安心。
- D. { 7) 肉不新鮮不吃。
- 8) 衣服不干淨不穿。

这种格式,圖解起来也有四种类型:

- A. 主語 || 不(動)——不(動)
 B. 主語 || 不(形)——不(形)
 C. 主語 || 不(動)——不(形)
 D. 主語 || 不(形)——不(動)

它們的共同特点是以前後兩個副詞“不”來表示雙重否定,前一個“不…”表示假設,後一個“不…”是正意所在;如果改用肯定語氣,那麼前頭假設部分就成為條件了。比如“葡萄熟了才甜”,“肉要新鮮才能吃”。

這種格式里,由於“不”字後頭所用語詞的性質不同,主語的性質也就隨之而不同。A組前後都用動詞,若以後頭表正意的部分為主,那麼例1)的“他”和例2)的“王先生”都是施事性的,而對前一個動詞來說是受事性的。B組的謂語前後兩部分都是形容詞,無所謂施受關係。C組的謂語主要中心詞是形容詞,主語當然是話題性的,可是謂語前一部分是動詞,改為分句以後,那麼前一分句的主語既可以是施事性,也可以是受事性。例5)例6)都是施事性,而在“壞分子不懲辦不安分”這一句里,“壞分子”對“懲辦”來說是受事性。D組以謂語後一部分來說是受事性,“肉”是“吃”的受事,“衣服”是“穿”的受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格式如果孤立起來看,也不一定全是偏正關係,也不全是復句的緊縮。謂語的前後兩個中心詞如果全是動詞或全是形容詞的話,那就都有可能是聯合關係,也就同A B兩組很相像了。比如:

- 1) 這孩子不哭不鬧,脾氣很好。
 2) 這種梨子不酸不甜,味道很淡。

分析起來,“不哭不鬧”和“不酸不甜”都是聯合成分充作謂語,都不是復句的緊縮,這個由聯合成分組成的謂語,同後頭的一個謂語(如“脾氣很好”“味道很淡”)構成聯合謂語。同是“不…不…”這一個形式,應該怎樣區別呢?主要的關鍵同上面說過的一樣,就是偏正關係的“不…不…”式可以做單句的謂語,它是復句的緊縮;聯合關係的“不…不…”式只能做分句的謂語或者是聯合謂語的一個部分,它不是復句的緊縮。這也說明了有些聯合謂語跟同一主語的各個分句之間存在着許多相似的地方。

還有一點,D組這類型要注意一種情況,比如“衣服不好不穿”這一句就可能有兩種意思:一是“衣服如果不好就不穿”,是復句的緊縮;一是“衣服不能不穿”的意思,“好”的作用只相當於一個能願動詞。分析的時候,要聯繫上下文來看。

這一格式的來源也很古,A B C D各種類型都有。A組的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韓愈原道);B組的如“君子不重則不威”(論語,述而);C組的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D組的如“席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論語,鄉黨)。以主語的性質來說,A組“不塞不流…”和D組“不正不食”等都是不同主語的;而B組“不重則不

威”和C組“不吐不快”却是共一個主語的。

四 “非…不…”式 例如:

- A. { (1) 任何學問非下苦工不能成功。
 (2) 這種病非開刀不行。
 B. { (3) 他非京戲不看。
 (4) 王老先生非古書不讀。

分析起來可用下面的圖解形式:

- A. 主語 || 非(動)——不(動)
 B. 主語 || 非(名)——不(動)

這一格式跟前三種不同,一則,它沒有用形容詞的,二則它可以用名詞,如B組的3)4)兩例。

“非…”這部分,它後頭無論是動詞或名詞,就關係來說,都是後頭那個動作條件,含有假設性。例1)“非下苦工不能成功”是以“下苦工”為“成功”的條件,意思是“如果不下苦工就不能成功。”例3)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是京戲就不看”,也以“只有京戲”作為“看”的條件。不同的表現法各有它自己的特點。這也顯示了漢語句式的豐富性。

這種格式的主語因為謂語里出現了名詞,也有它自己的特點。B組就全句來說當然是施事主語,但是就謂語的前一部分來說,卻與一般的復句的緊縮不同,我們試把“非京戲”或“非古書”改成分句,只能是“如果不是京戲”或“如果不是古書”,都不可能以全句的主語為主語。因為後頭跟着名詞或代詞的“非”是“是”的否定,是動詞而非副詞;可是當它構成“非…不…”式的時候,仍然是復句的緊縮。古漢語里也正是這樣用的,比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孟子),“非劉氏不王”(漢書),都是復句的緊縮,跟“非古書不讀”的類型相同。口語里還常用代詞,如“那个工作非他不可”,“這件事非你不行”,这里面還有一些省略,不能直接擴充為復句。

五 “不…也…”式 例如:

- A. { (1) 你不勞動也得勞動。
 (2) 他不想去也得去。
 B. { (3) 那番茄不紅也熟了。
 (4) 這種西瓜不熟也很甜。
 C. { (5) 檸檬不甜也好吃。
 (6) 鋼筆不便宜也要買。
 D. { (7) 我不吃也飽了。
 (8) 這種小毛病不醫也好了。

這種格式,分析起來也有四種類型:

- A. 主語 || 不(動)——也(動)
 B. 主語 || 不(形)——也(形)
 C. 主語 || 不(形)——也(動)
 D. 主語 || 不(動)——也(形)

以上四種類型,謂語的前頭部分,有的表示假設,有的表示推宕或讓步,如果要改成復句,每組所需要的連詞不尽相同。大體說來,A組可用假設連詞,“不勞動也得勞動”是“如果不勞動也得勞動”的意思;B組可

用推宕連詞，“那番茄不紅也熟了”是說“…即使不紅也熟了”；C組可用讓步連詞，如“檸檬雖然不甜也好吃”。但也有兩可的，“鋼筆即使不便宜也要買”，“鋼筆雖然不便宜也要買”，兩種說法都有自己的用途；D組也如此，其他類型也如此，原不可執一而論，要看表達的要求和語言習慣來決定。

六 “再…也…”式 例如：

- A. { 1) 工作再困難也不怕。
2) 右派分子再狡猾也騙不了人。
B. { 3) 他下次再找工作也難了。
4) 這種鉛筆再買一枝也很容易。
C. { 5) 那頂帽子再找也找不到了。
6) 他再想幹也幹不下去了。
D. { 7) 那個惡霸再壞也沒有了。
8) 這孩子再聰明也沒有了。

這一格式也有四種類型，圖解形式是：

- A. 主語Ⅱ再(形)——也(動)
B. 主語Ⅱ再(動)——也(形)
C. 主語Ⅱ再(動)——也(動)
D. 主語Ⅱ再(形)——也(動詞：沒有)

這一格式缺乏前後都用形容詞的一類，同時在前後都用動詞的C類之外，又出現了後一動詞單用“沒有”的D類。ABC三組共同的特點是以謂語前一部分“再…”表示推宕，以“也…”表示正意。例1)到例6)的“再困難”和“再狡猾”之前，都可以加上“即使”之類的連詞，擴充起來，這一部分就成為表示推宕的偏句。D組的性質卻與前三組不同，它的特點重在比較，並有修辭上強調和夸大的作用。這一類型不很可能擴充為偏正復句，事實上當然也沒有這個必要。嚴格地講，D組算不算復句的緊縮還可以考慮，可是從結構上看，它究竟與一般單句不同，“再壞”和“也沒有”之間的關係，既不像狀語或補語，也跟複雜謂語全不一樣，再從意義上看，卻是渾然一體，不能也不必把“再壞也沒有”作任何分割，即使改一個說法也跟它不完全一樣。應該肯定自己就是一種句式，為了便利也不妨把它歸到復句的緊縮里，只是比較特殊一點就是了。

七 “…就…”式 例如：

- A. { 1) 你想去就去。
2) 他說幹就幹。
B. { 3) 養花房的气溫可以調節，要高就高，要低就低。
4) 這種東西，少就少一點，沒有關係。
C. { 5) 你餓了就吃一點，累了就休息一會兒。
6) 這地方太高就鏟了一點，那地方太低就填高一些。
D. { 7) 這種藥吃了就好了。
8) 事情做完就安心了。

這一格式也有四種類型：

- A. 主語Ⅱ(動)——就(動)
B. 主語Ⅱ(形)——就(形)

C. 主語Ⅱ(形)——就(動)

D. 主語Ⅱ(動)——就(形)

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在謂語的兩個中心詞之間用一個“就”字，沒有成對的副詞。從關係上看，有些能願動詞跟副詞起了呼應的作用，如例1)的“想”、例3)的“要”之類。

ABC三組，“就”字前后的動詞或形容詞都是共主語的，D組卻不一樣。我們看7)8)兩個例子，當面講話可以讓人理解，書面上就得聯繫上下文，因為全句的主語還沒有表現出來。復句的緊縮，通常都以謂語的後頭部分為主要中心詞，而例7)的“好了”不以“藥”為主語，例8)的“安心”也不以“事情”為主語，它們都另有主語，可是都沒有說出來。如果把D型改成復句，應該是：“這種藥如果吃了，病就好了”，“事情如果做完，我就安心了”這一類說法。

就前後兩個謂語中心詞的關係而論，前者有假設性質，偏正關係之間現代都用“就”字來承接，古漢語多用“則”字。如“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中庸）。這些“則”字都可改為“就”字，都是復句的緊縮。另有一種情況，兩個“分句”各有主語，“則”字放在“正句”之前，“偏正分句”之間沒有停頓，結合得很緊，也應當看成復句的緊縮。比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這些句子，“則”字前後都只用一個單詞，而實質上它們都是偏正復句的緊縮。此外還有干脆不用“則”字仍然是復句的緊縮，例如：“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中庸）。“學之弗能”相當於假設偏句，“弗措也”相當於正句，它們之間也可以用“則”字承接，說成“學之弗能則弗措也”，意思沒有改變。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復句的緊縮是一種很有用的句式，它以簡煉的結構表達了精密豐富的思想。現代漢語繼承了自己固有的優良傳統，今後將不斷地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揚光大。可是有些地方仍然有待於發掘，有待於吸收。這是我們語言學工作者所應該特別關心的事情。最後，我們可以看一看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一篇著作里所提出的有名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抗，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四句的結構全是復句的緊縮，以極其精煉的詞句表達了非常雄偉的革命氣魄，我們應該很好地認真學習。

啓 事

讀者來信來稿務請把真實姓名和詳細地址書寫清楚，以便聯繫。

本刊編輯部

略論魏晉南北朝系動詞“是”字的用法

劉世儒

本文打算談談系動詞“是”字在南北朝時代的用法。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有三個：1)弄清楚“是”字在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給漢語史的編纂，做些具體工作；2)現代漢語中有些“是”的用法，是否需要“訂誤”，①大家的意見還不很一致，這就需要找出歷史根據，才便于統一認識、解決問題，有助於漢語的規範化；3)現代漢語中的“判斷句”，它的謂語究竟該是名詞還是“是”字，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老拿外國語法來比附，也須要看一看自家判斷句的發展歷史。才不致數典而忘祖，學步而躐足。

作為系動詞的“是”，在南北朝有哪些用法呢？它的活動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為了說明方便起見，下邊打算從五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 正規用法

系動詞“是”字在南北朝有用于判斷句和用于說明句兩種正規用法，它基本上和現代語中的“是”字用法已經一般無二。

(1) 用于判斷句 這一句型，在先秦是不用“是”字的；②到了南北朝才廣泛地用上“是”字，成為漢語判斷句重要規律之一。從此以後，漢語判斷句就以一個新的姿態出現；就是說，它不再是“某，某也”的格式，而是“某是某”的格式了。“是”字在判斷句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從結構上看已經和敘述句中的動詞不相上下。就是說，它們同樣都擔負了句中謂語的職務，只是所連帶的成分不同：動詞所連帶的是賓語；系動詞所連帶的是足語，如此而已。請先比較一下下邊這兩個例子：

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吳志，陸遜傳）

吳王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南齊書，魏虜傳）

“任、堪”和“是”對比，“是”和“成”對比，我們沒有理由說只有“任、堪、成”才配做謂語，而“是”字只是一個不足輕重的虛字眼，在這兒所擔任的職務不是謂語，而擔任謂語職務的倒是它後邊的名詞。應該說，判斷句，名詞作謂語，只先秦如此（兩漢已是過渡），南北朝語不能這樣說，現代語更不能這樣說。

南北朝的判斷句，和現代語一樣，若從主語、足語方面看，還可以分成下邊四個類型。

a) 主語、足語都是名詞的：

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蜀志，未敏傳；這是直陳句，下同。）

“王敬仁”是超悟“人”。（世說新語，賞譽篇，以下只舉篇名。）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方正篇；這是疑問句，下同。）
卿家“仲堪”是何似“人”？（賞譽篇）

b) 主語或足語是代詞的 這項和上項并無不同，只是有些代詞不能充作足語。下面就代詞性質各舉一例代表：

“我”是李君通家子弟。（後漢，孔融傳；這是稱謂代詞的例，下同。）

“汝”是我佳子弟。（賞譽篇下）

“彼”是禮法人。（任誕篇）

“誰”是汝父？（方正篇，注引志怪；這是疑問代詞的例，下同。）

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政事篇，注引殷羨言行）

“此”是君坐。（賞譽篇，這是指示代詞的例，下同。）

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言語篇注；上例是近指，這是逐指。）

凡有資“者”多是士人。（南齊書，顧憲之傳；這是連接代詞的例。）

以上主語，所用代詞不拘；以下足語，所用代詞有限制性，如疑問代詞“詎”、逐指代詞“各”等就從不作為判斷句的足語。依次舉例：

第一流……正是“我輩”耳。（品藻篇）

后嘆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南齊書，陳皇后傳）

太傅是“誰”？我不識也。（南齊書，張敬兒傳）

亮曰：必是“此”，問之具服。（南方草木狀）

讓是殺我侍中“者”。（政事篇）

c) 主語或足語是名詞性短語的：

“務崇小惠”，……寧是興隆之漸邪？（吳志，諸葛瑾傳）

“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排調篇，注引語林）

“守郭筑堰”是吾不諫之策也。（南齊書，垣崇祖傳）

以上主語，下足語；短語作主語沒有作足語的習見，但都只舉幾個例代表（下d項同）：

此當是“種甘橘”也。（吳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此必是“惜障泥”。（未解篇）

d) 主語或足語是名詞性子句的

① 見下頁注③。

② 有些人認為“是”字在先秦就已經用成系動詞了，但就他們所舉出的例証來看，就作為系動詞來處理，都是很難居之不疑的。另有專文討論，此不贅。

“我死”自是我命，那复多痛！（按神記）

“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南齊，虞願傳）

以上主語，下足語：

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學篇，注引維摩詰經）

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神仙傳）

（2）用于說明句的 這一句型，是判斷句的一個駢枝。①顯然地，它是在判斷句的基礎上才產生的。在先秦，判斷句還沒有用上“是”字，這種句型，當然就更無從談起。②這種句型，從組織形式上看，它和判斷句並沒有兩樣，都是“主語—謂語（系動詞）—足語”的格式。不同之點只在：判斷句的兩項，必須都是實體詞（名、代，包括名詞性的語、句），是有邏輯上的嚴肅性的；說明句不然。它的兩項並不要都如此，它的足語方面，大都用的是述說詞（動、形，包括形容詞性的語、句），是用述說詞通過“是”字來說明主語方面的情況的。判斷句不用“是”字，自南北朝到現代要算是省略；說明句不然，它不用“是”字也無所謂省。因為它的足語用的是述說詞，如果沒有“是”字，這足語是盡有資格轉作謂語的。（如“我是去”“花是紅”，這都是說明句；如果不用“是”字：“我去”“花紅”，前者就成了“敘述句”，后者就成了“描寫句”，不能說這還是省了“是”字的說明句。）有人認為這種句型，只是在漢語“受了西文的影響”（如英文中的“The flower is red”之類），才“有人造出”來的。③殊不知這種句型在南北朝時代就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應當指出：說明句是漢語語法按照它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出來的，不是某人創造出來的，更不是某人比照着外文製造出來的。下邊只從足語方面把這種句型歸納為三個類型：

a) 足語是動詞或形容詞的，例如：

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南齊，顧觀傳；動詞。）

言江此言非是“丑拙”，似有忿于王也。（輕詆篇注；形容詞，下同。）

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南齊，王敬則傳）但這樣單用動、形作足語的，在南北朝還不多見；常見的是由動詞擴展而成的形容語、句（見下兩項）。

b) 足語是形容語的：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輕詆篇）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棲逸篇，注引續晉陽秋）

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南齊，垣崇祖傳）

c) 足語是形容句的：

卿輩皆是“綱目不失”。（政事篇，注引殷琰言行）

棲玄寺是“先王經始”。（高僧傳，義解）

由“是”字構成的判斷句和說明句，如上所述，可以說，在六朝時代就都已踏入了成熟期。它們用途之廣，出現次數之多，都不是以前任何一個時代所可比較的。

二 引申用法

“是”字在這一時期的引申用法，可以從詞義上和

詞性上兩方面來觀察。

從詞義上看，有些“是”字的涵義，不單純是表判斷，它兼涵有別的意思，但從句法結構上看，基本上都還是系動詞的用法，在詞性上並沒有改變，只不過在詞義方面，比一般的系動詞豐富了些而已。暫分三項舉例：

a) 表示因為什麼④：

衛珍總角時聞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文學篇；“因為想”、“由于想”的意思。下都准此。）

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術解篇）

庾曰：君復何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言語篇）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乃）當是其妙處不傳。（文學篇）

現代語“是”後可用“因為”，如“他不來，是什麼緣故？”就可說成“他不來是因為什麼緣故？”所以和南北朝“是”字的這種引申用法還不能並為一談。

b) 表示由誰辦理：

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吳志，周瑜傳）

現代語也有這種用法，如“擦玻璃是我，掃地是他”。都有歸誰辦理的意思，但是“是”字的系動詞資格都不受影響。

c) 表示被誰處置：

保羽聞吾歎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吳志，甘寧傳）⑤

這“是”字若改為古語的“為”字，不但從詞義上有了改變，連詞性也有改變了；就是說，它不再是系動詞（如“子為誰”）而是介出原主語的介詞了（如“不為酒困”）。但“是”字可不能這樣處理，它在詞性上仍是系動詞，只

① 參看《語法教材》210, 218頁，“論說明句”。商務版。

② 有人說“說明句”在先秦就有了，如“無乃爾是過與？”（論）不然。因為這“是”就是“實”（寔），“言爾寔過也”（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是”字還不是系動詞，“說明句”當然就更說不上。

③ 這是王力先生的意見。因此他主張這種句子需要“訂誤”。參看所著《中國現代語法》104頁，又《中國語法理論》169頁。

④ 王力先生已經看到了這點。但他又認為這種“是”字都已近似副詞，不能再認為系詞了”（參看《中國文法中的系詞》39頁），則不妥。我們覺得這些“是”字的用法，並沒有離開系動詞的用途，不能因為它的涵義略有改變，就否定掉它的系動詞資格。其實“是”字的這種新詞義，也許只是整句個子的涵義給帶來的，它本身不一定就具有“表示原因”什麼的這種本領。（下b）c）兩項也都可作如是觀的。）

⑤ 有說這“禽”已是名詞性，當“俘虜”講的。那麼這就是個判斷句了。然而“禽”解作“俘虜”，這是沒有根據的。所以不便採用。

不过在用法上兼含有这种表示被动的意思罢了。这种用法,在南北朝已不多見,到現代就更看不到了。

其次,从詞性上看,有些“是”字由于引申活用的結果,在用法上已經軼出了系動詞的範圍(就是說它不再連系兩項了),它不但从詞義上有了轉變,就是在詞性上也起了新的变化:有的轉入另一詞類;有的流入語尾,成为复合詞中的一个詞素了。分兩項举例:

a) 轉用成指(統指)形容詞的:

填街溢巷,是处皆然。(南齊,虞阮之傳)

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南齊,王敬則傳)

水草,圓叶細莖,隨水深淺,今是水悉有之。(顏氏家訓,書証篇)

赵台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書皆触也。(同上,風操篇)

“是处”如同說“所有之处”,“是事”如同說“所有之事”,它已不再連系判斷句的主足兩項,只起統指中心詞、加以限制的作用,所以說它已由系動詞轉用成表示統指的形容詞了。这种用法現代語仍通行。如“是活不干”,“是人瞧不起”等就都是。

b) 虛用成語尾的:

“凡是”医藥針灸“并”無救。(搜神記)

“凡是”歌詠法言,“皆”称为咀。(高僧傳,經師)

“莫是”在政別有异能?(搜神記)

“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南齊,竟陵王傳)

“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万物也。(南齊,王行志)

这些“是”字就都可以虛一步看作語尾:“凡是”和“凡”無异,“莫是”和“莫”無异,“若是”和“若”無异;不同的只是添个“是”字把它前边的形、副、連等詞配成个双音节詞而已。它們和現代語中的“但是、就是”(如“歌不錯,就是我学不会”)一样,其中的“是”字,作为語尾来处理,是都可以居之不疑的。不过有些“是”字,究竟是系動詞还是語尾,就頗难决定,比如:

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問:“为是”出天子耶?(术解篇)

齐侯之病,“本是”問日一發,漸加重乎?(顏氏家訓,書証篇)

这些“是”字,虛一步看作語尾固可;实一步仍看作系動詞(其下就是足語,归說明句),亦未尝沒理由。这又說明某些“是”字的語尾化用法还正在形成中,不比前边所举的那些例子,“是”字的語尾化資格是可以居之不疑的。这种搖擺不定的情形,直到現代語也还可以看到,如“她只是笑”“他还是不去”等,就都是还没有走完它語尾化的道路的。①

三 判断句的省略式

现在就所省略的成分,分三項举例說明。

(1) 不具备主語的

a) 一般省略法:

玉臺子妇…求进,關禁不內,女厉声曰:[汝]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听我前!(賢媛篇;这是当面省,下同。)

太祖…不开門,敬則于門外大呼曰:[我]是敬則耳。(南齊,王敬則傳)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义理如何?[]是誰輩?(賞譽篇;这是承前省。)

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高僧傳,譯經;这是泛指省。下同。)

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杀之?(南齊,王敬則傳)

不論何种省略,表現在句型上都一样沒有多說的必要。

b) 語法上有代理者,邏輯上必須看作省略,因为主、足兩項不对头,不能拿来判斷;但語法上可不算省略,因为汉语習慣,形容性的附加語向来就是允許代替它所修飾的本名的。

沈令起徬徨,問牛屋“下”是何人。(雅量篇;这是領位代本名,最習見,下同。)

头“上”定是何物?(南齊書,东南夷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者]是形,“时似”[者]是神。(排調篇;这是一般“形附”代本名,特殊些。下同。)

純銀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鍍”亦是銀?(南齊,盧陵王傳)

这种代理法,直到現代語仍通行。举兩例比較:

屋子“里”是什么人?

“煮飯”[用的]是海水,喝的也是海水。(制造槍榴彈)

(2) 不具备足語的

a) 一般省略法可以分兩組:

1) 在叙述句中的省略法,和現代語沒有多大不同,如:

琰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言語篇,注引司馬徽別傳)

布騎…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魏志,武帝紀,注引袁譚獻帝春秋)

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誰”是[]。(后汉,左慈傳)

2) 在疑問句中的省略法,表示特指問的,和現代語也沒有什么不同;表示選擇問的則多有區別。先举特指問的例:

佛教所明,善惡报应,何“者”是[]邪?(高僧傳,譯經上)

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緣珠也,未識孰是[]?(仇隲篇,注引千宝晉記)

下举選擇問的例:或先正而后否,这种格式,自南北朝到現代都通行:

范兵数百人遮桥曰:是天子“非”[]?(后汉,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

君是賊“非”?(南齊,蕭遙光傳)

① 參看《汉语語法教材》220頁,“总論是字的四种用法”。

如此衣形者是汝所似者“非”邪？（賢媛篇）

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南齊，張融傳）

或先否而后正，这种格式，到現代已被淘汰，就是在南北朝也是少見的：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排調篇）

b) 語法上有代理者，除“形附”可以代足語本名外（可准前(1)之 b)类推，不举例），还有語法上專为代替本名的“联代”，那就是“所”和“之”。“者”本来也是如此，只因它本身就兼包着本名在內，所以不列于此。

1) “是…所…”式——这一式，是先秦語法所沒有，而現代語也不欢迎繼承的。先秦語法当然有“所”字的联代用法，如“魚，我所欲也”（孟），但“是”字还没有用成系動詞，所以还不能形成“是…所…”式。現代語正相反，“是”字已成熟地取得系動詞的資格，但“所”字又有逐漸被淘汰的趨勢，所以这种格式，在現代語，特別是在口語方面，是很不發達的。“是…所…”式最流行的时代是南北朝，这也可見南北朝語在古語法过渡到現代語法过程中的樞紐作用了。下边是極普通的几个例子：

此是仙人陈安世“所”撰[之書]。（抱朴子，登涉篇）

玉鏡臺是公为刘越石長史北征刘聪“所”得[]。（假譌篇）

寒飈是家舅“所”治[]。（高僧傳，習禪）

2) “是…之”式——这一式更是先秦所沒有，但却是現代語“是…的”式的前身。有人說，“之”字的这种用法在漢語史上是沒有的，①这显然是“想当然”，不合語言的事实的。看例子：

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種灰以作“之”[物]。（抱朴子，論仙篇）

此非人类，是妖狐化“之”[]。（搜神記）

“是…所…”式和“是…之”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任代兩項（就是說代主語、足語都行）；后者只能代足語，不能代主語（这也是和“是…的”式不同的地方）。前者“所”字定要倒置在“形附”動詞前，重点在代，联是兼差；后者“之”字近接在本名后，重点在联，代是兼差。

(3) 主語、足語都不具备的

这一式重点在系動詞“是”，所以主足都省了，它不可省。这是漢語判断句中最簡約的一种格式，自南北朝到現代都是很流行的。也分兩組举例。

a) 只由一个系動詞構成的：

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丑陋，罵曰：…汝何家田奴，而自称[我]是[司馬君]邪？（言語篇，注引司馬徽別傳）

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魏志，武帝紀，注引袁譙獻帝春秋）

这种最簡約的判断句，似乎远在先秦就已經有了，如“是魯孔丘与？曰：是也”（論），其实这只是表示然否的副詞，如同說“然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由“是”字構成的正式判断句还没有，可是“正式”还没有出現，

就先产生了“簡式”。（說并見下。）

b) 系動詞又附有副詞附加語的：

太祖曰：群凶为誰？先曰：举目[所看到的人]“皆”是[群凶]！（魏志，刘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

老婢問充得盤之由，还报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方正篇，注引志怪）

褚太傅…問庾曰：聞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無”是[]乎？（識鑒篇）

如果說，a) 項有的还可以解作“然”，有搖擺性，那么本項就決不再有这样的情况。我們不能說附有“副附”的就是判断句的省略，不附的就只是表然否的副詞。

(4) 不具备系動詞的

这一式和上(3)項正相反：那是判断句的兩項都省了，只留下个“是”字；这是兩項都不省，只把“是”字省了。这种格式，在先秦本来是通則，無所謂省；但發展到南北朝，判断句不用“是”字就要算省略了。因为这是在“是”字广泛地被用作系動詞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再談名詞直接作判断句的謂語，那就是抹煞了語言的可發展性，模糊了語法的时代特点。

在南北朝，判断句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不用“是”字呢？归納起来，不外下边这么几种：

a) 在疑問式的判断句中，“是”字有时可省。說“有时”，这就是說，它可以省，但不是必須省，所以說它是省略，不是名詞作謂語。（以下各項都准此。）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犢兒。（排調篇）

謝中郎經曲阿后湖，問左右：此[]何水？（言語篇）②

这些例句，都是出自比較接近当时口語的《世說新語》的这种格式，在当时很可能还是直挺挺地活躍在人們口头的語言。証以現代語的情况，更使我們傾向于这种說法：

你們过的[]什么节？（北京人）

你看你穿的[]誰的衣裳？（三千里江山）

当然，它和南北朝的疑問句是有些不同（因为添了“的”字），但作为疑問句省去了系動詞“是”則是一样的。

b) 在复句中，表示“推究因由”的分句，它如果是个判断句，就常不用“是”字。

（推）王珣[]当今名流，（断）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譏險篇）

（推）阮[]方外之人，（断）故不崇礼制；（推）我輩[]俗中人，（断）故以仪軌自居。（任誕篇）

在复句系統中，这种格式就叫“推断句”。作为“推”的分句常省“是”字，直到現代語也还是这样的：

（推）他們[]爱开玩笑的人，（断）你們不必和他們一般

① 这是王力先生的意見。見《中国語法理論》上册，274頁。

② 此据湖北崇文本：思賢本有“是”字。

見識。

c) 在認定义外動詞所構成的“寔足”句型中,作为足語中的系動詞“是”字也常受省略不用。

王丞相“以”其[是]东海子,。(賞譽篇)

人“謂”庾元規[]名士。(輕詆篇)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历落可笑人。(容止篇)

这种格式,在南北朝不用“是”字也只是有时不用,不是不能用,不省去“是”字的,例如:

述“以为”汉等是虜。(华陽国志,公孙述志)

这个不用“是”字的習慣,在現代語也是得到了繼承的:

大家都“認為”他[]外国人,不應該享受这种权利。

大家都“批評”他[]糊塗虫,他还不服气呐!

不过,在現代語,这种格式不是判断句的正規办法了。

d) 在一般性的判断句中,“是”字有时也可省。但它和用上“是”字的判断句比起来,就《世說新語》中所有的判断句看,它所占的百分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文言的句式,如“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豪爽篇),“乱天下者,必此子也”(識鑒篇),等等,当然除外]。由此可見,一般的判断句,在南北朝就早已是用上“是”字是常規,不用“是”字是特例了。例如:

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賢媛篇)

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言語篇)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排調篇)

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南齐,張敬兒傳)

这种先秦語法的殘存現象,就是直到現代也还没有全部被淘汰,在某些場合(主要是表示籍貫或時間的時候),也还可以偶然看到:

他[]北京人,他爱人[]上海人。

今天[]禮拜天,明天[]端午節。

由此可見,語法結構的演变,确乎是很緩慢的。一种格式的被淘汰,往往要經過几百、千年还不能澈底地、全部地完成任務。然而这也有一定的条件,如果一种格式,它本身不是合乎理想的。那它被淘汰的時間就要加快些。如“此[]神仙中人(容止篇)”就是用“指代”作主語,同时又省略“是”字的判断句。这种格式,到現代就完全被淘汰了,因为它有引起誤解的可能。

e) 不用“是”字,但有各色各样的“副詞”代理看它的职务:

此“真”神仙中人。(企羨篇)

此“必”林公。(容止篇)

这种格式,和先秦句法表面相同,而實質不同。因为先秦句法,“是”字絕不能补出,(如“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孟)”,补出“是”字作“在于王所者…‘皆’‘是’薛居州也”,就是笑話),所以句中的副詞就只是直接地附加于名詞謂語的,所謂“代理”云者,根本就無从談起;南北朝語法不然。在南北朝語的这种判断句中,只要有必要,“是”字是随时都可以补出来的,所以要說“代理”,不說“本無”。比較:

汝“本”客家女。(賢媛篇)

我“本”是秦之宮人也。(抱朴子,仙藥篇)

斯人“乃”妇女。(方正篇)

石崇“乃”是庶姓。(洛陽伽藍記)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格式和現代語也表面相同而實質不同。因为現代語在这种句型中足語名詞都已經形容詞化了:

志願軍“真”英雄!

杜勒斯“太”王八蛋了!

所以說它已經形容詞化,是因为它已經取得了形容詞的一系列的語法特征:“太坏了”→“太王八蛋了”。南北朝作足語的名詞,看不出哪些地方可以和形容詞擺在一塊,所以說不能和現代語的这种格式混为一談。当然,現代語真像南北朝語的那种格式,却也殘存了一些,但很少很少,例如:

我“已經”四十岁的人了。(三千里江山)

咱这里过去遍山“尽”树。(王永淮)

沒本事,就知道欺負老婆。“还”留學生呢,狗屁!(北京人)

四 判断句的变式

判断句的变式就是足語提前的格式。这种格式,在南北朝也常見,但大都是提在系動詞前边的,又常爱在句尾煞个助詞“也”,形成一种較固定的格式。

臣窃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乱子“者”,
“江下王与陛下、先臣与鎮軍”是也。(南齐,崔慧景傳)
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抱朴子,辯問篇)

前句若复原,就是“…者,是江夏王与…鎮軍也”。后句因为有“則”字,不能复原,但現代語用“連”字提足語的变式判断句(如“他連學生都不是,…”),也是不能复原的,是否就可以因此而取消它的变式句資格呢?当然不可以。須知:变式句最愛用些“小詞”来帮忙;如要复原,这类小品就得取消,“連”如此,“則”也如此。

有人說,这种格式,其实在先秦就已經有了。例如:

天地者(之)“始”,“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不苟)

“地籟”則“众竅”是已(也);“人籟”則“比竹”是已(也)。(庄,齐物)

其实不然。这种格式之所以不能被認為是变式的判断句,据王力先生的意見,是因为“一則因为它的用途仅限于举例,二則因为它(指‘是’)並沒有連系兩項的效能”。①王先生这个理由是不能說服人的。就拿王先生所举的例子看:“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羹溷者,下官是也”(梁書,范縝傳),这里的足語很难說是“举例”,何以这“是”字就“不能被認為系詞”?又如“以其所住为大

① 参看《中国文法中的系詞》,29、35頁。

像寺，今所謂顯寺是也”(道宣，續高僧傳)，這“是”字也是落在足語后邊的，何以它就能“連系兩項”而是“系詞”，“不復是先秦的是也、是已了”？①顯然地，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王先生的理由雖然不能為我們所贊同，然而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总的看法(“是”字在先秦的這種句式中不能認為是“系詞”)，却又是我們所同意的。我們的理由是：一則“是”字作為嚴正的系動詞用法在先秦還沒有(像“虎者是戾虫”，“南溟者是天池也”一類的句子，在先秦就絕難找到)，不容正式的用上“是”字的判斷句還沒有產生，就先產生了變式的判斷句；二則，判斷句的省略式(如“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之類的句子)，在先秦也絕難看到，不容一種句型，只有變式，沒有省略式。(因為這兩式是有密切連系的，如上例，若說成“庾吳郡，此中便是”，就是變式了。)

變式的判斷句，在現代語，和南北朝語比較，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它的应用方面的廣泛和句子構造的多样化，都不是南北朝語法所可比擬的。舉三例比較：

他學生也不是，先生也不是，是什麼呢？

王先生，他就是。

我連學生都不是，哪兒來的三好學生？

五 系動詞和副詞

先秦的判斷句，如有副詞(包括助動詞、連詞說的)，前邊已說，它只是限制謂語名詞的；南北朝不然。它在有“是”字的判斷句中固然是限制系動詞的，就是在沒有“是”字的判斷句中，也應該作如是觀。說它能够代理系動詞“是”字的職務，那只是說它“兼差”，它的主要功能還是在於限制那個沒有說出口來的“是”字的。因此，我們不承認像“乃、即、皆、必”等一類的副詞可以是漢語中的“准系詞”。下邊分兩組舉例。

(1) 一般的副詞 可以分兩項：第一是“是”字可省可不省，因為有些“副詞”可以代理它：

克讓“自”是美事。(方正篇；省“是”字，說成“克讓自美事”一樣可通。下句准此。)

官“本”是臭腐，…財“本”是糞土。(文學篇)

這些都是后起的副詞，附加於“是”字合習慣；下舉老牌副詞，在先秦，它是從不和“是”字發生關係的，但到南北朝也一樣附加於“是”字，它的本質沒變，可是附加的對象不同了(在先秦所附加的對象是名詞；在南北朝，是系動詞)。

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后漢，南匈奴傳)

與韓壽通者“乃”是陳寤女。(感溺篇，注)

諸君“皆”是勁卒。(任誕篇)

女壻昨來，“必”是梁所竊。(吳志，趙達傳)

第二是“是”字不可省，因為有些副詞或助動詞不能代理它。下面分項舉例說明。

a) 副詞 大都是后起的副詞。因為它們并沒經過直接附加於名詞的階段，所以取消“是”字，它們就

無可附麗，不能成句了，如：

此中“最”是難測地。(雅量篇)

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容止篇)

b) 助動詞 助動詞是幫助動詞的，若不用系動詞“是”，它就無可助，也不能成句了，如：

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忿狷篇)

c) 省略句 不論是老牌副詞、后起的副詞抑或是助動詞，只要是在省略足語或主、足全省的判斷句中，它所限制的“是”字都不能省，如：

只此“便”是，更何求之？(搜神記)

d) 說明句 又不論是何種副詞或助動詞，只要“是”字一省，就有可能變成敘述句或描寫句的就都不可省，如：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見前)

若省“是”字，“高士便求死不得”、“此當種甘橘”就都是敘述句，不再是判斷句或說明句了。

由此看來，所謂“副詞”可以代理系動詞職務，也是很有限度的。所以說，它們在這個時代，在斷句中，主要是限制系動詞的，只是在個別場合才可以代理“是”字的職務，它們本身決不是什麼“准系詞”。

(2) 否定副詞 先秦判斷句，肯定式不用“是”字，但仍可用副詞，前邊已有例，此不贅。否定式也如此，如“子非其人也！”(莊，大宗師)。不少人認為這“非”字是否定式系動詞，這當然是誤解。它其實只是個表否定的副詞，和一般副詞一樣，都是直接附加於謂語名詞的。南北朝的否定式判斷句，一般也是不用系動詞的，看來，似乎可以說這是老格式的繼承了：

子非吾友也！(德行篇)

此非自全之道。(識鑒篇)

其實它和先秦的格式已大有不同：那就是它在“非”下隨時都可以補出系動詞“是”，先秦語法則絕沒有這種可能：

夫…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狹不顧家者也。(魏志，高柔傳)

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南齊，王奕傳)

然而這也只能算是從先秦到現代的一種否定式判斷句的過渡形式。像現代語用“不”字否定的判斷句(如“他不是學生”)，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如果說由“是”字構成的肯定式判斷句，在南北朝已經進入了成熟期；和它相對，由“不是”構成的否定式判斷句在南北朝則還沒有形成。“非是”一類的句法，只能算是漢語向現代語否定式判斷句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過渡形式而已。

“是”字在南北朝的用法還很多，但因其已不屬於系動詞的範圍，打算另文討論，本文暫不涉及。總之，作為系動詞用的“是”字，在南北朝時代已經進入成熟時期。它上承古漢語的發展，下開現代語的先河，它在漢語發展史上的樞紐地位，實不能不引起研究漢語語法者的注意。這不但在系動詞“是”字方面是如此，在很多方面也都是可以作如是觀的。

① 同前頁注①

現代漢語中的後置詞(上)

[蘇聯] Н. И. 賈布基娜

前言

後置詞問題是漢語語法中爭論的問題之一。漢語中這一輔助詞範疇的存在本身並未獲得公認。

在中國語言學家提出的詞類劃分體系中，這一輔助詞範疇沒有自己的單獨地位，在多數著作中，它僅僅被認為是名詞(方位名詞與時間名詞)的一個特殊小類。^①

俄羅斯與西方的漢學家基本上承認漢語中存在着後置詞，雖然在現有著作中尚未提出這個理論的科學根據。這類詞的語法本質問題還由於這些詞大部分是可以用作輔助詞又可用作實詞而複雜起來。^②

對文章的觀察指出，這一範疇的詞在句子中如果伴隨着名詞或名詞的代替者一代詞，那麼它們就有規律地起輔助詞的作用。

拋開這些詞可用作實詞不談，本文的目的在於指出它們的輔助詞的用法，即研究這些詞跟體詞(名詞與代詞)結合成的詞組。這篇文章的任務之一也在於揭示這類詞在體詞後的位置上的輔助詞作用。

因為無論在西歐與中國的著作中關於這類詞的成員都沒有統一的意見，所以本文特別列出文內提到的常用後置詞的分類一覽表，並且指出它們用在體詞後面時所具有的某些特點。

本文利用了現代中國政治文獻與文學作品作為研究材料，其略號表列在本文後面。

後置詞的形態學類別

現代漢語中的後置詞，按形態學結構，按跟中心體詞(обслуживаемое имя)結合起來的語法構成方法，以及按語法抽象程度，可以分為兩大類：單音節後置詞與雙音節後置詞。

屬於單音節後置詞的有：“上、下、里、中、間、內、外、前、後、旁、邊、來”。

屬於常用雙音節後置詞的有下列各個後置詞，“上面—上邊—上頭”；“下面—下邊—下頭”；“里面—里边—里头”；“前面—前邊—前頭”；“後面—後邊—後頭”；“外面—外邊—外頭”。

此外屬於常用雙音節後置詞的還有下列一些詞：“中間、當中、當間、對面、面前、跟前、底下、旁邊”，以及“以前、以後、以內、以來”。

單音節後置詞同俄語的原始前置詞一樣，其產生遠在雙音節後置詞之前，在上古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已經可以見到。^③

對比一下單音節後置詞就可以看出，其中某些後

置詞的意義頗為接近，甚至有部分重合，這種情況引起了後置詞同義使用的廣泛發展。比方後置詞“里”與“內”，在表示空間關係時是同義詞，例如：“屋—里”——“屋—內”；“學校—里”——“學校—內”；“心—里”——“心—內”。

但是類似的情況並不如想像的那么多。這首先同後置詞“內”在現代漢語中不常使用有關係，它在表示空間關係時被其他後置詞(主要是“里”，還有後置詞“中”)排擠出語言之外，在許多場合下，“中”充當“里”與“內”的同義詞(請比較：“屋—中”，“心—中”)。

在表示時間關係時可以見到三個單音節後置詞(中、內、間)的同義使用情況，例如：

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報紙)。

二十|年-內，我|倆|不能|作|弟兄(老舍，7)。

十七|年|十|月-間。

在這三個後置詞之間可以見到某種修辭差別：“內”與“間”的使用限於文學語體範圍之內，而“中”廣泛地使用於文學語言與口語之中。

表示時間關係時，也可以遇到後置詞“里”，雖然是相當少，例如：

在|這|三|四|年-里|我|想不起|曾經|看見過|
月芽兒(老舍，60)。

在|這|三|天-里(老舍，105)。

後置詞“里、內、中、間”雖然在許多場合下是同義詞，但遠不是經常可以互相替換的。看來這是由於它們有有意義色彩上的差別，因此在歷史上它們跟不同的詞彙集團發生聯繫。

雙音節後置詞按形態學結構特點與詞彙意義又可分為三組：

1) “上面—上邊—上頭”類型的一組後置詞。屬於這一組的有下列後置詞：上面—上邊—上頭；下面—下邊—下頭；前面—前邊—前頭；後面—後邊—後頭；外面—外邊—外頭；里面—里边—里头。

① 例如，見黎錦熙、王力、高名凱教授等的著作。又見《中國語文》1952年11月號的《語法講話》。

② 這一現象在許多語言中可以見到(例如，請比較俄語中的所謂副詞性前置詞)。在本文中作者不涉及下列問題：究竟應該把這種現象看作是同一個詞的兩個意義的使用的不同場合呢，還是應該用語言中兩個同音詞(實詞與輔助詞)的存在來解釋。

③ 例如，乎|淇|之|上；于|淵|之|中。見《詩經》，《四書五經》，上海，1936年，21頁，6頁。

現代漢語中這一組後置詞是由單音節後置詞分別加上後綴“面、邊、頭”構成的。^①這些後置詞的特点是弱重音在第一個音節。^②

對比一下這一組後置詞與相應單音節後置詞的意義，可以看出在許多場合下它們的意義是部分地重合的，但是有一點差別，即雙音節後置詞通常缺乏單音節後置詞所具有的時間意義（例如，“革命-前”，“革命-后”，而不能是“革命-前面”〔前邊、前頭〕或“革命-后面”〔后邊、后頭〕）。

在許多場合下雙音節後置詞一組缺乏相應單音節後置詞所具有的派生意義（例如，“村-上”，“書-上”，“語法-上”，而不能是“村-上面”〔上邊、上頭〕等等），這一點証明了：比起相應單音節後置詞來，雙音節後置詞更具体，抽象性更差。還應當指出，雙音節後置詞與相應單音節後置詞往往跟不同的詞彙集團發生關係（例如，“他-前面”，而不能是“他-前”；或“他-旁邊”，而不能是“他-旁”或“他-邊”）。

2) 第二組雙音節後置詞按其形態學結構與語義特征來說，也是劃分得相當明確的，其中最通用的是：“以前、以後、以來”。

從形態學結構的觀點來看，這些後置詞，就現代漢語而論，是由詞素“以”同相應的單音節後置詞結合而成的。這一組後置詞特有的意義色彩是它們指出它們所表示的範圍的充實性與充滿於範圍的全部的性質。^③

這一結構類型的某些後置詞也用來表示空間關係，例如：

在|語法|的|範圍-以內(王力, 1—64)。

3) 屬於第三組的是一切其餘的雙音節後置詞：“對面、面前、跟前、旁邊、底下、中間、當中、當間”。應當指出，許多後置詞的意義在本組範圍內或跟其他組的雙音節與單音節後置詞是部分重合的。例如，“底下”在意義上同“下面、下邊、下頭”與“下”部分重合。兩個同義詞素結合構成的後置詞跟相應單音節後置詞的這種重合是有規律的，例如：一方面是“中”與“間”，另一方面是“中間”；一方面是“旁”與“邊”，另一方面是“旁邊”。應當指出，在後一組中，“旁”與“邊”在現代漢語中，在很大程度上被“旁邊”排擠出去，通常只是在跟單音節詞連用時才保留下來，例如：“路-旁”；“阿|英|摟着|她的|頭，在|她|耳-邊|悄悄的|說”(丁玲, 2—112)。

這些後置詞也有一定的修辭差別；例如：“下面”多半使用在文學語言中，而“底下”往往使用在口語中。

除單音節後置詞之外，漢語中還出現雙音節後置詞，看來這跟漢語詞從單音節規範到雙音節占優勢的規範這個總的發展路線有關係。單音節後置詞跟古代漢語詞單音節規範的歷史聯繫與雙音節後置詞跟現代漢語規範的歷史聯繫特別表現在它們跟中心詞的不同

語法結合形式之中：單音節後置詞在許多場合下用小詞“之”同中心體詞結合，雙音節後置詞則用小詞“的”，而且這些小詞的存在並不改變跟在它們后面的後置詞的詞彙意義。例如，體詞后的“之|內”“之|前”“之|后”相應地同後置詞“內”“前”“后”有完全一致的意義。

對文章的研究表明，現代漢語中使用帶“之”的單音節後置詞是相當少見的現象，同時不同的後置詞連用“之”具有不同的頻率：比較常見的是後置詞“下、間、中、內、前、后”。例如：

我們|現在|是|處|在|完全|新的|局面|之|下
(報紙)。

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報紙)。

三|天|之|內。

東|征|之|后。

形容詞|可以|在|名詞|之|前，也|可以|在|名
詞|之|后(王力, 1—37)。

同小詞“之”結合的後置詞“上”，具有某些特點，
例如：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毛澤東, 20)。

他|又|一|次|誇張地|感覺到|自己底|道德|的
力量|超|于|這個|快|要|崩壞|的|大|家庭|
之|上(巴金, 1—283)。

體詞+後置詞的詞組的結構學用法的某些特點

句子中詞的結構學關係的表現方法是極其繁多的。漢語中詞的結構學功能通常不表現在詞本身的形式上，除詞序外，輔助詞的使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漢語中的後置詞用來表示體詞的結構學關係；^④體詞+後置詞的詞組在句子中主要充當地點與時間狀語，以及定語。

狀語成分中的後置詞

只要對名詞+後置詞用作狀語有初步的認識就可以得出結論：在句子中，在這個詞組的前面通常都有前置詞。名詞充當狀語時同時使用前置詞與後置詞這一事實在中國與歐洲的語法著作中都會指出過。^⑤後置詞在使用中同前置詞既然有密切關係，分析體詞+後置詞的詞組的結構學用法時就不能丟開前置詞不問，因為對於與後置詞有關的前置詞的功能沒有足夠的了

① 見B. 伊三克、H. 郭路特、H. 蘇維埃托夫-陳《華語課本》，莫斯科，1954年，255頁。

② 見高本漢《北京方言的官話語音讀本》，Stockholm, 1918年，56頁。

③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18版，上海，1954年，205頁。

④ 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莫斯科，1952年，41頁脚注。譯文：《中國語文》1955年2月號，17頁，注3。

⑤ 例如，高名凱《漢語語法論》，191—192頁；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下冊，上海，1955年，310頁；J. 穆里《漢語的結構原則》，北平，卷1，77—78頁；等等。

解,也就不可能弄清楚后置詞的作用。

通常認為,漢語句子中前置詞的功能在於表示行為對事物的指向。漢語后置詞用來確定某事物對另一事物在空間或時間上的位置。^①但是研究表明,要是從前置詞与后置詞在句中的作用只是表示各類空間关系出發,它們的大量使用情況就得不到解釋。例如,其中弄不清楚的就是:為什麼體詞狀語在主謂之間時,规范要求有前置詞,而狀語在句首時却經常沒有前置詞。有趣的是:对后置詞來說,可以見到相反的依賴关系:狀語在主謂之間時,可以用不帶后置詞的前置詞+名詞的詞組表示,在句首時,通常只有在名詞不能跟后置詞結合時才有可能採用這一狀語形式。由此可見,前置詞与后置詞(或狀語形式)的有無与狀語在句中所處的位置,這二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這一點也使得我們認為前置詞与后置詞在句中的作用不只限于表示各類空間关系。現在我們試圖用对比不同情况的方法來確定前置詞与后置詞在句中的具体功能。

在主謂語之間的體詞狀語

在謂語前的狀語直接跟謂語發生关系,它表示謂語行為經歷時或謂語特征顯示時的時間、地點或條件。在帶動詞謂語的句子中,在這個位置上的體詞狀語通常以“前置詞——體詞——后置詞”的形式出現。現在舉幾個例子:

風|在|空-中|怒吼(巴金,1—1)。

他們|正|从|汽車-里|出來(巴金,2—130)。

這種形式也是系詞句中在主謂之間的狀語所具有的:^②

他|在|這|種|冷眼-之-下|是|不|安的(丁玲,1—191)。

這|在|科學|發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語文》,1952年,11月號)。

上面所舉的一些例子說明了在動詞謂語句或系詞謂語句中占支配地位的规范,根据這一规范,名詞+后置詞在主謂之間充當狀語時,它的前面要有前置詞。

有趣的是在帶形容詞謂語的句子中,狀語通常在句子的首位,主語的前面,例如:

街-上|行人|不|多。

把狀語放在主謂之間——這在語法上是可能的——會使得直接跟謂語發生关系的狀語賦予謂語所表示的特征以極其強烈的(時間的,或像我們例子中的空間的)限制:

行人|在|街-上|不|多(廣場-上|倒|不|少)。

因此,在帶性質詞謂語的句子中,把狀語放在主謂之間有着確定目的的任务,這個任务就是对謂語所表示的特征在空間或時間上加以強烈的限制。同時,把狀語放在主謂之間,也跟在帶動詞謂語与系詞謂語的句子中一樣,引起前置詞的出現。

對文章的研究表明,在主謂之間的體詞狀語必須有前置詞,或最低限度狀語成分中具有前置詞,是這種情況下的规范。

在這種情況下规范要求有前置詞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試把上面所列举的句子(其中狀語是用前置詞+名詞+后置詞的詞組表示的)同另外一些句子(在這些句子中,在相同的位置上沒有前置詞)加以对比;下面就是幾個類似句子的例子:

他|村子-上|早|就|有|黨員|了(丁玲,1—135)。

她|德性-中|最|值得|贊美的,便是|能够|忍受|物質|生活|的|窮困。

很容易相信,在這兩個句子中,句首的體詞不是充當謂語所表示的行為的語法發出者(即主語),而是充當跟在它后面的、體詞+后置詞的定語。換句話說,它本身就是狀語結構的組成部分。這一點表現在語法上不僅是缺乏前置詞,而且也缺乏把主語跟后面的無前置詞狀語隔離開來的停頓。在這種情況下,兩個體詞在語調上是一個統一的节拍群。因為這樣,前置詞的有無就反映了體詞跟后面的名詞+后置詞之間的不同的結構學关系,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的、關於前置詞在這種情況下的作用的結論:前置詞除表示對中心詞所表示的事物的指向之外,還用來確定這個體詞跟前面的詞的結構學关系的性質。

應當指出,要是狀語是用副詞表示的,在漢語中通常就不可以把前置詞放到它前面,例如:

一|天|晚上|他|忽然|到|我|家-里|來(巴金,2—8)。

他|安適地|坐|在|小|沙發-上(巴金,2—123)。

所以把上面討論的帶體詞狀語的句子跟其中狀語用副詞表示的句子加以对比,就可以辨別出一個重要的結構學特征,能够把名詞+后置詞的詞組跟那些在現代漢語中已經轉變為副詞的詞組區別開來。

漢語中有許多副詞在歷史上都是名詞+后置詞的詞組,如:“早-上”“口-里”“暗-中”等等。這些副詞充當狀語時按一般規則不允許有前置詞。

由此可見,主謂之間的狀語,它的成分中有無前置詞是把名詞+后置詞的詞組跟現代漢語中按這一型式構成的副詞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标准。

這種區分的補充标准可以是:名詞+后置詞同它前面的體詞之間在語法上可能有定語关系(用或不用定語小詞“的”)。不可能產生定語关系就證明該詞是副詞。另一補充标准是:副詞不同于名詞,它不能跟指示代詞“這個”和“那個”相結合。

① B. 伊三克、H. 郭路特、И. 蘇維埃托夫-陳《華語課本》,254頁。

② 關於這種系詞句,請參見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開明,1951,147頁。

因此,在主謂之間的狀語結構中,前置詞的存在通常是必需的;同时,除表示对中心体詞所表示的事物的指向外,前置詞还能确定这个体詞跟前面体詞的可能不同的一些結構学关系(前面的体詞可以是句子的主語,也可以是后面体詞的定語)。因此可以把前置詞看做是証明沒有定語关系的語法标志。

在文学語言中,当名詞+后置詞在主謂之間充当狀語的时候,实际上几乎見不到省略前置詞的情况。

我們还要补充一句:在主謂之間的“前置詞——体詞——后置詞”的狀語結構偶尔可以省略后置詞而加以簡化。

下面是几个类似的例子:

这|兩|弟兄|在|湖畔|立了|一會兒(巴金, 1—18)
(請比較“在|湖畔-上|立了|一會兒”),或:小|王|…
从|炕头|跳下|地(周立波, 1—108)(請比較更常見的:
从|炕头-上|跳下|地);不久|行李|也|从|学校|搬来了
(丁玲, 2—15)。后置詞是在事物的空間性質根据上下文显而易見的情况下省略的。

如果不提到还可能有一种狀語形式,关于主謂之間的体詞狀語的結構学特点的描述就会是不完全的。这就是充当这种狀語的不帶前置詞与后置詞的名詞。問題在于:在許多場合下,表示行为時間的名詞能够不跟前置詞或后置詞結合而充当狀語,例如:

你|这|几|天|也|不|来|看|我(巴金, 1—267)。

他|这|时候|完全|沒|有|惧怕|的|心思(巴金, 1—260)。

如果从上述立場来观察这些現象,那么,具有時間意义的名詞在主謂之間充当“無形式的”狀語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們的結構学功能單靠它們本身的語义就絕對明显的緣故:对它們來說,跟前面体詞發生定語关系总是不可能的。因此,時間狀語可以沒有前置詞或后置詞,即以零結構学形式出現。

使用具有地点意义的名詞充当零結構学形式的狀語的情况,在讀过的文献中并未遇见过。

謂語后的名詞+后置詞

名詞+后置詞的詞組也可以位于謂語的后面。在这个位置上的名詞+后置詞的詞組的結構学功能直到現在仍然是个爭論的問題,对它的解釋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在《中国語文》杂志上刊登的《語法講話》中,規定名詞+后置詞的詞組是宾語。^① 本文不打算研究間接宾語与狀語的界限。在謂語后的前置詞+名詞+后置詞的詞組,由于它們的一般意义(通常这种詞組或者表示行为的地点,或者表示行为指向的地点,并相应地回答“哪里?”“向哪里?”一类的問題)与結構学形式(有前置詞或后置詞),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属于狀語范畴。

应当指出,把狀語放在謂語后面,只有在动词做謂

語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帶性質詞謂語或系詞-体詞謂語的句子中,狀語或在謂語前面,或在句首:在这兩类句子中,句終位置是固定了給謂語的。謂語后的体詞狀語通常具有“前置詞——体詞——后置詞”的形式,例如:

我|站|在|門-前(巴金, 2—129)。

我|讓|她|进了|屋, … 把|她的|和|我|自己的
|大衣|都|挂|在|衣架|上…(巴金, 2—141)。

有时謂語后的狀語具有“前置詞——体詞”的形式,其中名詞通常表示地名、街名等,例如:

他們|住|在|东|門(周立波, 2—29)。

当謂語用后面不能加前置詞的动词表現的时候,狀語具有“体詞——后置詞”的形式,例如:

一|进|屋-里,他|把|草|帽|取下来(周立波, 1—17)

省略前置詞的場合是例外,譬如:

我底|父亲|代|人|受|罪|而|病死|獄-中(巴金, 3—232)。

名詞“獄”的意义(行为地点)与后置詞的存在証明了它的狀語功能。

当出現在謂語后的名詞不帶前置詞与后置詞时,根据形式-語法特征(缺乏輔助詞)的理由,在本文中把它看作宾語。^②

句首的体詞狀語

句首的体詞狀語是属于整个句子的,可以表示時間、地点与条件。

句首的体詞狀語可以用“前置詞——体詞——后置詞”这种結構表示,例如:

在|街-上,交通|并|未|恢复(巴金, 1—159)。

但是在这种場合下,前置詞的使用并不是严格的规范(像狀語在謂語前的情况那样)而通常只是对于表示行为的条件或行为在時間上的延續的狀語才是那样。下面是几个典型例子:

在|笑声-里,白|鬍子|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周立波, 1—29)。

在|短|时期-中|他|忘掉了|过去的|美妙的|幻夢(巴金, 1—29)。

在|这|三|四|年-里|我|想不起|曾經|看見过|月牙兒(老舍, 60)。

句首体詞狀語的特点是:除了上述形式外,还广泛运用“体詞——后置詞”的形式(即不帶前置詞),例如:

院子|的|当間,一群|白|鷄|一跛-一跛-地|

① 見《中国語文》1953年1月号, 18頁。

② 参考C.E.雅洪托夫碩士學位論文《汉語中的动词范畴》(列宁格勒, 1954年, 144—145頁, 174頁)一文中的类似观点。

迈着|方步(周立波,1-10)。

院子-里|狗|咬,鷄|叫(周立波,1-17)。

公館-里头|說|閑話|的|人|又|多(巴金,1-65)

天-上|星星|很|明亮(丁玲,1-87)。

句首体詞狀語中占优势的形式是“前置詞——体詞——后置詞”,它約占兩种使用場合总数的三分之二。有趣的是:在“体詞——后置詞”的形式中,大部分是非擴張狀語(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而在帶前置詞的形式中,通常使用的是为某一个定語擴張起来的狀語(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狀語形式与它的成分之間存在着一定的依賴关系。

有时也可能見到“前置詞——体詞”的形式充当句首狀語,这种特点是表示地名的名詞以及根本不能跟后置詞結合的名詞所具有的,例如:

在|彼得堡,那|是|从前|的|事情…(巴金,2-108)。

在|这|一刻|他|不仅|对|党|民|底|事情|不|悲觀,而且…(巴金,1-285)。

在|这个|地方,人|人|是|笑-里|藏|刀。

总结如下:在句首用名詞表示的狀語可以具有不同的結構学形式,名詞可以同时跟前置詞与后置詞結合,也可以跟二者之一結合,而且只跟前置詞結合的通常都是那些根本不能跟后置詞結合的名詞。在句首用名詞表示的狀語的占优势形式是前置詞+名詞+后置詞的詞組。

因此,从句首体詞狀語的使用中可以見到不同于主謂之間的狀語所具有的規律性:狀語在句首时,往往省略那对于謂語前的体詞狀語來說照例是不可缺的前置詞。同时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不难把一个前置詞加在狀語前面,而且前置詞絲毫也不致改变句子的意义与詞的結構学关系,例如。

(在)|街-上|行人|不|多。

(在)|院子-里|狗|咬,鷄|叫。

怎样来解釋句首狀語常常省略前置詞而主謂之間的狀語必須要有前置詞呢?

上面我們曾經說过,在这种情况下,前置詞除了表示对事物的指向外,还用来确定中心体詞跟它前面的体詞的結構学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句首狀語缺乏前置詞,自然可以得出結論:这种現象跟在这种情况下狀語前面缺乏某一其他体詞有关(自然,这是在对中心体詞表示的事物的指向从上下文可以明显看出来的条件下)。

另一方面,如果主謂之間的狀語可以缺乏后置詞,是由于体詞对它后面的謂語的結構学关系的性質从前置詞的存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話,那么,规范要求句首狀語要有后置詞,就可能是由于后置詞所服务的体詞与它后面的名詞(表示主語的)之間可以有另外的語法关系,特別是定語关系。^①

現在我們把狀語从句首移到主謂之間来檢驗所作

結論的正确性。

甲)“前置詞——体詞——后置詞”形式的狀語;狀語移位后形式并不改变:

在|笑声-里,白鬍子|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周立波,1-29)。

白鬍子|在|笑声-里|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乙)“体詞——后置詞”形式的狀語;狀語移位后形式引起了变化:

院子|的|当間,一群|白|鷄|一跛一跛-的|迈着|方步(周立波,1-10)。

那群|白|鷄|在|院子|的|当間|一跛一跛-的|迈着|方步。

丙)“前置詞——体詞”形式的狀語:

在|这|一刻|他|不仅|对|党-民|的事情|不|悲觀,而且…(巴金,1-265)。

他|在|这|一刻|不仅|对|党-民|的事情|不|悲觀,而且…。

不难看出,把狀語移到主謂之間,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当狀語用不帶前置詞的名詞+后置詞的詞組的时候——才引起狀語形式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狀語前面出現了在句首所沒有的前置詞。前置詞的出現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因为,上面已經說过,体詞狀語在主謂之間的时候,前置詞的使用是普通的規範。

以上我們討論过的狀語在主語前的句子都屬於正裝詞序的双成分句。在这种句子中我們所討論的詞組的狀語功能是清楚的,一般地不致引起怀疑。如果句中名詞+后置詞紧接在謂語前面而这个謂語后面另外还伴随着一个名詞,对这种句子的解釋就存在着分歧意見,例如:

山-上|颳着|北|風(周立波)。

这个|院子-里|住着|两个|人。^②

在这种情况下,名詞+后置詞的結構学功能,通常总是根据前置詞的有無解釋为狀語或主語。

上面已經指出,名詞+后置詞在句首充当狀語时,前置詞的存在不是必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兩種形式(“前置詞——体詞——后置詞”与“体詞——后置詞”形式)都是同样可能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这个位置上,前置詞不是狀語的必要結構成分;所以在上面列举的句子中前置詞的缺乏还不能認為名詞+后置詞就是主語。

还不能不指出,在这种解釋之下,名詞附近的輔助詞(后置詞)的存在完全被忽視:名詞+后置詞在語法上被認為等于不帶后置詞的名詞。这种解釋是不正确的。后置詞是表現句中体詞的結構学关系的手段并起

① 同时指出下面一点是有趣的:前置詞+名詞(不帶后置詞)表現的狀語通常只能直接加在代詞主語的前面(漢語中的代詞,像許多其他語言一样,不能加体詞定語)。这种定語在口語中总是用停頓跟名詞表現的主語隔离开来,在書面中則用逗号。

② 例子取自黎錦熙、刘世儒《中国語法教材》,北京,1954年,第4册,539頁。

着一定的語法作用。對比一下以后置詞的有無來相區別的句子就可以明顯看出，后置詞在結構學上決不是中立的，例如：姐姐|不|敢|說|什麼（請比較：姐姐|面前|不|敢|說|什麼）。如果在第一個句子中名詞“姐姐”是謂語所表示的行為的語法發出者即主語，在第二個句子中名詞是跟后置詞結合在一起的，它就不是行為的語法發出者或語法主語。在這個句子中主語是沒有的，名詞+后置詞“姐姐-面前”表示行為發生的條件。但是，讓我們回到上述句子去。如果名詞+后置詞在結構學上等於不帶后置詞的名詞，那就可省略后置詞而不致使句子的意義，特別重要的是，使詞的結構學關係有什麼改變。然而這一點却辦不到。這就証明了后置詞擔負着一定的語法任務，而且句中詞組採取這種或那種形式決不是偶然的。所以把這種句子中的名詞+后置詞解釋為主語是說服力不大的。這種解釋忽略了現象的語法方面，是根據邏輯範疇來作語法分析：在這類句子中，名詞+后置詞的詞組表示後面報導述及的東西，從邏輯觀點看，實際上應當視為邏輯主語。但是，大家都知道，“語言中產生出來的句子成分的語法形式跟判斷的邏輯成分既不融合也不重合”。④把邏輯範疇跟語法範疇等同起來是不合理的。

把句首名詞+后置詞解釋為主語往往是以漢語中主語常在謂語之前為理由的。漢語中詞的結構學功能一般不表現在詞本身的形式之中，而詞序是構成句中結構學關係的最重要手段，這是無可爭論的。但是，輔助詞，特別是前置詞与后置詞，也用來表現句中的結構學關係并使詞序精確化，這也是無可爭論的。②

只根據詞序規則，而忽視輔助詞使用規則与詞組的結構學形式，尤其是忽視語法著作中早經確認的漢語中謂語可在主語之前這一類型句子的存在，③這就未必是正確的了。

關於這類句子，呂叔湘教授有詳細的描述，他把句中動詞后的名詞看作主語，把句首名詞+后置詞看作狀語④。呂叔湘教授把這類句子分為三個最常見的小類：帶有存在動詞、出現動詞与消失動詞的句子，⑤給它們一個總名稱叫做“存在句”。呂叔湘教授指出這些句子的主要的典型特征是：句子中使用的動詞具有不及物性質，動詞前有地點与時間狀語（附加語），沒有狀語時句子直接從動詞開始。呂叔湘教授還指出，在這類句子中表示行為發出者（即主語）的詞總是在句末、在謂語的後面，通常具有不確定的性質，⑥可以加“有”把它移到謂語前面：榻-上|坐着|一|老子（請比較：榻-上|有|一|老子|坐着），最後，也可以把狀語移到句末⑦：有|一|老子|坐|在|榻-上。

呂叔湘教授注意到在這樣移置之後必須加個前置詞。除所有這些之外，還可以補充一點：在後一例中發

生變化的還有謂語形式（“坐”代替“坐着”）。

在“存在句”中，謂語通常由不及物動詞，或者由用在及物構造与不及物構造中的“混合型”動詞（“掛、放”等）表現。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動詞用狀態后綴“着”構成，例如：

牆-上|挂着|毛|主席|像⑧（請比較：把|毛|主席|像|挂|在|牆-上）。

桌子-上|放着|一|本|書（請比較：把|書|放|在|桌子-上⑨）。

在漢語中，在謂語後面由及物動詞表現的名詞充當該動詞的賓語⑩（只要它不跟前置詞或后置詞相結

① B. B. 維諾格拉多夫：《簡單句結構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語言學問題》，1954年，№1，11頁。關於邏輯主語与語法主語的區別又見И. С. 波波夫《判斷与句子》，《現代俄語結構學問題》論文集，莫斯科，1950年，26頁。

② 例如，參看句首體詞狀語在主語前的使用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后置詞（或前置詞）的存在，雖然體詞的位置在句首，它的結構學功能仍不致引起懷疑，正如其後的名詞是主語不致引起懷疑一樣（見43—44頁）；還請比較上面所舉的例句：“姐姐|不|敢|說|什麼”与“姐姐-面前|不|敢|說|什麼”。這兩個句子的區別在於在第二個句子中有后置詞，后置詞的存在——名詞位置不變時——反映了名詞的不同于在第一個句子中的結構學功能，也就是狀語功能。

③ 例如，參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47頁。又見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教材》，1954年，第一冊，88—89頁；傅子東《詞的職務和位次》，見《中國語文》1953年9月號，13—18頁。

④ 呂叔湘《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1955年，95—124頁。呂叔湘教授把這類句子句首的名詞+后置詞用“附加語”這個術語來表示。呂叔湘教授把這個術語既用在狀語上又用在定語上，不把它們作為句子的不同成分區別開來。對我們來說，這裡重要的不是區分狀語与定語，而是區分狀語与主語，所以，為了敘述方便起見，把術語“附加語”譯為“狀語”。

⑤（原注有誤，應為《語法修辭講話》，1954，73頁。）

⑥ 關於動詞后的主語的不確定性質，參見穆里的著作《漢語的結構原則》，卷1，160—169頁；參見《中國語文》1953年1月號，19頁；等等。在本文中我們不打算提出關於動詞後面主語的性質問題：帶不確定主語与確定主語的平行句子被認為是同一的形式-語法句子的變式，這種變式句是根據目前的區分觀點區別開來的。

⑦ 關於在這類句子中成分移置的可能性，還可參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47—48頁，又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教材》，第4冊，533頁。

⑧ 例子取自黎錦熙、劉世儒的《中國語法教材》，第4冊，546頁。

⑨ 關於作為直接賓語標志的“把”，參見J. 穆里《漢語的結構原則》，卷1，179—180頁；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19頁§95（譯文見《中國語文》1955年7月號，38頁）。

⑩ 參見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開明，1951，107頁。

合)。

在前一节所举句子中,动词与其后的名词之间不存在宾语关系。同时重要的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及物动词并不表示指向某一事物的积极行为,而是表示状态;至于在动词后面的体词则是状态的主语。^①因为这时动词总是用后缀“着”构成的,所以动词的结构学属性的改变可能就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后缀“着”的存在。正是由于动词结构学属性的改变,才有可能把不是这个动词的行为宾语的名词放到动词的后面。

后缀“着”的语法作用,要是跟按同一公式(“名词+后置词”一及物动词一名词)构成的不带“着”的句子比较,就显得特别清楚。例如:

我|又|走回|他的|房-里。|书桌-上|放了|一封|信(巴金,3-119)。

在这个句子中,不及物动词“放了”后面的名词“信”是动词的宾语,所以这个名词不是主语而是宾语。

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把名词移到谓语前面是不可能的,移置之后就会改变主语-宾语关系,也就是说会破坏这个句子。在这个句子中,行为发出者(主语)就是前一句的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没有主语。从上下文可见,应当把“书桌-上|放了|一封|信”这个句子划为单成分无主语句,在这个句子里,名词+后置词“书桌-上”有它通常具有的状语功能。

“存在句”的特点是动词与其后体词之间存在的不是宾语关系,而是陈述关系,因为这个体词充当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或状态的语法发出者。把这个动词后的名词提到句首不致改变句中的主语-宾语关系,它依旧是主语。因此,“山-上|颯着|北|风”(周立波)与“北|风|在|山-上|颯着”这两个句子是同一形式-语法句子的词序不同的变式句。^②依据上述观点,在后一句中,在名词+后置词表现的状语前面出现的前置词“在”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跟现代汉语的一般规范有关系,按照这个规范,前置词是主谓间状语的必要形式成分。^③

“存在句”中名词+后置词的词组的状语功能还可以从它容易加上前置词(像任何句首状语一样)这一点上得到证实,例如:

(在)|山-上|颯着|北|风。

(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这类句子中名词+后置词的状语功能:它能占据汉语中状语固有的三个位置(句首、主谓之间或句终)中的任何一个(请比较:山-上|颯着|北|风;北|风|在|山-上|颯着;北|风|颯|在|山-上),句中的主语-宾语关系不因此而改变。

以上讨论了名词+后置词位于动词谓语之前的一类句子。这类句子的分析表明,在这类句子中,名词+后置词是充当状语的。

还应当谈一谈另一组句子,其中表示地点的名词(不带前置词或后置词)位于后面有名词跟着的动词谓

语的前面,例如:

洞口|堆着|土|和|沙。^④

在汉语动词句中,具有零结构学形式(即没有前置词或后置词)的名词通常跟后面的动词发生“主谓”关系。在上举例子中,名词与后面动词之间不存在主谓关系,因为要是动词是属于作为主语的前面体词的,其后名词就可以省略掉。^⑤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因为省略后的剩余部分,或者根本不成其为句子,或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句子都被破坏了。而且在这类句子中经常可以省略句首名词,例如:堆着|土|和|沙。这是因为句子的这个部分本身能构成一个句子,其中不及物动词谓语表示的行为的语法发出者就是动词后面的名词。至于说到句首名词,则缺乏任何形式-语法特征足以表明这个名词能作为后面这个句子的次要成分(状语)而列入句子组成之中。所以上述类型的句子可以分类为带主题主语的句子的一个小类,^⑥其中第一个名词充当主题-主语,它的谓语是用一个句子表现的。

同在主题句中一样,用句子表现的谓语是关于主题-主语的报导。^⑦这种主语通常由停顿同后面部分区

① 见C. E. 雅洪托夫的硕士学位论文《汉语中的动词范畴》,441—450页。

② 关于同一个形式-语法句子的不同意义使用的可能性,请参见B. B. 维诺格拉多夫:《简单句结构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语言学问题》,1954年,№ 1,22—24页。又见:《俄语语法》,莫斯科,苏联科学院,1954年,二卷一分册,89—90页。

③ 要是从句子成分的形式来看类似变式句的问题,显然,“北|风|颯|在|山-上”这个句子是我们这种句子的第三种“形式”:“在|山-上”这个状语形式同状语的句中心形式一致;谓语形式的改变(“颯”代替“颯着”)也是完全合理的(请比较:“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与“(有)|四|五|个|人|站|在|黑|影-里”[例子取自黎锦熙与刘世儒的上述著作,第4册,549页];“河-里|长着|很|多|蘆葦”与“很|多|蘆葦|长|在|河-里”),并且跟现代汉语中动词谓语的句中心形式与句末形式的差别有关。

④ 例子取自黎锦熙与刘世儒的上述著作,第4册,547—548页。

⑤ 这里谈的是双成分句,其谓语是由不及物动词,或由用于不及物意义的所谓混合型动词(参见25页)表现的,它的最小组成可归结为两个成分—主语与谓语。因此,要是谓语前的体词的确是主语,这个体词就跟后面的动词谓语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带及物动词表现的谓语的双成分句中,最小组成是三个成分:主语—谓语—宾语(见王了一《中国语法纲要》,186页)。

⑥ 关于主题主语,请参见J. 穆里《汉语的结构原则》,卷1,169—171页,卷2—3,1937年,§ 186.3。

但是,C. E. 雅洪托夫认为这类句子中的第一个名词是状语,见《汉语中的动词范畴》450—451页。

⑦ 参见黎锦熙、刘世儒《中国语法教材》,第4册,550—554页。

分开来。

讓我們再来研究一类句子——帶体詞謂語的句子，其中名詞+后置詞在句首在系詞“是”的前面，例如：

匱子-里|是|書（《中国語文》1952年12月号17頁）。

在这类句子中名詞+后置詞的結構学功能是怎样的呢？

在漢語中，跟在其他許多語言中一樣，具有帶系詞的名詞謂語的句子所表达的，是把主語归于这一个或那一个范疇，或者把主語和謂語等同起来，例如：“他|是|学生”或“他|是|我的|父亲”。①

“匱子-里|是|書”类型的句子，就其含义來說，是同这类句子截然不同的，因为在这类句子中沒有系詞所連接的兩部分的相等关系，也沒有把事物归入某一范疇之內。这类句子往往有強調的、突出的性質，在把它們同帶動詞“有”的类似句子对比时，这一点表現得特別清楚，例如，匱子-里|有|書。这两种类型句子的对照关系在中国語言学文献中②与在我国龙果夫的著作中③都曾經指出过。

这两种句子意义上的差別在于：当說“匱子-里|有|書”的时候，报导的是匱子里有書（但書以外还有別的什么）。当說“匱子-里|是|書”的时候，預先知道“匱子-里”有某种东西，現在才弄清楚匱子里有的就“是書”。④因此，在这种句子中着重在說匱子里藏的是書（而不是別的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認定在这类句子中“是”起的是系詞作用呢？显然可以。关于这一点的証明是：在这种句子中，系詞“是”不可以省略；此外存在着相应的疑問句与否定句：

匱子-里|是|不|是|書？

匱子-里|不|是|書。

这就意味着“匱子-里|是|書”类型的句子是帶系詞的名詞謂語句的一个小类。

这类句子的特点是：

甲）不是把系詞連接的兩部分等同起来或加以对照；

乙）存在着跟它們平行的帶“有”的句子（請比較“他|是|学生”或“他|是|我的|父亲”一类的句子），在这种句子里，用動詞“有”替換系詞“是”会根本改变句子的含义；

丙）在这种句子中，名詞+后置詞很容易再加上前置詞（例如：〔在〕匱子-里|是|書），加前置詞之后，既不改变句子的意义，也不改变句子内部各个詞的結構学关系，这对于兩個連系部分具有相等或对照意义的系詞句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句子中，名詞总是以零結構学形式出現，也就是說它不能同前置詞或后置詞相結合。

根据所有这一切可以把“匱子-里|是|書”型的句子看成帶系詞的名詞謂語句的一个特殊小类。这类句子的一般意义以及謂語前成分的結構学形式使我們有理由把它們划作帶系詞的無主語句，其中名詞+后置詞起着它固有的狀語作用。

同时不能不指出现代漢語中存在着个别情况，即在一些外部酷似“匱子-里|是|書”型的句子里，兩部分的相互关系完全跟在普通系詞句中一样。

这可以拿老舍的短篇小說《月牙兒》中的女主人公——一个穷姑娘所說的話作为例子，她在忍受長时期的艰苦与漂泊生活之后認為監獄仿佛就是天堂：獄里|是|个|好|地方（老舍，87）。

在这个句子里，主語“獄里”表示的事物被归入謂語的体詞部分中表示的事物范疇，即归入“好|地方”这个范疇之內（請比較：这个|人|是|学生；又在这个情况下也不能加前置詞）。这使我們有根据認為“獄里|是|个|好|地方”这个句子是帶系詞的名詞謂語句，其中“獄里”是跟在“这个|人|是|学生”句子中的“这个|人”一样的同类型的主語。

从“獄里|是|个|好|地方”句子中兩部分的意义关系与語法关系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里”在結構学上是中立的，因此沒有后置詞的动能。

看来，这是因为“獄里”不是名詞+后置詞的詞組，而是一个單詞，“里”是詞本身組成中的一个詞素（請比較：現代漢語中沒有單音节詞“獄”）。

最后，在本題研究中特別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形容詞謂語句的一个小类，其中謂語前面是名詞+后置詞，例如：

园-里|很|靜（巴金，1—136）。

房-里|完全|黑暗（巴金，3—69）。

天井-里|很|冷（巴金，1—70）。

把这些句子跟謂語前名詞以零結構学形式出現的句子加以对比，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些句子同其他形容詞謂語句的差別可以根据在类似的帶系詞的名詞謂語句型中所用的方法加以确定。

在形容詞謂語句里，充当謂語的形容詞表示主語所表示的事物或現象的性質或屬性。这种性質或屬性在另外的上下文中也經常可以把定語加在充当主語的名詞的前面而表現出来（例如：“山|很|高”与“很|高的|山”）。跟这种情况不同，在描写性謂語前面是名詞+（下轉 35 頁）

① 參見龙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35頁。譯文見《中国語文》1955年2月号，14頁。

② 參見《中国語文》1952年12月号，17頁，《語法講話》。

③ 參見龙果夫《現代漢語簡單句分类問題》，譯文見《中国語文》1957年10月号，38頁。

④ 參見《中国語文》1952年12月号，17頁。

北京話里 lou 和 le 的區別

陳 剛

这里要談的 lou 不同于黎錦熙先生所說的“兼帶感嘆語氣”的“婁”“咯”之類。^① 兩者在語音上也有不同，lou 只讀輕聲或次輕聲，而“婁”“咯”之類則往往讀重音。

lou 和 le 用漢字寫起來都是“了”，因此要分析它們，就不得不依靠特地記錄下來的口頭語言的材料作為根據；同時不得不側重記錄文盲說的話，因為識字的人的語音多少受到漢字一些影響，常常在該說 lou 的地方說 le（“了”字的規定讀音是 le），尤其是在比較正式發言的場合容易碰得這種情形。下面舉例中應當說 lou 的地方，在一些識字的人的嘴里也可能是 le。不過這不要緊，下面所提到的說 lou 的情形，能夠從任何一個文盲嘴里得到証實。

儘管有很多人把 lou 說成 le，但是在某些條件下，也有根本聽不到 le 的情形。從這裡我們可以想法找到用 lou 的最後界限。下面我要談的也就是這個界限。

在全句末尾碰到 lou 的機會很少，一般都說 le（或 la），不管是表示完成情貌或判斷語氣。例如：

他來 le。
一會兒就走 le。
你上她屋干什么去 le？
不必生氣 le。
他不是病 le，就是太忙 le。

大概是在祈使句（特別是帶有警告意味的）的末尾常常說 lou。例如：

別把碗摔 lou。
小心叫老虎給吃 lou。
別讓他跑 lou。
快把這雙鞋扔 lou！
把它吃 lou[吧]。

這是不是由於這種句子裡的謂語是處置式（有“把”）或被動式（有“叫”）的呢？現在還下不了這個結論。總看上面五個例子，我們很容易把它比作吳語的“脫”或普通話的“掉”。^② 實際上它和“掉”或“脫”並不相同。“掉”或“脫”很顯然具有補語作用，只能够接在動詞後面，附助詞“了”。例如：吃掉了，忘掉了；lou 則還可以接在補語後面，並且不能再附助詞“了”。例如：

可別一下子就把它看完 lou。
在這兒看，不許拿走 lou。

從這裡可以看出，lou 和 le 是相同的語法成分，而決不是和“掉”“脫”一類相同的補語。

另外有種句子，從用途上來看是祈使的，而從形式上來看是判斷的。在這種句子的末尾就只用 le 而不用 lou。例如：

你可以饒了我 le。
現在你能下床 le。
從此不許他再去 le。

在這三個例句里，和 le 發生關係的是整個句子；而在上面兩個例句里，和 lou 發生關係的是“完”“走”。

表示現在完成或過去完成，在句子當中有一個“了”，在末尾沒有“了”，那末這個在句子當中的“了”往往讀 le。例如：

他說 le 實話。
这下子，我打定 le 主意。
那天你是累 le 不是？
昨天我也參加 le 舞會。

只是這裡有個附帶條件，就是，如果這個“了”的後面有個數詞或單位名詞。那麼它也可以讀 lou。例如：

她生 le(lou) 個孩子。
勉強勉強走 le(lou) 几里地。
歸了包推花 le(lou) 小一百。
昨天來 le(lou) 倆朋友。

有下面兩種情形，句子當中的“了”也可以 lou 和 le 兩讀，只是讀 le 的時候居多。一種情形是，句子末尾有個 le。例如：

我有 le(lou) 房子 le。
老太爺早歸 le(lou) 西 le。
去年就入 le(lou) 合作社 le。

另一種情形是“了”用在復句的前一個分句的當中。例如：

休息 le(lou) 兩個月，她才上工。
昨天來 le(lou) 朋友，我也沒功夫招呼。
我打定 le(lou) 主意，他就不再說什麼了。
在漢語里，不用語法形式來表示“時”的概念，“了”

① 見《國語文法》第 13 版 310 頁。在北京話里，有些助詞（如“了、着、呢、的”）、詞尾（如“子、兒、吧”），以及一些輕聲音節（如“西瓜”的“瓜”）在遇到感嘆語氣詞 a、ei 或 ou 的時候，常常和它們發生反切。兼帶感嘆語氣的“婁”就是“了(le)”和“ou”切音而成的。這種音節有几十个。

② 北京話里的“砍掉”“揪掉”“掰掉”的“掉”，都有“跌落”或“從母體分離而跌落”的具體意義。普通話里的“吃掉”“忘掉”“走掉”的“掉”在北京話里沒有，不過目前已有逐漸侵入北京話的趨勢。

只是表示情貌和語气。在“她明天就来了”这句里,“了”担任的不是表示“时”的任务。可是在下面的例子里,“了”讀 lou 的时候比較多:

我决不会忘 lou 你。

想用勁吧,可又怕伤 lou 筋骨。

等我走 lou 三天,信再發出。

以上是 lou 用在句子当中的,下面的是用在末尾的:

等我病好 lou, 一定来。

他来 lou, 咱們一塊兒走。

我将来干不动 lou, 就退休。

lou 出现在句子末尾的时候, 那个句子大概都是条件分句; 在句子当中的則不一定。这些 lou 很可能都是表示将来完成(包括时和情貌)的, 因为在这些例子中, 我找不出 lou 表示其他意义的共同作用来。另外, 在表示假设完成, 特别是含有恐惧成分或警告成分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形。例如:

留神, 回头又上 lou 他的当!

要是丢 lou 东西, 你说怎么办?

要是讓奶奶知道 lou, 咱們可说什么?

在发现例外之前, 我想我們可以說 lou 有表示将来完成或假设完成的作用。这种作用, 经过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試比較下面的例子:

{ 因为干慣 le 重活, 腿勁强多了。

{ 要是干慣 lou 重活, 腿勁就会强起来。

{ 这一下, 他打定 le 主意。

{ 等打定 lou 主意再說。

{ 后来, 真把他免 le 职。

{ 照我看, 应当把他免 lou 职。

现在他病 le, 有你服侍; 你再病 lou, 誰来服侍?

这里要补充說明一下, 上面每兩句的前一句末尾如果有“了”, 句子当中的“了”就可以兩讀。

下面我們还可以利用結構和詞完全相同的句子①, 来証明这一点:

{ 凳子搬来 le (已搬来或者还没搬来), 咱們坐在一塊兒吧。

{ 凳子搬来 lou (还没搬来), 咱們坐在一塊兒吧。

{ 車碰坏 le (已碰或还没碰), 咱賠他一輛。

{ 車碰坏 lou (假设碰坏), 咱賠他一輛。

基于这种情形, 有时候可以看出一个句子是陈述句还是祈使句。例如:

連大門也开开 le。——陈述句

連大門也开开 lou。——祈使句

不过这不等于是說, 祈使句不能用 le。在祈使句里的 le 和 lou, 作用是不同的。例如:

你可別讓他走 le。

你可別讓他走 lou。

前一句是: “上回是你讓他走的, 这回你可別介 le。”同 le 發生关系的是整个句子。后一句是: “你可別讓他万一走掉。”同 lou 發生关系的是“走”。也就是說, 如果讀 lou, 那么这个“了”就有了情貌作用, 假设完成的意味就比較明显。本文开头举的例子“不必生气 le”的 le, 同它發生关系的也是句子, 而不是动词“生气”。②

lou 和 le 的区别是不是仅仅这些, 很难說。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研究的綫索。这里的分析也未必正确。而且直到現在为止, 还有很少的几个例子是我沒法解釋的。例如: “吃飯了嗎? 剛吃 lou。”为什么这里用 lou 而不用 le, 就还說不清。如果大家都来搜集一些材料,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看得一定更正确些、全面些。而且, 经过大家的分析之后, 我的这些看法要作很大修改也未尝不可能。但是, 不管怎样, le 和 lou 在北京話里有語法上的区别, 这一点是完全肯定的。

① 严格說来, 每組例子的前一个例子实际上是两个單句, 而不是分句。

② “不必生气婁!”的“婁”是兼帶感嘆語气的助詞, 可以讀重音。

突厥語研究班开学

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举办的突厥語研究班已于1957年12月18日开学。这个研究班是上述两个單位的突厥語言学顧問埃·拉·捷尼舍夫在去年年底建議开办的。参加这次學習的研究生共有12名, 包括汉族、維吾尔族、哈薩克族三个民族成分, 他們是新疆語文工作部門的語文工作者,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實習員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助教。另外还有数十名有关人員参加旁听。專家講授的課程有: 突厥語言学概論、土耳其文学語言語法和突厥文献。开班前, 專家曾制訂了上述三門課程的教学大綱, 并特地于十月間返苏为开班广泛地搜集了許多丰富的資料。

在开学典礼上, 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副院長、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傅懋勳副所長都講了話。他們首先感謝苏联專家的帮助, 并指出: 在我国講授突厥語还是第一次, 意义十分重大。我国突厥語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 而苏联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和丰富而宝貴的經驗, 專家將为我們做概括的系統的介紹, 并为我們培养一批这方面的專業人才。研究班的开办表現了苏联对我国的無私援助精神和中苏兩國語言科学工作方面进一步的紧密合作。(朱志宁)

莆田話的名詞詞尾“子”

林文金

福建的莆田話是介于閩南話和閩北話之間的一種比較特殊的方言。莆田話里的“子”除單獨運用外，經常作詞尾用，作詞尾用的“子”有時也寫作“仔”。因為莆田話里沒有“兒”這個名詞詞尾，它就幾乎兼有北京話里“兒”與“子”二者的功能；但它又跟北京話里的“兒”或“子”不尽相同，它跟名詞、副名詞結合，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名詞詞尾。

莆田話大多數名詞都可以加“子”，表達“小”的意思。例如：

牛子(小牛) 豬子(小豬) 狗子(小狗) 馬子(小馬)
蝦子(小的蝦) 蒼蠅子(小蒼蠅) 蚊子(小的蚊子)
團魚子(小鱉魚) 龍眼子(小的桂元或小的桂元樹)
荔枝子(小的荔枝或小的荔枝樹) 芥菜子(小的芥菜)
韭菜子(小的韭菜) 芫荽子(小香菜) 鼎子(小鍋子)
灶子(小的灶) 爐子(小爐) 刀子(小刀)
箸子(小筷子) 調羹子(小的調羹) 簸箕子(小的簸箕)
蒸籠子(小蒸籠) 碟子(小的碟子) 磨子(小的石磨)
籃子(小的籃) 袋子(小的袋子) 糞箕子(小的糞箕)
傘子(小的雨傘) 針子(小把的針) 墨子(小塊的墨)
雨子(小雨) 山子(小山) 庭子(小院子) 路子(小路)
餅子(小的餅) 寺子(小的寺) 磚子(小磚頭)
石頭子(小石頭) 鑼子(小的鑼) 樹子(小樹)

名詞加“子”之後，除了表達“細小”的意思外，還有很少一部分是表達“稀薄”“年輕”的意思，有的表示“輕視”的口吻。例如，表達稀薄的：酒子(指薄的酒)，藥子(指已煎過了几次的較稀的藥湯)，醋子(指較稀不很酸的醋)，漿子(指沒煎過的較稀的豆腐漿)。表達年輕的：學生子(年輕的學生)，和尚子(年輕的和尚)，尼姑子(年輕的尼姑)。表示輕視口吻的：客子(客人)，福州子(福州人)。

詞尾“子”的構詞能力很強，用以造成新詞的，例如：帽子(瓜皮帽)，鳥子(麻雀)，田子(佃戶)，車子(黃包車或縫紉機)，人子(指畫的或雕塑的圖像)，布子(指較粗的一種布)。

(上接32頁)

後置詞的句子中(例如：街-上|很|滑；桌子-上|很|髒)，謂語中表示的性質，不是屬於這個事物或現象的，而是屬於名詞+後置詞的詞組表示的一個複雜概念(不是“街|很|滑”，而是“街-上|很|滑”；不是“桌子|很|髒”，而是“桌子-上|很|髒”)。在這種情況下，充當謂語的詞不可能是句首名詞+後置詞的定語。由此顯然可見，現在我們感到興趣的性質詞謂語句的這個小類不同於這類的其他句子。這個差別在於：在這種句子中，名詞帶有輔助詞——後置詞。這類句子還有一個主要特性是：在這類句子中，帶後置詞的名詞前面很容易加上一個前置詞而絲毫不改變句子的意義與詞的結

一般的副名詞(名量詞)加“子”，和北京話的情況差不多，如“一瓶子、一籃子、一片子”，這裡就不多談了。不過代表度量衡單位的副名詞加“子”，有“約近”的意思。例如：一斤子酒(約近一斤的酒)，一鋪子路(十華里叫一鋪，一鋪子即約近十華里)，一秤子米(十斤叫一秤，一秤子即約近十斤)，一大子谷(谷一百五十斤叫一大，一大子即約近一百五十斤)。

莆田話的詞尾“子”在語音方面也有些特殊的現象，“子”在說話音里有 *giə*、*ɲiə*、*œv* 三種。有少數地方還多了一種 *ɲia* 的讀法，如“籠子”說“籠子 *ɲia*”，這大概是受了仙游話的影響。普遍常說的音只是前面的三種。

同一個詞尾“子”有三種說話音，並不是為區別意義的，而是條件音變；不過要不遵從這個習慣，人家就听不懂你的話，有時還可能引起誤解。比如“甕子”“番薯子”，只能說“甕 *ɲia*”“番薯 *œv*”，若是說成“甕 *giə*”“番薯 *ɲiə*”，人家就听不懂；“帽子”只能說“*bəœv*”，若是說成“*bəgiə*”，那就會叫人家誤解為“無子”。這種條件音變也是有規律可尋的。什麼地方該說 *giə*，什麼地方該說 *ɲiə*，什麼地方該說 *œv*，要看下面三種情況：

1) 凡是“子”的前一個音節以 *n* 或 *ŋ* 收尾的，“子”就唸成“*ɲiə*”，如：窗子唸“*t'œŋɲiə*”，桶子唸“*t'aŋɲiə*”，瓶子唸“*penɲiə*”。

2) 凡是“子”的前一個音節有入聲韻尾[-*t*，-*k*]的，“子”就唸成“*giə*”，如：鑿子唸“*t'akgiə*”，草笠子唸“*ts'auliakgiə*”，塞子(如油瓶酒瓶的塞子)唸“*t'ætgiə*”，筆子唸“*pitgiə*”。

3) 其餘的詞尾“子”一律唸“*œv*”。

總起來說，除了少數例外，莆田話里名詞基本上都可以加“子”來表達“小”的意思。因為照莆田話的習慣，用“小”作名詞附加語都得後加量詞，如“小鐵釘”“小羊”“小樹”“小缸”“小的綠豆”，就得說成“小根的鐵釘”“小頭的羊”“小株的樹”“小個的缸”“小粒的綠豆”。

構學關係，正如我們曾經見過的，這恰恰是狀語而不是主語所具有的特性。既然“名詞——後置詞”形式本身是作為句子成分的狀語的結構學形式，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在這種句子中，名詞+後置詞也就有它通常所具有的狀語功能。

此外，在這裡還應當指出“屋里|很|小”句型的存在，其中謂語報導的性質屬於事物“房屋”本身(請比較：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加前置詞)，這使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里”不是後置詞，而仍然是詞本身的組成部分(請比較上面已討論過的句子：獄里|是|個|好|地方)。(羅時豫譯自《漢語語法的幾個問題》，1957年莫斯科版)。

浙南閩語里形容詞程度的表示方法*

溫端政

普通話里表示形容詞的程度，一般有兩個辦法：一是在形容詞前面加狀語，如：“很健康”“極好”“非常幸福”等，一是在形容詞后面加補足語，如：“好看極了”“清楚得很”等。可是，在浙南閩語里，却沒有這些表示方法，也沒有“很”“極”“非常”這些用來表示形容詞程度的副詞，如果你偶然用了這些詞和這些表示方法，當地人听了，一定說你是在“講書句”。①

那麼，浙南閩語是怎樣表示形容詞的程度呢？歸納起來也有兩個辦法：

(一)用“显”xian⁴来表示。這又有兩種情況：

1) 在形容詞后面加“显”，如：

大显 tua⁴ xian⁴②
高显 kūi⁴ xian⁴
老显 lau⁴ xian⁴
好看显 xo⁴ k'ūā⁴ xian⁴
听講显 t'iā⁴ k'ōŋ⁴ xian⁴

(意思是：听話得很)

2) 把形容詞重迭一下，中間加“显”，如：

長显長 lo⁴ xian⁴ lo⁴
多显多 ke⁴ xian⁴ ke⁴
甜显甜 tī⁴ xian⁴ tī⁴
快活显快活 k'uai⁴ xian⁴ k'uai⁴
清气显清气 tē⁴ k'i⁴ xian⁴ tē⁴ k'i⁴

(意思是：清潔得很)

闊热显闊热 lau⁴ dzie⁴ xian⁴ lau⁴ dzie⁴

以上這兩種情況，都表示形容詞的程度，相當於普通話的“好極了”“好得很”等。第2)種情況在表示程度上比第1)種要重一點。“显”沒有具體的詞彙意義，它在語音上的特點是不變調。

后面加“显”或重迭後中間加“显”的形容詞，在句子里只能作謂語用，不能作其他成分。如：

伊懸显懸 i⁴ gōŋ⁴ xian⁴ gōŋ⁴

(意思是：他呆得很)

日头炎显炎 dzie⁴ t'au⁴ xian⁴ dzie⁴

(意思是：太陽猛得很)

种田着力显着力(意思是：种田吃力得很)

tsow⁴ ts'an⁴ tieu⁴ lu⁴ xian⁴ tieu⁴ lu⁴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我收集的浙南閩語的兩千多個詞，所有的形容詞都毫無例外的可以在后面加“显”或重迭後中間加“显”來表示程度，但如果不是形容詞，就不能這樣，而且亦毫無例外。因此，我認為可以用能不能加“显”這個標志來作為判斷浙南閩語的形容詞的依據之一。

(二)在形容詞前面加某些名詞或名詞詞組，常用的是：“棺柴 kūā⁴ ts'a⁴”(即“棺材”)，“閨头 k'uə⁴ t'au⁴”(即“無后代”)，“死人 si⁴ lan⁴”等。這些詞或詞組本來都有明確的詞彙意義，但當它們作形容詞的修飾語時，就失去了原意，而起類似普通話里的副詞“很”“極”“非常”的作用，它們的使用範圍不完全相同。“死人”用得最多最廣，可以放在所有形容詞的前面來修飾它；“棺柴”和“閨头”用得較少，只是在表示特別重的語氣時才用，而且一般只用來修飾帶有貶義的形容詞，如：“棺柴坏 kūā⁴ ts'a⁴ ai⁴”(即“坏極了”)，“閨头少 k'uə⁴ t'au⁴ tsien⁴”(即“少極了”)，“棺柴骯髒 kūā⁴ ts'a⁴ lan⁴ tsan⁴”(即“骯髒極了”)，“閨头可惡 k'uə⁴ t'au⁴ k'əu⁴ ɔu⁴”(即“可惡極了”)。有時也可以放在帶有褒義的形容詞的前面，但在不同的語氣或上下文里，它帶有不同的附加意義。如：“棺柴好呵！”是“有什麼好！”的意思，“閨头好命呵！”是“有什麼幸福！”的意思；“這棺柴多，siā⁴ 用？”意思是：“這麼多，干嗎？”，“弄搞 xian⁴ 閨头好，tsuəŋ⁴ ts'iā⁴”是“搞得那麼好，干什么？”的意思。

* 浙南閩語分布在浙江南部平陽、玉環、洞頭、泰順等縣，屬於閩南話的一種，說浙南閩語的人約一百萬左右，本文是作者《浙南閩語》調查報告中“形容詞”條下的一段。

① 浙南閩語的口語，意思是：照書面語言說話。

② 浙南閩語聲調的調類和調值：(以平陽的麻步為準)
陰平¹ 陽平⁴ 上聲⁴⁵¹ 陰去¹¹ 陽去³¹ 陰入¹⁵⁴ 陽入¹²⁴。浙南閩語的連詞變調一般是上字變，下字不變。變調情況較複雜，這裡不詳述。

(上接39頁)

19)《米尔·阿里舍尔·那沃伊在中亞及中央亞細亞突厥文学和語言历史中的作用》，載《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和語言部分》1947年，第6期，475—480頁(Мир Алишер Новои в истории тюрк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 и языков Средн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古突厥書面文獻》，莫斯科—列寧格勒，1951年，(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21)《突厥人的叶尼塞文獻》，莫斯科—列寧格勒，1952年，(Енисей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тюрков)。

22)《古代突厥語和近代突厥語》，載《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和語言部分》，1952年，XI，第2期，135—143頁(Древние и новые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23)《維吾爾語(哈密方言)》，莫斯科—列寧格勒，1954年，[Уйгурский язык(Хамийское наречие)]。

24)《羅布泊語》，伏龍芝，1956年(Лобнорский язык)。

25)《裕固語》，阿拉木圖，1957年(Язык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熊振順、陳鵬譯)

紀念馬洛夫

苏联專家 9. 捷尼舍夫

1957年9月6日，我們最權威的突厥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功勛活動家謝爾蓋·葉菲莫維奇·馬洛夫（Сергей Ефимович Малов）教授逝世了，享年78歲。

他把自己大半生貢獻給突厥各民族語言文化的研究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事業。他的研究工作性質和長期創作活動的驚人的多才多藝不僅是他個人的細致和無可非議的志趣的結果，同時他在青年時代所受的初期培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洛夫於1880年1月16日生于喀山教會學院一位教授的家庭。他父親以論述喀山的韃靼人和米沙里人的人種學和語言學的著作而馳名。

父親的影響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馬洛夫很早就產生了研究突厥語的興趣。當他还是教會學院的學員時，就去喀山大學旁聽卡達諾夫（Н. Ф. Катанов）教授的講課。卡達諾夫是一位在突厥語、突厥民族的生活習俗以及突厥語金石學、目錄學等方面有着淵博知識的專家。在教會學院畢業後，馬洛夫到了彼得堡，進入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的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組。

土耳其語和土耳其文學課是在出名的土耳其學家В. Д. 斯米爾諾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不管內容在實際上是怎樣豐富，但都不能完全滿足馬洛夫的要求，因為他的興趣要比大學教學大綱上提出的東西廣泛得多。

馬洛夫打算研究住在俄羅斯廣闊土地上的突厥民族的語言（那時稱作土耳其諸方言），所以就參加了В. В. 拉德洛夫的小組。拉德洛夫是研究古代和現代突厥語以及突厥人的民間創作和人種學等方面的最大的科學家。因為拉德洛夫院士只有外國文憑，根據當時高等學校的條例，他沒有權利在大學任教。他的小組里包括一些天才人物，最初有盧德涅夫（А. Д. Руднев）和弗拉吉米爾錯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後來優秀的蒙古學家柯特維奇（В. Л. Котвич）也參加了這個小組，他在研究突厥語和蒙古語方面很有名；印度學家舍爾巴茨柯依（Ф. Щербатской）、漢學家依萬諾夫（А. И. Иванов）等也是這小組的成員。在這種有利于創作的優良環境中，馬洛夫奠定和發展了語言學分析的精細而清晰的方法，並出色地把它運用在自己以後的工作當中。

1904年馬洛夫到奇斯托波爾（Чистополь）的韃靼人那里去調查，他用這次記錄的韃靼人的語言材料發表了第一篇論文：《在米沙里人住區的旅行札記》。三

年以後，他訪問了庫茲涅茨基韃靼人和紹爾人住區，並根據這次的材料寫了一個總結。

1909年，在大學畢業以後，馬洛夫出差到中國。這一次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本世紀初，拉德洛夫院士根據11世紀的作品《幸福的智慧》專心于古維吾爾語的研究。在這一研究過程中，拉德洛夫建立了他對古代維吾爾人的文學語言的語音理論。他認為古代維吾爾語語音里有阿爾泰（歐伊羅特 Ойрот）語的語音性質。拉德洛夫的“阿爾泰理論”遭到托姆遜（В. Томсен）的批駁。拉德洛夫一面採納了托姆遜的修正，一面尋找證明他的假設的根據。他指望這種理論能在中国甘肅省尕斯庫勒研究的裕固（Желтые уйгуры）語語音里找到。為了調查這一民族的語言，拉德洛夫就以他所領導的俄羅斯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的名義派馬洛夫到中國的西部去。在第一次出差過程中，馬洛夫記錄了大量的裕固人的語言和民間創作的材料，他在裕固人中間差不多渡過十四個月的時間。去年秋天，我曾有機會在烏魯木齊碰到了兩位裕固人。他們告訴我，在馬洛夫住過的那個村子里有兩個幫助過馬洛夫工作的老年人還活着，並且還清楚地記得馬洛夫。在分別的時候，馬洛夫送給一位老年人一搭白紙，送給另一位老年人兩支鋼筆，作為紀念。其中一支筆這位老头已經丟失，另一支老头要家里人保存起來。他說：“我們若是把這支筆也丟了，那我們就什麼也沒有了。”他們以愛惜的態度對待馬洛夫給他的紀念物就清楚地說明了一個事實：馬洛夫有深厚的人情味和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是馬洛夫一生中所具有的，不論是在自己的祖國或旅行在國外都是如此。馬洛夫第一次出差的成果是卓越的：他在文殊村的一個小廟里有一個突出的發現，就是差不多全部《金光明經》的寫本都找到了，這是古代維吾爾人最大的一部書面文獻。

馬洛夫以簡短的時間到撒拉族地區去了一次，記錄了這一有趣的語言。

在從塔城到肅州（酒泉）裕固人住區的路上，馬洛夫利用每一個機會記錄中國境內的其他突厥語言：哈薩克語、烏孜別克語、維吾爾語。他記音的地方有塔城、烏魯木齊、哈密附近的兩個居民點。在烏魯木齊，馬洛夫碰到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名政治和社會活動家兼科學家包爾漢同志。這次與俄羅斯科學家的會見，給包爾漢同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寫了一篇關於馬洛夫的專文，發表在1914年在歐倫堡發

行的報紙《Вақыт(时代)》上。馬洛夫第一次出差所搜集的材料多得使拉德洛夫大为兴奋,所以在1913年他又派馬洛夫去第一次去过的那些地方。这次馬洛夫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裕固語語音和裕固人的人种学上。在去肅州(酒泉)的路上,馬洛夫順便参观了敦煌的“千佛洞”和罗布泊。在蜡羌(Чархлык)和木蘭(Мюран)他重点地记录了罗布泊人这种独特的語言。

1915年,馬洛夫完成了第二次出差就回到彼得堡。兩次出差所搜集的材料是那么多,那么丰富,以致他整个一生,直到今年1957年还在整理这些材料。从此他的創作活动就如曙光一样,由这个丰富的源泉向各个方面發出光芒。

工作的第一个方面是古代突厥人的語言的古文献的研究和刊行。从1913年至1917年,拉德洛夫和馬洛夫以維吾尔文出版了八卷《金光明經》,上面有馬洛夫写的序言。这个著作發表后,在德国印刷《金光明經》的不完整写本的工作就停止了。1926年在塔什干第一次以俄文出版了馬洛夫的古代文献集,其中包括他繼托姆遜之后重新整理的唐尤谷(Тоньюк)①文献的原文。这部文选出版后,高等学校里古突厥語的教学工作就大大方便起来了。兩年以后,在列宁格勒出版了拉德洛夫生前沒有完成的有名的《維吾尔語文献》。这本书的历史是很出奇的:在20世紀的最初年代里,德国人的許多調查队在中国西部的吐魯番一帶發現了用回鶻文写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具有法律以及其他內容的文献。德国科学家們不会閱讀这些写本,于是就寄給俄罗斯拉德洛夫院士解讀。拉德洛夫順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他沒来得及刊行这本书,它的出版工作就由馬洛夫来担任。在他主編之下,添加了非常宝贵的詞匯和注解,于是这本书《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出版了。这本书表明俄罗斯語言学在古維吾尔語文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近几年来,在馬洛夫的笔下出現了許多論述古代突厥語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关于个别零星問題,也有的是帶有概括性質的著作。这些作品中有对零星搜集的維文手稿的研究,有叶尼塞河流域、蒙古地区以及吉尔吉斯的塔拉斯山谷等地發現用古代突厥(魯尼)文字写的文献的研究。在这篇簡短的文章里很难把馬洛夫在这方面所有的著作都罗列出来。我还想提出一篇論述拉伯古兹(рабгузи)著作的語言的文章和关于波罗沃語(Половецкий)的古代文献《Codex Cumanicus》的历史及評述的著作。在馬洛夫这些著作出現后,專家們很难再添补什么新的东西了。对零星問題的詳尽無遺的解决,对所有細節的細致加工,任何时候都不曾妨碍馬洛夫去广泛概括所掌握的資料。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有:論述哈薩克語言史和雅庫特語言史的文章,論述烏茲別克詩人阿利舍尔·那沃依在中央亞細亞的語

言和文学历史上的作用的文章或关于独创的突厥語历史分类法的文章等,这些作品的篇幅都不大,但是这都需要在調查研究方面付出巨大的劳动。

在1950年以后,有許多大部头的作品問世,它們可以看成是馬洛夫在古突厥語方面多年研討的成果,其中有《古突厥書面文献》(1951年)和《突厥人的叶尼塞文献》(1952年)。

在第一本書里,馬洛夫繼拉德洛夫、米里奧蘭斯基(Л. М.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和托姆遜之后又重新整理了紀念闕特勤和唐尤谷的著名魯尼文的碑文并作了某些修改。他第一次發表了長詩《幸福的智慧》的摘要及俄文譯文,本書的每一部分都有关于語言的意見以及詳尽的書目。这書是目前最宝贵的、唯一的古突厥語辞典。在第二本書里,馬洛夫列举并研究了在叶尼塞河流域發現的突厥人的魯尼文碑銘。拉德洛夫死后,馬洛夫把研究最難懂的叶尼塞文献的工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馬洛夫在研究古代突厥語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他的名字在世界科学的領域內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論述突厥語的專門文章中很难找到不提到馬洛夫的名字和他在古代突厥語方面的著作的作品。現在在这方面还没有可以与馬洛夫并駕齐驅的人。

他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现代突厥語的研究,这跟古代突厥語的研究是并行的。在馬洛夫創作工作範圍內几乎包括現代突厥民族所有的語言:这就是他在韃靼語、哈卡斯語、哈薩克語、雅庫特語以及許多其他語言方面的著作。

我只想特別提一提他用自己記錄的材料对中国境內突厥語的研究。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关于研究突厥語历史的文章和新疆維吾尔語方言材料的發表,其中在科学上第一次提到罗布泊人的語言。

在最近的年月里,經過細心的鑽研,他又相繼写出了一些关于中国西部省份中維吾尔人的方言和語言的著作。这其中有論到維吾尔語的哈密土話的著作,書中包括原文、譯文和詞匯(1954年),發表了罗布泊人語言中最有意义的原文和詞匯(1956年),还写了关于裕固語的著作,其中詞典和語法部分已完(1957年),但全部著作沒有完成。馬洛夫的这些著作和資料在科学界是很稀罕的,对于中国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对于全世界的学者也有现实意义。

馬洛夫工作的第三个方面——研究突厥民族的民間創作和人种学,他对于这方面的著作,像对語言学的一样,也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这里可以举出他的一些关于裕固族民間文学的創作——这些著作是使我們对人数不多的裕固族的丰富的民間創作有所了解的唯一史料——以及写得生动和吸引人的人种学著作:例如,裕固人中的黄教殘余,东

① 因尚未找到原名,暫从音譯。

土耳其斯坦的烏茲別克人中的黃教，黃教的“毒”石等等。馬洛夫從事人種學和民間創作的研究時，不僅具備專業知識，而且還有生動豐富的語言表達手段，同時深刻地了解古代宗教。這對於他的語言學著作也同樣地起了作用。這是馬洛夫才學兼備的表現的另一方面。

馬洛夫工作的第四個方面——就是他對突厥族古代語、現代語、民間創作、文學、歷史、人種學等類文章和著作的評論。這樣評論性的著作很多。馬洛夫的每一篇評論都是一篇在學術上很成功的論文，內容總包含了事實和思想方面某種有價值的東西。

馬洛夫對科學工作者的某一篇文章的意見都是引用新材料、修改差錯以及發展作者由於某種緣故難以發揮的那些原理所必須做的補充。馬洛夫全部著作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簡潔明了，不論他自己的巨大的研究作品還是評論別人的著作的文章都一樣。在馬洛夫的著作里不可能找出次等的東西，若想轉述它們就只好背熟。馬洛夫對突厥民族語言和文化各部門的淵博知識的深刻性是驚人的。

常常可以看見，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人種學家、考古學家是以各種各樣的問題向馬洛夫請教的，並且總是得到清晰而又詳盡無遺的答復。

馬洛夫創作活動中還有一個卓越的特點，就是他把自己的工作與生活需要、現實任務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馬洛夫在蘇聯為突厥民族建立標準語和文字的時期是語言建設的積極參加者。

他把許多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我們國家的教學工作和培養幹部工作。他开辟了許多以前沒有的科目並當做新教學課程向學生們講授。

馬洛夫總是嚴格地要求自己和其他人——自己的同事和學生，他個人的生活非常樸實、簡單，同時他也是一個親切近人的人，喜歡生動的言辭和幽默。那些雖然只和他接觸過一次的人也都感覺到他有誘人的力量。馬洛夫的每一個著作，不論大小，對許多後代的科學工作者都是最好的教育，他們將帶著感激的心情去紀念這些作品的著者。

馬洛夫的一些著作目錄

1) 《裕固人中的黃教殘余》，載於《活生生的古蹟》，1912年，第1期，聖彼得堡，第9頁（Остатки шаманства у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2) 《關於到維吾爾人和撒拉人住區旅行的報告》，載於《俄羅斯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通報》，1912年，第2期，第2集，聖彼得堡，第97—99頁（Отчет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к уйгурам и саларам.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3) 《金光明經》的前言和原文的出版（與拉德洛夫院士共同完成）：維吾爾文的 *Suvarnaprabhāsa*（金光明經）。載於《佛教叢書》17卷，第1冊——第2冊，聖彼得堡，1913；第

3冊——第4冊，彼得格勒，1927年；第5冊——第6冊，聖彼得堡，1915年；第7冊——第8冊，彼得格勒，1917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и 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 *Bibliotheca Buddhica*）。

4) 《裕固族童話》，載《活生生的古蹟》，1912年，第2—4期，彼得格勒，1917年，第767—776頁（Сказки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5) 《裕固族童話，歌謠，諺語，謎語》，載於《活生生的古蹟》，聖彼得堡，1917年，第305—316頁（Рассказы, песни, пословицы и загадки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6) 《第二次到裕固族住區旅行的報告》，載於《俄羅斯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通報》，1917年，第3期，第2集，彼得格勒，第85—88頁（Отчет о втором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к уйгурам）。

7) 《古土耳其語研究》。第一次全蘇突厥學代表大會，2月22日到3月5日，1926年，速記報告，巴庫，139—142頁（Изучение древних турецких языков. I Всесоюзный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ъезд）。

8) 《中國西部活的土耳其方言研究》，載於《東方札記》，I，列寧格勒，1927年，第163—172頁（Изучение живых турецких наречий 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 «Восточные Записки»）。

9) 《兩個維吾爾文文件》，載於《紀念巴爾多里德選集》，塔什干，1927年，第387—397頁（Два уйгурск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Сборник В. В. Бартольд）。

10) 《伊賓莫罕論土耳其語》，載於《東方學家協會札記》III，第2期，列寧格勒，1928年，第221—278頁（Ибн-Муханна о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Записки Коллег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11) 《‘幸福的智慧’第三個抄本的摘錄》，載於《蘇聯科學院通報，人文科學部》，第9號，列寧格勒，1927，第737—787頁（Из третьей рукописи Кутадгу билиг.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отд.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12) 《塔拉斯河流域的古土耳其墓志銘》，《蘇聯科學院通報，人文科學部》，第10號，列寧格勒，1929年，第799—806頁（Древнетурецкие надгробья с надписями бассейна, реки Талас）。

13) 《Uigurlarnıñ edebij tili》（維吾爾語標準語），登在《Ketbedeller avasi》報上，阿拉木圖，1930年6月12日，№106(1888)第3頁。

14) 與拉德洛夫合寫的《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列寧格勒，1928年。

15) 《拉伯古茲作品中關於伊斯蘭教聖人的傳說》，載於《東方學家協會札記》V，列寧格勒，1930年，507—525頁（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е сказания о пророках по Рабгузи.）。

16) 《關於 Codex Cumanicus 的歷史和考證》，《蘇聯科學院通報，人文科學部》，第5號，列寧格勒，1930年，347—375頁（К истории и критике Codex Cumanicus）。

17) 《關於新疆維吾爾方言的資料》，載於《紀念阿爾登堡文集》，列寧格勒，1937年，307—322頁（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уйгурским наречиям Синьцзяна. Сборник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у）。

18) 《中國西部突厥人的黃教“毒”石》，載《蘇聯人種學》1947年，I，151—160頁（Шаманский камень “яда” у тюрков 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下轉36頁）

問題 解答

學習語法是否限制了語言的運用?

問：有人說，我國現在的語法書上所談的都是書本上的語法，不是人民口語的語法，人民口語的語法實際上要比語法書上所談的豐富得多，靈活得多。那麼，我們學習語法是不是反而限制了語言的運用呢？

讀者 高兆熊

答：這裡包括好幾個問題：1) 語法書的取材問題。2) 書面語和口語的語法有無差別以及哪一個更豐富的問題。3) 讀語法書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也就是語法書的用途問題。

首先，我們認為不該把書面語和口語對立起來。在過去，用文言做書面語的時代，書面語和口語的確距離很大。這種情況經歷了很長久的年代，以至於到現在還有人不認識今天的情況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如果不把書面語的含義限制在報刊論文，而把小說、劇本等文學作品也包括在內，我們就不難看出書面語和口語之間有很大的共同性。當然，書面語和口語不可能完全一致。這是因為使用這兩種形式的條件不同：說話的時候有具體的環境，說的話還可以有輕重快慢種種語調，寫成文字的時候這些因素都無法表現出來；同時，文字放在讀者面前，可以從容閱讀，不像說話那樣“瞬息即逝”。因此，口語里常有無頭無尾的語句，半句話，甚至一兩個字都成，同時又常常說了半句又換一種說法，或是說了一句又找補半句，這種情形在書面上就少得多，連劇本里的對話也不可能完全跟日常說話一模一樣。在另一方面，寫文章的時候可以把好些有關的意思按它們的內在聯繫組織成較為複雜的語句，這是口語里用得很少的。要說口語和書面語之間有些差別，也就無非是這些，論到語句結構的基本規律，書面語和口語是不可能各有一套的。要講靈活，也許口語顯得靈活些。要講豐富，那就很難說，口語里的語法現象有超出書面語的範圍的，可是書面語里同樣也有口語里所沒有的。

語法學家研究語法可以各有所偏，各有所重。或是專門研究口語的語法，甚至研究一個方言的語法（語言的地域性必然表現在口語里，但是一般不表現在書面語里）。做這樣的 research，常常撇開文字，改用音標記錄例詞例句，並且標出輕重音、語調和停頓。也只有這樣才是名副其實的口語語法。當然也可以有一部分學者偏重書面語語法的研究。這樣的 research 常常是，可不一定是，為了供寫作的人參考，因此也常常連帶論述修

辭學範圍以內的一些現象。語法學家因為研究的目的不同而取材不同，這是可以容許的，我們不必有所抑揚。正相反，我們應該提倡不同方面的、不同角度的、多種多樣的語法研究。

現在的語法書的確都或多或少有些缺點。第一，常常是性質不明確，看不出是着重研究哪個方面，從什麼角度出發，適應哪一類讀者的要求，好像都是綜合性的。取材一般出於書面，雖然有的選擇較嚴，有的非常隨便。敘述也失於一般和籠統，很少區別哪些現象是基本的，即口語和書面語共同的，哪些現象是書面語或是哪類書面語所特有的，哪些現象又是口語或某一方言所特有的。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本用音標記錄例詞例句的口語語法，這應該說是一個缺陷。第二，在我們看來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對待材料的態度。除了少數例外，都不是對材料作全面的考察，從中歸納條理，而是先搭好一個架子（按照自己的設計或者借用別人的圖樣），然後找材料來往裡面填。這樣寫出來的書必然帶有相當大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我們指出現有的語法書的缺點，是因為我們覺得，在漢語語法研究的現階段，有需要也有條件更提高一步。我們決不願意抹殺已有的成就。在現有的大本小本的語法書里边，我們認為有不少是作者嚴肅認真地寫的，是值得讀的，——而且如果讀者不是“盡信書”的話，都是有益無害的。

這就到了前邊所說的第三個問題：讀語法書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有人讀語法書是為了要了解一種語言的語法結構。這里边包括語言學家，他們往往讀不止一種語言的語法書，也包括非語言學家，他們讀語法書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科學的好奇心。有人讀語法書是因為在使用某一語言的時候遇到疑難，要參考典範作品在這些疑難點上所表現的真實情況。這里边包括母語是這種語言的人，特別是方言區的人，也包括母語不是這種語言但是已經學習這種語言達到一定程度的人（外國人和少數民族）。還有人讀語法書是為了學習使用某一語言。這里边主要是母語不是這種語言的人，但是也包括母語是這種語言的兒童和少年。不同的讀者對語法書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我們有不同性質的多種多樣的語法書，讀者就可以各取所需，得到滿足。可是前邊已經說過，我們現有的講漢語語法的書雖然不少，種類卻不多。讀者就有時候難免買酒而得醋，其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前邊也說過，只要善於讀書，也還是能夠從這些書里獲得一些東西。現有的語法書

的一般的缺点是搜集的用例不够全面,也就是不够“丰富”。但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基本型式本来不多,加以错综变化就显得很纷繁,一本语法书也不可能列举一切可能有的格式,只要它在基本型式的叙述上不错不漏,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尽了责任了。我们学习母语的语法,——汉人学习汉语的语法,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读语法书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有时候参考一下也只是“质疑问难”的性质,如果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疑难,也就算了,又怎么会“反而限制了语言的运用”呢?尤其是所谓人民口语的语法,更加是不必求之于书本,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我们自己也是人民,——我们有无数机会从活人的嘴里学习。我们要打破千百年来迷信书本,认为一切知识都得从书本上学习的习惯,要提倡能够在生活中学习的尽量在生活中学习。口语的学习就是很好的例子。完全从书本上学习口语,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只适用于居住在这个语言社会之外而又找不到人当面教授的人。(编者答)

什么叫做“押韵”

问: 请问什么叫做“押韵”?

读者 舒黛

答: 中国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往往把一个字的拼音分成两段,头一段管叫“声母”,第二段管叫“韵母”,例如北京话:

东 d/ong 南 n/an 角 j/üe 上 sh/ang
阴 阳 上 去

“声母”是/前面的开始辅音,后面的拼音都属于“韵母”,包含主要元音(这里是 o, a, e, a),它前面的“介音”(这里是“角”的 ü, 别的字还可以有 i 或是 u)和后面的收声(-ng, -n, 别的字还可以有半元音性的 i 或是 u)。此外得记住声调,就是阴阳上去,可以简单地说是附在整个韵母身上的。

中国的韵书,早期是把汉语里同韵母的字编排在一块,叫做一个“韵”。《广韵》:

平声第一韵 [ung] “东”等,“同”等… [iung] “中”等,“虫”等…

上声第一韵 “董”等,“懂”等…

去声第一韵 “送”等,“贡”等… “仲”等,“諷”等…

入声第一韵 [uk] “屋”等,“独”等… [iuk] “福”等,“伏”等…

这就是四个韵。从南北朝起到清末为止,汉人做诗、做歌、做赋,都得在全篇,或是在可长可短的一段里,在每一句或是某些句的末了用上同一个韵里的字(或是主要元音极相近似的韵里的字)。这叫做“押韵”。四声是不许通押的。不过后来人做词、做曲,就许平、上、去声通押。宋朝以后,北方话里的入声字逐渐失去收声 -p, -t, -k, 变成近乎平、上、去声。例如:“落”[lak] 变成近乎“潦”[lau], 曲子里就可以当做一个去声字来押

韵。当然,它跟“朗”[lang] 还是不能押的。

由此可知,押韵可以从严,也可以从宽。从严,所用的字必须司主要元音,同收声,又同声调。北京儿歌:

放个屁, 赛雷鼓:(gu 上声)
崩倒太行山, 压死八只虎:(hu 上声)
三千人馬拿大屁, 一屁崩死二千五。(u 上声)

这是最严格的押韵,真所谓“同声相应谓之韵”(《文心雕龙,声律篇》)。一般的用韵总是有所通融,至少在主要元音方面。《广韵》平声的韵表上说,“东第一独用,冬第二鍾同用,鍾第三…”,唐朝的诗人真是冬鍾二韵同用。现代民歌、俗曲都不得不从宽押韵,并且比旧韵书的同用、独用,还要自由得多。拿收声来说,广东话有 -m, -n, -ŋ, 极清楚,但是《搜书院》戏文,一开头就是:

蝶兒逃避过花陰 -m
追扑不来心惱恨 -n
翠蓮糊得風箏好 —
不若叫她侍候放風箏 -ng

七百年前,北方也早已有这样的押韵,諸宮調《董西廂》(湯显祖本卷一)中呂調“鶻打兔”:

詩罢躊躇不胜情(-ng),添悲哽 -ng
一天月色,滿身花陰 -m
心緒惡,說不尽 -n
疑惑际,俄然听 -ng

现代北京话的 -ng 和 -n 分别显然,但是说唱文学里时常通用。金元曲文里不常能通融,三个韵合用的,《董西廂》只有这一次。关汉卿用韵也相当严谨,很难说形式上是民间文学。

汉人押韵从宽,大可以用京音十三辙为例:

- | | |
|--------------------------------|----------------|
| (1) 發花 a ua ia | (2) 梭坡 uo, ê |
| (3) 乜斜 ie üe | (4) 怀来 ai, uai |
| (5) 灰堆 ei, uei | (6) 遙条 au, iau |
| (7) 油求 ou, iou | |
| (8) 言前 an, uan, ian, üan | |
| (9) 人辰 ên, uên, in, ün | |
| (10) 江陽 aŋ, uaŋ, iaŋ | |
| (11) 中东 êng, uêng, iŋ, ong, öŋ | |
| (12) 一七 i, ü, 而 | (13) 姑苏 u |

这些辙里,有的不止一个主要元音。假若详细注音,只有(1),(3),(4),(5),(7),(13)勉强可说每一辙只包含一个主要元音。加上有的辙可以通用,例如(5)跟(12),(9)跟(11),押韵更为自由。“兒化辙”更不用说了,特别是收声 -i, -u, -n, 甚至 -ng, 语音上大改变,所以有这样的押韵:

小小子兒 zêr
坐門墩兒 d^uêr
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f^uâr
要媳婦兒幹嗎 (ma)

点灯說話兒 huār
吹灯做伴兒 bâr
到明兒早晨梳小辮兒 biār

西洋詩一般是押韻十分拘謹的，从古以來就是那樣。且說馬雅可夫斯基(В. Маяковский)，不要以為他做詩呀，該是很“自由”的了。翻開選集一看，頭四行詩就是

Я сразу смазал карту будня,
плеснувши краску из стакана;
я показал на блюде студня
косые скулы океана.

這里第一句押第三句 я，第二句押第四句 а́на，重音在 á 上；並不是四句通為一韻。這樣的押韻，在西洋是正規的。漢人做詩，從漢朝以來就不許那樣用韻。古詩倒是有這樣的，《詩經·召南·標有梅》：

標有梅	標有梅	標有梅
其實七兮	其實三兮	頃筐蠶之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迨其今兮	迨其謂之

三章都是第一句“梅”押第三句“士”，第二句“七兮”，押第四句“吉兮”；“三兮”押“今兮”，“蠶之”押“謂之”。特別是第三章“梅，之，士，之”，古音“êg, iêg, iêg, iêg”，像是押韻的，其實“之”字輕音，不必作押韻。這就近乎上面所舉的馬氏的例句了。

西洋人不了解中國詩的民族性，有的人有意無意地用西洋現代詩的格律來解釋中國古詩，推求漢語的古音。我們自己也不免有點脫離群眾，不留意人民文學的風格。譬如上面 -m, -n, -ŋ 通押的例子，假若在漢、魏、六朝的詩里遇見了，就以為那時候語音開始變了，-m 變了 -n 了等等。這樣的見解在文學史上和語音史上都沒有好處。

語音確是要變的，因此，有的古詩現在不容易唸。太古老的不去說它了，只說唐詩吧，例如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者”和“下”，北京 zhe, xia, 上海 ze, ho、廣州 jie, ha, 且不提聲調的各各不同。除了福建話和客家話，很少方言能這樣押韻。當時的音大致是 jia, ha。了解一點古音，能幫助我們欣賞古詩；正像多聽人民的話，就更能欣賞人民的詩。

不只是語音會改變，詩的格律也常在改變。押韻押在哪裡，各個時代不同，各種詩體的演變也各各不同。這里當然不能詳談詩律、曲律等等的，單舉一個例子吧。就是上文提到的四句詩押幾句的問題。絕句的格式是 OAOA 或是 AAOA。AAAA 只在詞曲里出現，“詩”里不許。《詩經》里可是有各種各樣的押法，現在都不用了，只在民歌偶一出現而已。

AAAA 卷耳四章

	陟彼祖矣	我馬瘠矣	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OAAA	終風四章			
	瞻望其陰	馳驅其雷	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AAOA	關雎一章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OAOA	卷耳一章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實彼周行
ABAB	兔置一章			
	肅肅兔置	椽之丁丁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AABV	采芣三章			
	被之僮僮	夙夜從公	被之祁祁	薄言懷歸
ABBA	車攻五章			
	決拾既飲	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	助我舉臬
	(調[diog], 同[dong])			

民歌里這一類的例子全都找得到，請讀者試試唸唸。
(陸志韋答)

學話手冊的用处和用法

問：各處地方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許多《××人怎樣學習普通話》的小冊子。請問，這些小冊子對於學習普通話有多大用处？怎樣利用？

讀者 王大勇

答：學自己不會說的話，總得一句一句的學。聽人家怎麼說，自己也學着說，反復練習，功夫到了自然能學得會，說得好。這是學話唯一的辦法。

現在出版了一些《××人怎樣學習普通話》之類的學話手冊，它們是幫助說××話的人學習普通話的讀物，作為學普通話時的參考。看了學話手冊，學的時候可以有許多方便的地方。但是光看書，不動嘴說，不用耳朵聽還是不行。

每種話都可以分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學話時，這三方面都要同時顧到，下文分開來說。

學普通話的語音(北京語音)，首先要學會北京語音里每個音素的讀法，其次是這些音素的用法。學普通話一定先要把北京有而自己話里沒有的音素和聲調學會了，不然是學不好普通話的。比方某些地區(如漢口、重慶)的人不會發[ʐ]這個音，他雖然知道“人”字用北京語音來說該是[ʐan]陽平，可是因為他不會發[ʐ]，所以說出來還是不像。有些地區(如昆明)的人不會發[y]，把“下雨”說成“下椅”。像這一類北京有而本地沒有的音素，必須學會。學話手冊應該告訴讀者，哪些音是北京有而本方言沒有的，同時也要說明怎樣學習。比方說學習[y]這個音的辦法，就是發[i]，注意舌頭不要動，慢慢的把嘴唇合攏成為一個小圓形就可以了。

所謂音的用法，指什麼字讀什麼音而言。學習音的用法，一方面要了解北京語音本身的結構，一方面要了解方音和北京音的對應關係。

語音結構指聲韻調拼合成字的方式而言。比方北京的[ts, ts', s, tɕ, tɕ', ʃ, k, k', x]不跟[i, y]以及拿[i, y]开头兒的韻拼，就是北京語音結構規則里的一條。有的方言(如青島、鄭州)[ts, ts', s]可以跟[i, y]以及拿[i, y]，开头兒的韻拼。比方青島“東南西北”的“西”讀[si]陰平，“希望”的“希”讀[ɕi]陰平，兩個字不同音；北京兩字同音，都是[ɕi]陰平。又如青島“下雪”的“雪”讀[sye]上聲，“流血”的“血”讀[ɕye]上聲，兩個字不同音；北京兩字同音，都是[ɕye]上聲。知道了上面說的那條北京語音結構的規則，學普通話時，就不會說[si]、[sy]、[tsie]、[ts'yan]一類的音了。又如北京[in]韻不跟[t, t']拼。有的方言(如蘭州、漢口)把“頂好”的“頂”說成[tin]上聲，“家庭”的“庭”說成[t'in]陽平。學普通話也不該這麼說，必須把韻母改了。北京“頂”是[tin]上聲，“庭”是[t'in]陽平。

方音和北京音之間也有對應關係。方言地區的人學普通話，有很多字可以整批整批的改，不是每個字都要死記的(當然，每一個方言地區的人學普通話，總或多或少有些字要死記)。比方上海的[ɤ]韻相當於北京的[ou]韻；西安的[pf, pf']兩個聲母分別相當於北京的[tɕ(u)]和[tɕ'(u)]。這兩條就是方音和北京話的對應規律。找出這類對應規律對本地人學普通話有幫助。比方上海人學普通話，要把上海的[ɤ]韻字改成[ou]韻，例如：

上海①	北京
剖 [p'ɤ] 陰去	[p'ou] 上聲
謀 [mɤ] 陽去	[mon] 陽平
否 [fɤ] 陰去	[fou] 上聲
兜 [tɤ] 平聲	[tou] 陰平
偷 [t'ɤ] 平聲	[t'ou] 陰平
頭 [dɤ] 陽去	[t'ou] 陽平
樓 [lɤ] 陽去	[lou] 陽平
鄰 [tsɤ] 平聲	[tsou] 陰平
溝 [kɤ] 平聲	[kou] 陰平
偶 [ŋɤ] 陽去	[ou] 上聲
歐 [ʔɤ] 平聲	[ou] 陰平
后 [ɦɤ] 陽去	[xou] 去聲

西安人學普通話，要把西安的聲母 [pf, pf'] 都改成 [tɕ(u), tɕ'(u)]，例如：

西安②	北京
朱 [pfu] 陰平	[tɕu] 陰平
除 [pf'u] 陽平	[tɕ'u] 陽平
捉 [pfo] 陰平	[tɕuo] 陰平
戳 [pf'o] 陰平	[tɕ'uo] 陰平
追 [pfei] 陰平	[tɕuei] 陰平
吹 [pf'ei] 陰平	[tɕ'uei] 陰平
傳 [pfæ] 去聲	[tɕuan] 去聲
喘 [pf'æ] 上聲	[tɕ'uan] 上聲

准 [pfɛ] 上聲	[tɕuan] 上聲
窗 [pf'ã] 陰平	[tɕ'uan] 陰平
中 [pfəŋ] 陰平	[tɕuŋ] 陰平
崇 [pf'əŋ] 陽平	[tɕ'uŋ] 陽平

有一點我們要了解，對應關係並不全是一對一的，都像上面說的那麼整齊。方言里的一個韻母常常分化為北京兩個以至更多的韻母，或者兩個以至更多的韻母相當於北京的一個韻母。聲母、聲調也如此。這樣的對應關係往往是有條件限制的。比方梅縣的[ui]韻相當於北京的[ei]和[uei]兩個韻；當梅縣的[ui]跟[n, l]相拼時，北京是[ei]韻，如“內、雷”，跟其他聲母相拼時，北京是[uei]韻，如“隊、追、歸”。這就是限制條件。有時候規律還有例外，例外字要個別記住。比方上海[ɤ]韻有個別字北京不是[ou]韻，例如“褒”上海[pɤ]陰去，北京[pau]陰平；“亩”上海[mɤ]陽去，北京[mu]上聲；“浮”上海[vɤ]陽去，北京[fu]陽平等等，像這些字就要一個一個的記。還有的時候找不出條件來，那只好個別記憶了。

對應是雙方面的，因此除了要會分析北京語音、了解北京語音的結構之外，對自己的方音也要了解。不然，就難以運用學話手冊里所講的規律了。因此學話手冊一定要幫助讀者弄清楚本地的語音。讀者大多數對書上用的某些語音符號感到困難，寫手冊的人可以先多舉例字而後再注以語音符號，告訴讀者這個符號所表示的就是這些字开头兒(或結尾)的音。本地人對本地音的感覺總是很敏銳的，比方告訴西安人說，西安話里“豬、朱、主、煮、桌、捉、追、專、准、壯、鐘”等字开头兒的音用[pf]表示，他們大概就會知道[pf]是怎麼一個音了。

漢語方言之間，語法上的差別不很大。比方“我吃飯”“他不愛勞動”，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是這種說法(詞的次序)。當然方言之間語法也有不同，如廣州的“太陽大過月亮”“給本書我”相當於北京以及許多地區的“太陽比月亮大”“給我本書”的說法。

詞彙各方言也有差別，但是難以對應，差不多要一個一個的學，一個一個的記。

目前推廣普通話，主要著重在語音方面，因此一般《××人怎樣學習普通話》這類學話手冊，也多著重方音和北京語音的對應，講如何改正方音，學好北京語音等。語音也不是孤立的，一定要結合詞句來學習。在學習普通話語音時，自然也就同時學到一些普通話的詞彙和語法了。(陳治文答)

① 上海單字音共有五個調類，括弧中注明古音來源大致情況：1，平聲(古平聲清音聲母字)，2，陰去(古上去兩聲清音聲母字，也包括古上聲次濁聲母字的一部分)，3，陽去(古平上去三聲濁音聲母字，不過古上聲濁聲母字一部分歸陰去)，4，陰入(古入聲清音聲母字)，5，陽入(古入聲濁音聲母字)。

② 西安[pfu]，[pf'u]的實際音值是[pfv]，[pf'v]。

语文短评

381 目前国家的立法工作,在刑、民法典的制定方面,是还没有把既有政策、单行法、法令和阶级斗争、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条文化起来。(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2 日 8 版)

“把…系统化和条文化”或“使…系统化和条文化”都可以,“把…使之系统化和条文化”就不成。“使之”两字是个累赘,应删去。(沈孟璠)

382 尽管林希翎用了一套阴险的手法,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但在今天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生面前,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15 日 4 版)

“认出”的主语应该是“大学生”,但在“大学生”的前后用上了“在…面前”的字样,在结构上就对不上榫了。可以把“认出了”改为“暴露出来”。(雨田)

383 大会由五位法官、律师、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担任裁判,会期将继续到本月底止。(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26 日 6 版)

事实上担任裁判的是五个人,但读者看到“五位法官”时就知道有五个人了,待看完了全句却又模糊起来,不知道是五个人还是二十五个人。这话很容易说得明白些,譬如说:“大会由法官、律师、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各一人担任裁判…”。(祖新)

384 比赛以二比一中国队获胜。(人民日报 1957 年 10 月 10 日 8 版)

“以二比一中国队获胜”的是比赛结果,不能单单说“比赛”;词序也不合一般的习惯。应改为: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二比一获胜”。(李辅昌)

385 解放初期,炼一炉钢要十几小时,许多产品生产出来的废品比成品还要多。(人民日报 1957 年 10 月 14 日 4 版)

1)“废品”决不会是由“许多产品生产出来的”,结构上有问题。2)成品等于产品,可以包括废品,对比不来;跟废品可以比较的是“合格品”(原文下一句叫合格品)。3)“许多产品”意思含混,也许是指“许多品种”。试改为:“…在许多品种的产品中,废品比合格品还要多。”(徐允)

386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座谈会,在两小时内,教师们就提了六十多条意见…。(人民日报 1957 年 10 月 23 日 1 版)

全句的主语好像是“座谈会”,但是在结构上跟底下的成分联不起来。应该在头上加个“在”字,在“座谈会”后加个“上”字。(徐允)

387 战争期内,为了生活穷困卖身作奴隶的,都解放作平民。(丘汉生等编,高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 81 页)

1)“为了”一般表示目的,表示原因都用“因为”。本句宜用“因为”。2)“都解放作平民”似乎不如“都获得解放,成为平民”较妥。(周武童)

388 他们把答复问题和解决问题划了等号…(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10 月 8 日社论)

一般只说“在…之间划上了等号”。(徐允)

389 祝所有得獎者们,都真正成为德才兼备,不骄不躁,一心一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繁荣的青年艺术家! (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10 月 9 日 3 版)

1) 这里的“为…”要和动词连用,这句缺少动词,应在“繁荣”的后边加“而努力”三字。2)“者们”现在还不习惯,前边有“所有”,后边不加“们”也知道是不止一人。3)前边“用所有得獎者”,显然不止一人,后边的“一个”应删。(雨田)

390 我们许多同志所缺乏的,一条是不懂生产,另一条是和群众缺乏联系。(中国青年报 1957 年 11 月 5 日 1 版)
如果把这句话简略一些,就成为“我们许多同志缺乏不懂生产跟和群众缺乏联系。”“不懂生产”跟“和群众缺乏联系”都是不好的事,现在说成缺乏这种不好的事,岂不恰成了好事?“不懂生产”应改为“生产经验”;“和群众缺乏联系”删去“缺乏”。或者不改后面改前面,把“所缺乏的”改为“的缺点”。(胡新)

391 勘探证明,山西铜的蕴藏量是我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天津日报 1957 年 11 月 13 日 1 版)

“…蕴藏量是…地区之一”不好讲,应将“铜的蕴藏量”放在“我国”的后面,或者改为:“山西在铜的蕴藏量方面是我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程垂成)

392 苏联在洲际导弹试验成功之后，又放出了人造卫星，震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光日报 1957 年 10 月 27 日 4 版）

被震动了的是“世界各国人民”，不是“赞扬”。应改为：“震动了世界各国人民，并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赞扬。”（邵景康）

393 解放后，翁肃政身为共产党员而为烟毒犯通风报信，还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叔父。（解放日报 1957 年 10 月 26 日 2 版）

这句的“反革命分子”和“叔父”是同一个人，中间加上了“的”，容易误会成为两个人。可改为：“……还包庇他的反革命分子叔父。”（仲和）

394 车内有六个式样美观、座位舒适的半活动的皮座位。（劳动报 1957 年 9 月 17 日 1 版）

“座位舒适的……皮座位”，这怎么讲啊？全句可改为：“车内有六个半活动的美观舒适的皮座椅。”（仲和）

395 出席大会的除该院教职员学生外，还有中央卫生部助理齐仲桓、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处書記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市卫生局长王聿先、以及各地及本市医学院和卫生单位都派员参加了这个盛会。（文汇报 1957 年 9 月 13 日）

“出席大会的……还有……王聿先”是一句话；“各地……参加了这个盛会”也是一句话，中间不能用“以及”联结。“以及”只能联结两个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不能联结两个句子。改法：“……王聿先”后用句号；把“以及”删去。（张耀）

396 这些国家，不管它的形式怎样，但都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对于被压迫阶级的暴力机关。（文汇报 1957 年 10 月 9 日社论）

1) “不管”跟“尽管”不同，不能跟“但”连用，“但”字应去掉。2) “对于”是介词，不能当动词（谓语）用，可将“对于”改为“对付”或“统治”。（华景年）

397 ……这第一枚人造卫星的出现，是苏联人民和科学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生活下，他们紧张劳动创造出来的，对人类和平及进步事业的杰出贡献！（文汇报 1957 年 10 月 17 日 6 版）

1) 通常只说一颗星，不说一枚星。2)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够了，不必再加上“社会生活”。3) “他们”两字是个赘疣，不但无用，反而使上面的“苏联人民和科学家”失去了谓语，应该删去。（陆复中）

398 因此，人民的痛苦是建筑在“阶级矛盾”“种族斗争”“军阀混战”“农村破产”“社会混乱”种种交互错综的危崖之上。（徐澄宇选注，《张王乐府》3 页）

1) 作动词用的“建筑”带有积极的意义，通常用在主动及自愿的情况下，这里是叙述被动和不乐意的事实，不宜用“建筑”。2) “种种交互错综”修饰“危崖”也不妥；这里用“危崖”也有点比喻不当。3) 这几个引号也用得毫无道理。试改为：因此人民的痛苦是由于阶级斗争、种族矛盾、军阀混战、农村破产、社会混乱等种种原因造成的。（王千山）

399 你动员动员一下，要他们先把东西搬出来再说。（长江日报 1957 年 2 月 12 日 4 版）

“动员动员”和“动员一下”的意思差不多，可以在两种格式中选用一种，不宜连用。（张松正）

400 陈林基就借口爱人不会计划生活，不讲卫生为理由，坚决要和爱人离婚。（长江日报 1957 年 3 月 15 日 2 版）

“借口……”意思就是“以……为理由”（指站不住的理由）。本句可删去“为理由”三字，否则可把“借口”改为“以”。（张松正）

401 四十年前，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一天起，苏联人民就以日益巨大的热情，关怀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时事手册 1957 年第 20 期 21 页）

1) 只有“从……起”的格式，没有“当……起”的格式。2) “四十年前”是说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位置宜斟酌；如果是说明“苏联人民……关怀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应该用“四十年来”。可以改为：“从四十年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如果嫌“从……起”的字数过多，也可以改另一种说法：“当”字删去，在“胜利”后断句，把“的一天起”改为“从那时起”。（高光烈）

402 难道不也是指的同样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人民文学 1957 年 10 月号 8 页）

应该是两个疑问单句，可是作者把它们混在一起了。这两个单句是：“难道不也是指的同样的东西吗？否则又是什么呢？”（马逸）

403 ……不少诗歌题材是记事、写景和写爱情之类的诗歌，歌颂社会主义题材的则较少。（星星 1957 年 10 月号 23 页）

……“诗歌题材是……诗歌”不好讲，“歌颂社会主义题材的”更不好讲。“记事、写景”也只是体裁，不是题材；唯一可以跟“题材”配搭的是“爱情”，但是前面加上个“写”字又不对头了。把两个“题材”删去，再把“之类的诗歌”改成一个“的”字，就通顺清楚多了。（雨田）

本欄啓事：請投稿者注意，如报刊原条注明“新华社电”的，来稿也請注明。

书刊评论

《现代汉语语法》，高耀珩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25开，204页，定价0.87元。

本书是作者为开封师范学院编的讲义，原是该校中文系学生与校外函授生共用的课本。

本书除绪言外，共有七章。和陈书农的《现代汉语语法》恰恰相反，陈书偏重谈词类和词法，而本书特偏重谈句法。除了第一章是概述外，只有一章专谈词类，其他五章全论句法。

总起来看，本书有下列这样一些优点：

1) 语法上一些比较难懂、容易误解、混淆或忽略的地方，作者特别加以说明，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例如介词和动词的区别，兼语式和句子形式作宾语的区别等等。又如谈修饰语的外层关系时，作者指出这种关系容易用错，“两个中学的教师”是指“两个中学的”全体教师呢？还是“两位”中学教师呢？作者提醒读者这种容易用错的地方，就可以使读者特别留心。

2) 一般读者往往容易以特殊例子来否定一般规律或对一般规律表示怀疑。作者注意到这一点，在阐述语法规律时，除了谈一般的情况，也谈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第二章第三节谈到名词的语法特点时，说到名词前边不能加副词，但可以有“不男不女”，“管它豆腐不豆腐”之类的说法，这是一种成语或特定场合下才可说的，是种特殊情况。

3) 适当地介绍了各家的不同看法，可以启发读者深入地去了解一些问题。例如，对无主句中的存现句的解释，作者提出了语法学界分歧的说法，最后举出理由归结为无主句。这样就使读者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周全一些。

以上这些优点，不难看出，主要是由于本书是一本教材这个性质所决定的。也因此，给它带来一些局限性，不可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见解。书中没有什么创见，除此之外，我认为本书还有不少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

1) 前后矛盾。例如，第42页上明明说数量词可以用在形容词前边，可是到52页时，又说形容词前不能加数量词。

2) 有些地方没有交代清楚。例如，第四章第一节谈到名词做宾语时，举了许多例子，这些名词原来都是动词，但放在另一个动词后面时，它却变成了名动词。作者紧接着说：“但在‘停止’‘开始’后边的动词……仍是动词，不能说是名动词。”这是什么道理呢？作者没有解释，读者也就无从理解。

3) 有些地方流于繁琐，而且似与语法规律无关。例如，谈到动词与它的修饰语的关系时，纯从意念上来谈它们的关系，把修饰语分作表情况、表方式、表频率、表时间、表处所、表目的、表对象等八种。实际上，就语法观点来看，虽然它们的意念差别那么大，但和动词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修饰附加关系，谈这些对语法没有必要，反而徒增读者的负担。

4) 有些见解还值得商榷。例如，第48页作者把实词比作砖、瓦、木料，而虚词好比石灰、钉子之类，因为它无实义，却有重要的语法作用。这种比喻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实词非得依靠虚词才能造句。同时作者认为实词所指都很实在，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这样说来，那么抽象名词以及许多

形容词就都该划到虚词中去了。（柳明水）

本书有些疏漏之处或不足的地方，不能不提出来。

1) 有些地方采用各家的说法，没有定见。例如讲动词时，作者主张动词分为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两种，不过，“在汉语里，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40页），所以他又赞同别人的主张：“与其说动词有及物、不及物两种，还不如说有及物与不及物两种作用”（41页）。因此，书中不断出现“及物动词”和“有及物作用的动词”等说法，显得摇摆不定，概念含混。

2) 有的地方术语引用过多。作者既然知道术语确有“优劣之分”（27页），那么，就应该采用较好的术语，如果没有必要，就不必再繁征博引了。如讲“及物动词”又叫“他动词或外动词”，不及物动词又叫“自动词或内动词”（40页）。又如讲“兼语式”时，作者引出“递系式”“递谓句”“连环句”等术语，其实从那整一节看来，作者倒是偏重于“递系式”这一术语，因为他提出与之相应的“初系”“次系”等术语来。

3) 本书在理论上也有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作者说，“所谓倒装，是完全可以顺装过来的”。“凡一切不能顺装过来的，不能叫作倒装”（97页）。可是作者又说“宾语既经提前，就成为一种一定的句式了，并不一定能够还原”（102页）。“把字句是一种固定的句式，它在意念上是提前宾语，在结构上，并没有必要再还原来，而且事实上有的也是不能还原的”（103页）。作者说“凡一个句子里，谓语部分含有两个或更多的正式动词的，叫作复杂的谓语”（146页）。可是作者又说“这一类初系中主要是‘原谅’‘怨’‘恨’‘嫌’等表示人类情感的动词，次系则是说明初系的理由的，次系常用形容词，但也不限于形容词”（164页）。“实际上次系不限于动词。除了形容词外，次系还可以是句子形式”（165页）。这就不符合“谓语部分含有两个或更多的正式动词”的说法了。作者这样说，只是“为着说话的方便”（165页），岂不知读者学习时就会感到不方便！（田福生）

《反切释例》，王祖佑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25开，60页。定价0.36元。

反切是中国传统的拼音方法，所以关于反切的知識，是语文工作者，尤其是文字改革工作者所需要的。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从现代语音的角度，特别是从普通话的角度来看反切，有许多不合的地方。因此，对反切作一些解释是一件很需要的工作。顾名思义，《反切释例》是一本解释反切的書。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总述，一共有十三节，说明反切的意义、起源及反切与注音字母的关系等等；下编是释例，分甲、乙两项，甲是正例，共有七条，乙是变例，共有十九条。最后总论反切之弊。

大量引用前人许多说法是该书的一个特点，这本书是以钱玄同、黎锦熙两位的理论为依据，“字母仍本江氏，参以戴、段、章、黄诸名家的著作，辑为此书”（页2）。

用注音字母通俗解释反切之書極少，因此这本书的出版

是值得欢迎的。

不过书中有错误的地方,还有些提法欠妥;下面分三点来谈,以供阅读此书的人参考。

1) 关于反切 作者没有明确说出书中反切的出处,但从“凡例”和全书的内容看,反切似乎是根据《广韵》,但是和《广韵》(据古逸叢書景印宋本广韵)一核对,书中有一些地方与《广韵》的反切又不尽相符。如:

帷,戶归切(頁48) 《广韵》帷,消悲切。

神,食陵切(頁53) 《广韵》神,食鄰切。

其,渠知切(頁53) 《广韵》其,渠之切。

此外还有乃、冬、久、岡、戶、棹、長、橡、鷲、纛、照、人、鄰、鑒、鯉、詩、二、資、如、卦、月等二十余字的反切与《广韵》不符。

另外附帶指出:作者在27頁所說的“隋陆法言作《切韵》,分韵为二百零六部”是錯誤的。《切韵》只有一百九十三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只有一百九十五韵,二百零六韵是《广韵》的韵数。

作者又在41頁說:“照音理,凡唇音必合口呼”,这话也欠妥。唇音字無所謂开合,同时又可开可合。如解(蟹攝开口二等蟹韵),佳买切;枋(蟹攝合口二等蟹韵),乖买切。同是一个“买”字,又可作开口韵的反切下字,又可作合口韵的反切下字。

2) 个别的小错误及欠妥处 作者在第5頁講口舌母的發音時說:“作势与‘ㄅ’同,但气息出时,軟顎下降,舌根上升,擋住口腔的通道,声气改由鼻腔泄出,而成为不送气的帶鼻音”;在第6頁講ㄋ的發音時也說的是同样的話,只不过把第一句“作势与‘ㄅ’同”改为“作势与‘ㄌ’同”。这种講法是不够正确的,在發ㄋ与ㄋ时,舌根根本就不上升,当然也不会擋住口腔的通路,而是由双唇(ㄅ)或舌尖与齿背(ㄋ)相接触,擋住口腔的通路,使得气流从鼻而出。汉语的鼻音無所謂送气和不送气,“不送气”三个字完全可以省去。

作者在第7頁把ㄌ說成“不送气的边擦音”,这种講法也是錯誤的。ㄌ是边音,边音也無所謂送气不送气,边擦音是專指国际音标ㄌ̥的。

作者在第12頁說:“証之普通語音,家讀ㄩ、卡讀ㄩ、眼讀ㄩ、下讀ㄩ、問讀ㄩ、閑讀ㄩ。”其实普通話家讀ㄩ(在地名“張家庄”家讀ㄩ),卡有ㄩ、ㄩ兩讀,眼讀ㄩ,下讀ㄩ,問讀ㄩ,閑讀ㄩ。

作者有些提法欠妥。在第1頁說:“人类的語言,不能說沒有緩急的分別,常有一字緩讀成兩音的,也有兩字急讀成一音的。因緩讀急讀,乃是慢聲急聲的語言。”在第5頁說:“由以上兩例,可以知道由單音詞進為復音詞,為人类語言的必然現象。”這些話都叫人很难理解。

3) 其他缺点 6頁說ㄌ的發音是“作势与‘ㄌ’同,但气息出时,像向內旋而摩擦較緩,亦是不送气的摩擦音。”这个“像向內旋而摩擦較緩”不知是何意思。

35頁說:“鼻音亦有三种,一是独發鼻音,其音为ㄩ。二是上舌鼻音,其音为ㄣ。三是閉唇鼻音,其音为ㄩ。”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把ㄩ叫做独發鼻音,把ㄣ叫做上舌鼻音?

42頁說:“注音字母拼音,全以北音为主。北音部發音高亢,其出喉也深而重。”这里后兩句話不知指什么。(米青)

《北京話輕聲詞彙》,張洵如編,陳剛校訂。中華書局出版,1957年10月第一版。25開,154頁,定價0.70元。

《中國語文叢書》之一的《北京話輕聲詞彙》的出版,不但

對北京話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就是對推廣普通話的正音工作也能有一定的作用。

這本書搜集了北京話雙音單詞和複合詞語四千三百多條,按照詞中出現的輕聲詞素的讀音,依注音字母ㄅㄆㄇㄏ的音序排列,稍土一點的詞都注出例句或解釋。對於想學習道地的北京話的人或是研究北京話輕聲發展規律的學者,這些資料可以提供很好的線索。這些詞都是“由幾種民眾文藝小說與報紙雜誌及實地口語搜集而來”(編例一),並且“這裡所謂北京話,是廣義的,其中有廣大人民已習用的普通話,也有北京的方言”。

這裡提到“廣義的”北京話,是值得注意的。所謂北京話到底專指北京土生土長的方言土語,還是兼指現在已雜揉了許多外地方言的北京人所說的話呢?從語言發展原則上看,“北京話”的範疇似乎應該指的是後者,這樣,“北京話”就不完全等於“北京方言”(北京土話)。從實地考察上來看,北京話的成分,不管語音或詞彙,近幾十年來的變化太大了,撇開語音不談,單看詞彙,就已經跟所謂道地的“北京話”有許多出入,特別是解放八年來,被吸收到北京話里而服從北京話本身發展規律的新詞日有增加。北京話這種發展,當然同作為首都的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有密切關係。在這種對外來方言成分兼收並蓄的發展情勢下,北京話中的本來成分似乎有日益縮小之勢,因為所謂“道地的”北京話,歸根結蒂,總該指的是無文化或很少文化的北京土著居民所說的話。可是解放以後,情況急劇變化,原來無文化或很少文化的人都漸漸獲得了文化,懂得從書面上和政治生活中吸收新知識,於是不知不覺就受了書面語(如報紙、廣播)等等的影響,結果是不知不覺地擴大了(應該說是豐富了)自己口里所說的詞彙,原來的道地土語也就會因而“引退”。所以,現在提起“北京話”應該說是廣義的,也就是已經同普通話交融起來的現代北京話。

但是,北京話的發展儘管是這樣,到底還沒有違反它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個規律之一就是“輕聲”的變化。上面雖然說北京話吸收了許多新詞,可是那些新詞里的某一詞素一到北京話里就慢慢讀出輕聲來了。北京話的語音變化本來是豐富的,而“輕聲”的變化尤其顯著。張洵如先生這本《北京話輕聲詞彙》就充分証明了這一點。這個《詞彙》里所收許多新詞(從地道北京話的角度來看)中的第二音節都有輕聲讀法,如“技術”、“學術”之類。不過,如果更切實地記錄,這本《詞彙》里所收的詞語,實際並不一定非讀輕聲不可,許多是可以輕重兩讀的,有的甚至未必讀輕聲的。這可能會使人感覺到,照這本《詞彙》說起來,幾乎所有的雙音詞的第二個音節都可以讀輕聲了。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總之,詞里的輕聲成分並不是絕對的,在北京人口里也不一致。不過張洵如先生這本書反映了北京話詞彙輕聲化的總趨勢,其中個別詞的輕聲出入并無損於這書的資料價值。

也許因為只“作為資料,一方面為調查北京方言的參考,同時供專家們進一步研究輕聲規律作參考”(引言),這本書的體例才按輕聲的詞素或詞的音序排列。不過,為翻檢和學習上的便利,倒不如以辭典的形式,改按詞首的音序排列。此外,本書還有一些小缺點是:所收土詞,儘管有的加注例句,還是不易懂的,有很多應該加注的沒有加注,如“桶子”和“筒子”怎樣區別,似應說明。有的是因漢字的不同寫法而分列為不同的詞條,也不大妥當。至於例句也有個別的不甚明確、恰當;這裡就不一一舉出了。希望再版時,能夠增訂補注。

(倪寄予)



对《北京話里的土詞和土音》的意見

刘凱鳴

編者按：這篇文章所介紹的山东鄒平的一些土詞、土音与徐世榮先生在本刊所介紹的北京土詞、土音中的某些相同，作者因此認為這些詞語不應看為北京或北方其他地區的土詞、土音，而應看為“普通話里的東西”。我們認為所謂土詞、土音不一定是某一地點所獨有，也可能見于旁的土語方言中，不過到底不普通。我們的普通話明確規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但是對這個規定的理解各人會有些出入，那麼，普通話和北京話的關係究竟怎樣？在語法和詞彙方面普通話和北方話的關係又怎樣？北方話里通行但是在別的方言區比較生疏的詞語，是否就是“普通話里的東西”？普通話怎樣從北方話之外的漢語方言中吸收有用的成分？像這一類的問題，都值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展開討論，以求得認識上的一致。

讀了《中國語文》1957年3月号徐世榮先生的《北京話里的土詞和土音》一文，覺得徐先生所舉的北京話土詞、土音的例子有許多並不獨為北京話所有，因此提出來請徐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

哪些是北京話里的土詞、土音？誠如徐先生所說“這個問題却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透徹的”。但是，我認為既有明確的區分標準——“普通話並不等於北京話，作為標準音的北京語音並不包括北京土音”，那麼，某一詞某一音獨為北京話所有，把它們說成土詞、土音是沒有什麼爭辯的；但是如果北京話里的某一詞某一音又為其他地區方言所有，把這些詞、音判決為北京話里的土詞、土音就值得商榷。

我是山東鄒平人，就從當地方言提出材料來跟徐先生所舉的某些例子對照一下吧。

先說詞、語。當地有把“說”叫“扯”的，帶有輕率的意味，如說：“坐下扯扯吧。”“胡扯”也就是“胡說”“亂說”的意思。形容“小”或“少”說“一丁點兒”，如：“留下吧，這麼一丁點兒。”

再說語音。（一）單從字典上辨別四聲，不用口讀，當地調類幾乎全與北京相同，只是調值不相同，如去聲北京為51，當地是31。但是徐先生所說的一些“特別的音”却的確在當地通行。pǎi 撐。如：“這鞋小點兒，你給他 pǎi pǎi 吧！”dèn 突然猛力一扯。如：“牛吃了庄稼了，不把它 dèn—dèn！”（二）混雜了的外地音中跟當地相同的有：“木魚兒”，樂器。“木”念 mò，跟北京人一樣。“工尺字”，舊時樂譜音階，當地把“尺”念 chē，與北京人同。“橙子”的“橙”，也讀 chén。（三）在個別語詞里的特殊音變這一部分里跟北京相同的有以下這些：“擺譜兒”讀 pǎipǔr；“同胞”讀 tóngpāo；“琵琶”的“琶”和“枇杷”的“杷”都讀 bá；“提溜”的“提”讀 dí；“胡塗”的“塗”讀 dú；“鑰匙”的“匙”讀 shì；“一

堆”的“堆”讀 zuī；“陷坑”的“陷”讀 xiàn，如“這裡是一眼井墊了的，一下雨就陷下去了。”井塌了也叫“陷”。“豁出來了”的“豁”讀 hē；“親家”的“親”讀 qīng（多用在對話中）；告訴的“訴”讀 sòng，如婆母對外人說媳婦不好，叫“告訴媳婦”；胳膊窩的“胳膊”讀 gā（當地把“肢”也讀 chī）；“候脈”的“候”讀 hòu。“拉口子”的“拉”、“拘束”的“拘”都念陽平聲；“劈柴”的“劈”、“不光這一樣”的“光”都讀上聲；“噴香”的“噴”讀去聲（棉花綻出棉絮在一定時間的一次叫“一噴”，正在好時候叫“盈噴”，衰敗了叫“落了噴”）。形容多的“海”、“指甲”的“指”、“吵嚷”的“吵”（掛在驢兒脖子上的一串銅鈴叫“吵吵子”）都讀陰平。“擰脾氣”的“擰”、“甲魚”的“甲”、“瓦刀”的“瓦”（“瓦匠”的“瓦”亦如此）都讀去聲。“刻字”的“刻”、“作揖”的“作”都讀陰平。“真個的”的“個”、“繞圈子”的“繞”都讀陽平。“這個比那個強”的“比”讀 pīng，“僻靜”的“僻”讀 bèi。（四）輕音節里的弱化音中相同的少，只有“提溜”讀 dilòu。（五）其他稀有的語音現象中相同的倒不少。“甬”béng，“四個”合成 sè，“五個”合成 wǒ，“六個”合成 liù wò，“九個”變 jiǔ wò，“二十個”“三十個”合成 èrshè、sānshè，都是普遍存在的。“埋怨”也變成 mányuàn。

以上是山東鄒平一帶跟徐世榮先生所舉的北京話里相同的一部分土詞、土音。既然普通話並不等於北京話，作為標準音的北京語音並不包括北京土音，那末象這些並不為北京話所獨有的詞、語和讀音，該算作什麼樣的詞和音呢？徐先生已經肯定它們是北京話的土詞、土音，“決不是北京音系里的東西”，“算作非規範的土音”。當然，把同時存在於北京話和其他方言的、比較說來是“稀見的音節，特殊的變化”，不使它成為規範的語音、規範的詞，為了顧到普通話的推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它們判決為“北京話里的土詞、土音”我有些懷疑。北京話決不會包括遠在山東的鄒平一帶的方言，而鄒平方言應該是北方方言的一部分，因此同時存在於北京話和北方方言的詞、音，應該算是普通話里的東西。語言的錯綜複雜現象本來就是很難劃分得一清二楚的，何況還在時刻發展着變化呢！比如許多人認為道地的北京話的“取燈兒”（火柴），我們這裡到現在還有許多老年人這樣說呢，不過它的趨勢是走向衰亡的。為了弄清“土”與“非土”的界限，我想掌握充足的語言材料是很必要的，比如前邊我提出的那些詞、音，在別的屬於北方方言區的地區，很有可能存在，如果有人也提出材料，那麼，為被劃為北京話的土詞土音作辯護，就更有充足的理由和可靠的証據了。

《中国語文》总第55期至总66期篇目索引

(1957年1月号——1957年12月号)

文 件

期数(月份)頁数

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	
初稿	普通話审音委员会 64(10) 20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65(11) 6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	
說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65(11) 8

社 論

積極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坚决走社会主义的	
道路	62(8) 1
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学习苏联建設	
社会主义的經驗	65(11) 1
拥护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65(11) 3

評 論

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	王 力 57(3) 1
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国际主义学者——	
謝尔久琴柯教授	罗常培 65(11) 10

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反对文字改革的	
真正意图	章 愨 62(8) 2
評关錫和陈夢家对文字改革問題的态度	潘 山 62(8) 12
反对歪曲和污蔑文字改革	毛西旁 62(8) 14
资产階級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文字改革問題	
向党进攻	杜松寿 63(9) 1
語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	周定一 63(9) 6
批判語言学界右派分子聞宥的反动言行和	
欺詐作风	罗常培 64(10) 5
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观点和	
破坏活动	繆鵬和 64(10) 8
右派分子陈夢家是“学者”嗎?	唐 蘭 64(10) 13
繼續追击右派——駁斥陈夢家、关錫	秦 华 64(10) 17
揭發右派分子徐肖斧的反动言行和恶劣	
作风	王福庭 刘 坚 边兴昌 李临定 65(11) 23 陈琪瑞 楊耐思 董遵章 饒長溶

文字改革理論的討論

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	唐 蘭 57(3) 7
--------------	-------------

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	章 愨 57(3) 11
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	刘又辛 59(5) 1
唐蘭先生近著讀后感	伯 韓 59(5) 47
“綜合文字”行得通	程祥徵 59(5) 47
这种比喻是不妥当的	毛西旁 59(5) 48
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	关錫、陈夢家 60(6) 48
文字演进的一般規律	周有光 61(7) 1
我对汉字改革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魏建功 62(8) 4
从汉字的演变看文字改革	梁东汉 63(9) 10
方言复杂能不能实行拼音文字?	王 力 64(10) 1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擬訂經過和問題	章 愨 66(12) 1
迎接新的文化高潮的前奏	魏建功 66(12) 2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与少数民族文	
字的关系	馬学良 66(12) 5
我們热烈欢迎汉语拼音方案新草案	王 均 66(12) 7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	陈 国 66(12) 8
汉语拼音方案是統一譯名的基础	刘澤先 66(12) 9

汉语规范化問題

談歌曲演唱怎样掌握标准音問題	刘明綱 55(1) 24
北京話里的土詞和土音	徐世榮 57(3) 24
对昆曲语音规范的体会	白云生 57(3) 28
希望統一语音学术語	楊長礼 58(4) 37
編者作者應該注意汉语的规范	譚永祥 59(5) 49
怎样进行虛詞规范	刘凱鳴 61(7) 6
从“西医医院”想到的	張成材 63(9) 5

普通語言学

談談語言学(語言学講話之一)	彭楚南 55(1) 27
語言学簡史(語言学講話之二)	彭楚南 57(3) 33
語法范畴(上)(語言学講話之三)	彭楚南 59(5) 26
語法范畴(下)(語言学講話之四)	彭楚南 61(7) 11
国际上关于科学技术术语的工作	H. K. 苏賀夫 55(1) 38
国际共通語和世界語	赵覺誠 58(4) 28
“階級方言”和“slang”	勞 宁譯 58(4) 30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	
討論	郑远汉 彭国鈞 陈永正 楊 定 58(4) 31
术语(語言学名詞选譯)	熊振順譯 59(5) 9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	
討論	高名凱 岑麒祥 59(5) 33
汉语不能容納外来語嗎?	刘澤先 59(5) 40
民族与民族語	林祝啟 61(7) 20

关于国际共同語的形成問題·····武彥选	61(7)	24
苏联語言学教学大綱(草案)·····		
B. 茲維庚采夫著 P. 布达哥夫校	61(7)	37
关于結構主义的几点意見·····		
M. H. 斯鉄布林-卡勉斯基	62(8)	28

語音学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节?·····刘澤先	56(2)	1
北京音位問題商榷·····史存直	56(2)	9
談北京話的音位·····張 靜	56(2)	13
小学教师要重視声調學習·····龐安福	56(2)	46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节?(續完)·····刘澤先	57(3)	17
試論北京語音的“声調音位”·····徐世榮	60(6)	23
关于普通話音位·····程祥徵	60(6)	25
汉语的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尹仲賢	60(6)	27
尖音系統不應該恢复·····李 濤	60(6)	29
从音位学看汉语的字調(声調)·····史存直	63(9)	15
語音實驗室的作用·····彼得·雷得福格德	65(11)	37

詞彙問題

怎样正确認識同音詞問題·····張世祿	57(3)	30
反义詞及其在構詞上和修辭上的作用·····張拱貴	62(8)	32
應該分清“最”、“再”的用法·····任应培	63(9)	封4

構詞法

略論汉语構詞法·····張寿康	60(6)	1
对《关于汉语構詞法》的几点意見·····唐君勵、繆樹晟	60(6)	13

語 法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張志公	55(1)	1
汉语語法中宇和詞的問題·····楊柳桥	55(1)	6
說“所以”·····刘冠群	55(1)	9
說“除非”·····黃誠一	55(1)	11
多叠并列的最后兩叠之間加“与”类連詞的問題·····斯尔鑫、蕭 斧	55(1)	49
复合句和停頓·····孙毓萃	55(1)	48
汉语介詞的新体系·····黎錦熙、刘世儒	56(2)	16
說“在”·····王 还	56(2)	25
关于句子的分类·····孙毓萃	56(2)	47
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梁 吟	57(3)	6
意义是不是划分汉语詞类的唯一标准?·····仲 宣	57(3)	12
單句复句的划界問題·····郭中平	58(4)	1
談談包孕句和單句复句的关系·····曹伯韓	58(4)	10
論汉语划分詞类的标准·····徐仲华	58(4)	13
試說表概数的“来”·····呂叔湘	58(4)	18
試論汉语單句复句的区分标准·····刘世儒	59(5)	21
汉语复句学說的源流和解決問題的		

方法·····黎錦熙、刘世儒	60(6)	9
“連”字是助詞·····張友建	60(6)	26
也談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史振曄	60(6)	48
汉语的句子·····俞 敏	61(7)	7
說人称代詞前用加語·····許德楠	61(7)	23
“由于”和“因此”不能配合嗎?·····華景年	61(7)	封4
汉语中处所詞做主語的存在句·····陈庭珍	62(8)	15
汉语复句新体系的理論·····黎錦熙、刘世儒	62(8)	20
关于動詞作定語帶“的”字的問題·····溫永祿	62(8)	25
動詞作定語要帶“的”字·····邢福义	62(8)	26
結構助詞“地”的用法規律·····胡竹安	63(9)	20
再說“来”，以及“多”和“半”·····呂叔湘	63(9)	24
主語見于領位而省略·····林文金	63(9)	25
对《試說概数的“来”》的一点补充意見·····刘凱鳴	63(9)	47
論現代汉语簡單句的分类問題·····龙果夫	64(10)	38
迭字詞尾初步研究·····馬克前	64(10)	44
“迭字”的綜合研究·····胡行之	65(11)	26
对于《汉语复句新体系的理論》的意見·····哈弼亮	65(11)	49
談复句的緊縮·····丁勉哉	66(12)	15
現代汉语中的后置詞(上)·····H. H. 賈布基娜	66(12)	25

方言語法

泰兴方言中動詞的后附成分·····李人鑑	59(5)	16
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語音·語法現象·····董遵章	59(5)	封4
海鹽通園方言的代詞·····胡明揚	60(6)	17
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訓讀”現象·····詹伯慧	60(6)	封4
贛榆方言的人称代詞·····蔣希文	62(8)	27
临湘方言里的動詞补足語·····楊耐思	63(9)	28
云南鶴庆話里的一些語音·語法現象·····彭国鈞	63(9)	30
南京話中的“A里AB”·····蔣 明	64(10)	47
客家方言的一些語法現象·····凌慈房、南台、林运来、林雨新	65(11)	29
北京話里 lou 和 le 的區別·····陈 剛	66(12)	33
莆田話的名詞詞尾“子”·····林文金	66(12)	35
浙南閩語里形容詞程度的表示方法·····溫端政	66(12)	36

方言調查理論

談語音对应关系·····張拱貴	55(1)	12
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李 榮	55(1)	17
怎样使用《汉语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金有景	57(3)	40
方言里的文白异讀·····李 榮	58(4)	22
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方式和記音方法·····李 榮	59(5)	10

方言普查簡况

山东省教育厅召开方言調查會議·····唐 捷	56(2)	26
辽宁省普查組布置具体工作·····尙允川	59(5)	32
四川省上半年將完成 32 点方言調查·····郑坚白	59(5)	39
广东省开展試点調查工作·····林运来	59(5)	44
安徽省召开方言普查工作會議·····楊長礼	60(6)	24

西南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簡况.....霍时雨 60(6) 41
华北华东华中十省方言普查工作現况.....吳宗济 61(7) 30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派出工作組了解

各省市方言普查工作.....吳 芬 62(8) 31
湖北省方言普查工作近况.....李仲英 62(8) 31
陝西省方言普查工作近况.....李平、陈鈞 62(8) 31
广东省方言試点調查經驗点滴.....林运来 62(8) 49
广东省方言普查工作进入編写学話

手册阶段.....林运来 63(9) 40
云南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簡况.....文 65(11) 25
河北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进入編写学話

手册阶段.....吳郁文 65(11) 5
語言学家王力、高名凱去波蘭講学..... 65(11) 22
湖南省汉语方言調查簡况.....高子榮 66(12) 4

中国語言学史話

陆法言的《切韵》(中国語言学史話之五).....李于平 56(2) 28
清代的古音学創始人顧炎武
(中国語言学史話之六).....王 显 60(6) 31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国語言学史話
之七).....楊耐思 65(11) 33

中国历史語言学問題

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譯語.....蔡美彪 55(1) 34
秦汉間的系詞“是”.....赵立哲 56(2) 27
論“所以”的上古用法.....楊伯峻 57(3) 16
《馬氏文通》和旧有講虛詞的書.....麦梅翹 58(4) 20
談一談訓詁学.....陆宗达 58(4) 24
談《西儒耳目資》.....楊道經 58(4) 封4
关于唐本《說文》的真伪問題.....惲天民、周祖謨 59(5) 48
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刘冠群 60(6) 14
答《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和其他.....楊伯峻 60(6) 16
切韵音系与方言調查.....楊耐思 61(7) 35
趋向补語的起源.....尹 玉 63(9) 14
“是、有、在”用法相通.....邵君朴 63(9) 27
对于古文“單数用女(汝)、复数用尔”說的
質疑.....孙希築 63(9) 47
中古方音差別問題.....章 璐 64(10) 封4
略論魏晉南北朝系动词“是”字的用法.....刘世儒 66(12) 19

少数民族語文問題

从附加成分看僮語的詞类.....王澤宏 55(1) 37
关于云南省的民族語文工作.....謝尔久琴柯 56(2) 37
苗語的社会方言.....愛 卿 59(5) 15
苗文中汉语借詞的拼法問題.....王輔世 59(5) 42
少数民族文字推行前的編譯工作.....馬学良 61(7) 41
盤瑤語的“巧話”.....胡起望 61(7) 44
对《苗語的社会方言》一文的意見.....竹 亭 62(8) 36
关于中国民族語文工作中的某些
問題.....謝尔久琴柯 62(8) 37
研究中国各蒙古語和方言的初步

总结.....布·哈·托达叶娃 63(9) 32
关于少数民族語言中新詞术语的問題.....傅懋勳 64(10) 31
苏联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文字問題的典范.....傅懋勳 65(11) 14

翻譯問題

几个地名的规范譯法.....薛姓生 56(2) 24
譯音汉字帶來的麻煩.....錢騰蛟 56(2) 41
怎样研究梵汉翻譯和对音.....周达甫 58(4) 27
一个翻譯工作者的体驗.....徐亞倩 58(4) 45
对譯名不統一的意見.....陈国魁、熊堯祥、魏展英 58(4) 47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和 графика 的
譯法.....王 力、張大本 58(4) 47
对翻譯工作的几点意見.....謝尔久琴柯、吳 乐 64(10) 35
从翻譯工作中看汉语的問答句.....王素蓉 64(10) 37

語文短評

106—127..... 55(1) 43
128—154..... 56(2) 42
155—183..... 57(3) 45
184—208..... 58(4) 38
209—233..... 59(5) 45
234—258..... 60(6) 42
259—283..... 61(7) 45
284—307..... 62(8) 41
308—332..... 63(9) 41
333—353..... 64(10) 48
354—380..... 65(11) 42
381—403..... 66(12) 44

問題討論和建議

評汉字笔順排檢法.....周助初 55(1) 30
对語言学界的四点建議.....郝万全 56(2) 47
关于汉字笔画檢字法的商榷.....黃美陶 56(2) 48
对《江苏人怎样學習北京語音》的
意見.....高志用、徐鉄生 57(3) 23
对高志用、徐鉄生兩同志的答复.....張拱貴 57(3) 48
对《中型現代汉语詞典編纂法》的意見.....王士襄 57(3) 49
海南島通訊.....柏 葦 58(4) 43
对《海南島通訊》的意見.....广东省教育厅 62(8) 48
对选注古典文学作品意見.....山 嶺 63(9) 23
“語文短評”討論.....楊一可 63(9) 26
这种态度要不得.....李鳳岐 63(9) 47
一个例句的質疑.....許德楠 63(9) 48
“語文短評”討論.....楊一可 64(10) 4
对《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
稿》的意見.....方明、郑光仪、蕭家林、馬連祺 66(12) 10
对《北京話里的土詞和土音》的意見.....刘凱鳴 66(12) 48

書 評

王了一:《談談汉语规范化》.....实 55(1) 45

張世祿:《小学詞匯教學基本知識講話》……魯 揚 55(1) 45	
源良作:《怎样对幼兒进行語言教育》……祖 力 55(1) 45	
江成:《簡化汉字問答》(文改小叢書)……光 55(1) 45	
王自強:《改病句》、《改病句練習》……慎 55(1) 45	
丁羽:《好句子和病句子》……佳 55(1) 46	
王力等:《語法和語法教學》……方硯田 孙 方 55(1) 46	
清,吳昌瑩:《經詞衍釋》……鄭 梅 55(1) 47	
彭楚南等譯:《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二集)》……勞 宁 55(1) 47	
王松茂:《談談現代汉语詞匯規範化》……元 直 55(1) 47	
《汉语的主賓語問題》(中国語文叢書 之一)……梁 吟 55(1) 47	
馬學良等:《語言調查常識》(中国語文叢書 之一)……因 夢 55(1) 48	
楊欣安:《現代汉语》第一冊……木它、楊長禮 56(2) 44	
岑麒祥:《方言調查方法》……何育、溫端政 56(2) 44	
《汉语方言調查卡片》……玄 常 56(2) 45	
彭楚南:《汉语》……超 乘 56(2) 45	
《北京大学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11月 第4期……寄 予 56(2) 45	
《華東師大學報(人文科學)》1957年 第1期……徐 征 56(2) 45	
《學術月刊》1957年1月(創刊)號……徐 征 56(2) 46	
周祖謨校,吳曉鈴編:《方言校箋通檢》……張其華 57(3) 47	
乐嗣炳等:《怎样教學普通話》……何秋輝 57(3) 47	
濮之珍:《語言》……鄭 达、楊 定、賀紹蘭 57(3) 48	
周本淳:《怎样學好語文》……茅 开 57(3) 48	
讀《語法和語法教學》……唐啓運 58(4) 44	
傅東華:《汉字》……張朝炳 58(4) 40	
何震人:《普通話詞義》……許令芳 58(4) 40	
黃伯榮:《北京語音學習》……沈錫人、楊長禮 58(4) 41	
湖北省教育廳普通話推廣處:《普通話 難字正音表》……刘 禾、端 華 58(4) 41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變 初 58(4) 41	
《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 第2期……任建純、瀧 之 58(4) 42	
罗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勞君方 60(6) 44	
岑麒祥:《普通語言學》……力 山 60(6) 44	
王勤:《北京語音常識》……茅 开 60(6) 45	
《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7年 第一期……李學魯、張有一、肅 父 60(6) 45	
李葆端:《現代汉语語音》……米 青、猷 田 61(7) 47	
楊欣安:《現代汉语》第二冊……沈士英、史 式 61(7) 47	
馬漢麟:《語法概要》……沈錫人 61(7) 47	
林裕文:《詞匯、語法、修辭》……許令芳 67(7) 48	
《北京大学學報(人文科學)》1957年 第1期……溫端政 61(7) 49	
孙常叙:《汉语詞彙》……勞君方 62(8) 43	
吳朗:《普通話語音基本知識》……王士襄 62(8) 43	
王力:《广东話淺說》……力 山 62(8) 44	
余心乐:《汉字改革講話》,鄭林曦:《汉字改革》, 周鉄錚:《汉字和汉字改革》,張世祿:《汉字改革的 理論和實踐》……張朝炳 62(8) 45	

郎峻章:《汉语語法》……徐 远 62(8) 46	
繆一之:《汉语語法基礎知識》……沈士英 63(9) 48	
杜松寿:《普通話入門》……徐 征 63(9) 44	
陈書农:《現代的語法》……雷 平、余 卯 63(9) 44	
張貽惠:《古汉语語法》……鄭 梅 63(9) 45	
洪薦仁:《詞和詞組的區別》(學術論壇,1957年 第2期)……黎 原 63(9) 46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柏 萃、道經、鍾隆林 65(11) 43	
張靜:《詞匯教學講話》……雍 庸、舒市丙 65(11) 45	
周振甫:《标点符号用法例解》……徐 征 65(11) 46	
傅朝陽:《方言詞例釋》……灰、毛西旁、一 丁 65(11) 46	
严修:《批判高本汉和馬伯乐的汉语語法 观点》(學術月刊,1957年第9期)……溫端政 66(11) 45	
高耀墀:《現代汉语語法》……柳明水、田福生 66(12) 46	
王祖佑:《反切釋例》……米 青 66(12) 46	
張洵如:《北京話輕声詞匯》……倪寄予 66(12) 47	

动 态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鄭 达 55(1) 29	
天津市語言學會成立……渭 56(2) 36	
《語言研究》創刊……饒 56(2) 36	
《汉语的構詞法》討論記要……管建智 56(2) 49	
《汉语知識講話》將陸續出版……57(3) 29	
朝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周时龙譯 57(3) 39	
中国語文雜誌社召开扩大編委会會議……勞 宁 57(3) 封4	
中国文字改革委員會举行座談会……潘 慎 60(6) 47	
普通話推广工作匯報會議在北京召开……秋 甫 61(7) 40	
欢迎《西方語文》創刊……余也牧 62(8) 11	
朝鮮語文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計劃的 远景……周时龙譯 63(9) 49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 召开所座談会……朱志宁 65(11) 2	
突厥語研究班开学……朱志宁 66(12) 34	

問題解答

學習語法是否限制了語言的運用……高兆熊、編者 66(12) 40	
什么叫做“押韻”……舒 簾、陆志章 66(12) 41	
學話手冊的用处和用法……王大勇、陈治文 66(12) 42	

其 它

悼念趙卓同志……57(3) 44	
汉语盲文音素化和系統化的改进……潘 山 60(6) 38	
謝尔久琴柯教授答本刊記者問……61(7) 28	
波蘭汉学家[夏伯龙]博士逝世……63(9) 48	
看看人家怎样勤儉办科学……吳宗濟 65(11) 封4	
紀念馬洛夫……3. 捷尼舍夫 66(12) 37	
关于“語法的种类”的質疑……蘊 光 66(12) 49	
关于宋元話本俗語方言的整理……張永綿 66(12) 封4	

編者的話

告讀者……58(4) 49	
編者的話……62(8) 47	
致讀者……66(12) 6	

关于“語法的种类”的質疑

蘊 光

語法學按其研究的性質來說，一般分為三種，就是：歷史語法，比較語法，描寫語法。它們的確切的定義是什麼？是不是還應該增加“規範語法”一類？似乎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歷史語法是研究某種語言的語法構造的历史發展過程或它的某一历史時期的語法現象及其規律，這大概沒有什麼爭論。舉例來說，王力寫的《漢語史稿》里面談漢語語法史的部分，楊伯峻寫的《文言語法》，應該說都是論述漢語的历史語法。研究一種語言的历史語法當然不能不跟現存的該種語言的語法進行比較，如果它不是已經死去的古語的話。

比較語法通常指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兩種或多種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的語法構造。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親屬語言的產生和發展的历史過程。舉例來說，象漢語——藏語的比較語法的研究、漢語各方言的比較語法研究等。可惜目前我們還缺少這一方面的系統的著作。

用比較的方法也可以研究非親屬關係的語言的語法構造，例如俄語和漢語的語法比較，漢語和英語的語法比較，等等。高名凱在《普通語言學》下冊263頁說：“這種比較在非本族語言的教學上有其實用的價值，但卻不是比較語法學，因為它是離開历史的，而且从科學的角度來看，是不合理的，因為从非親屬語言的比較中找不到語言發展內部規律。”我認為比較語法是否應該局限於研究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研究比較語法的目的是否只能是尋找親屬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這許多大前提還是可以商榷的。高先生也承認非親屬語言的語法的比較在外語教學上有實用的價值。我認為象漢俄語法及漢英語法的比較研究，不僅在外語教學上，而且在翻譯理論的建立上都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推廣言之，對於翻譯自動化的設計，對於促進國際文化交流，非親屬關係的語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有極其重大的科學意義與政治意義。這實際上已成為語言工作者義不容辭的光榮的任務。我認為如果不承認非親屬關係的語言的語法比較也是比較語法學的一部分，似乎還沒有足夠令人信服的論據。

描寫語法一般認為是研究一種語言在其發展中某一時期的語法構造的，並不管這一時期的語法構造在這語言的历史發展中占什麼地位以及它跟各親屬語言的語法構造有什麼樣的關係。有人說現代漢語語法就是一種描寫語法。我對於這樣的解釋還不很明確。我認為，“描寫語法”顧名思義應該是对某種語言的語法現象作如實的、細致的、全面的、甚至是“有聞必錄”的描寫，它只側重在对語法現象作各種分析與說明。至於某種語法構造是否有發展前途，某種語法現象是否應該作為規範，它應該是暫不考慮的。這一類的著作，据我的理解，可以舉陸宗達、俞敏合著的《現代漢語語法》上冊為例，里面舉了不少的北京土語語法和方言語法現象。當然从另一種角度看，它也可以算是比較語法。

在用到“描寫語法”這一個術語的時候，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規範語法”是不是也應該算作語法的一種，我現在打算提出這個疑問來。我認為規範語法是研究某種民族共同語（標

准語，即通稱“文學語言”，這個術語有歧義，不很好）的語法現象並揭示其規律。說明某種語言的語法結構，哪些是一般的，哪些是特殊的，哪些是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哪些是違背這些規律的，這些應該是“規範語法”的要求。也可以說，規範語法的特点不是羅列和分析各種特殊的語法現象（例如方言或古語殘留）而是着重講解符合于民族語言發展方向的語法規律。學校里講的語法應該是規範語法。如果要舉例的話，我認為象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俄語語法》可以說是現代俄語的規範語法。拿漢語來說，不久前出版的中學《漢語》課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漢語的規範語法的精神。（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雖然不合一般語法書的體例，但是也含有規範語法的作用。）前幾年《中國語文》上連載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編寫的《語法講話》則偏重于描寫，未能發揮規範語法的作用（也許編寫者本來不存這個目的）。

羅常培、呂叔湘在他們關於《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中說：“資產階級學者常常強調描寫語法和規範語法的分別。實際是，真正的描寫語法必然有規範的作用。僅僅把不同的事例羅列在一起，不能算是正確的描寫”（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16頁）。個人見聞淺陋，資產階級學者強調描寫語法和規範語法的區別的書籍或論文還沒有看到，推想其用心，大概是以虛無的態度低估規範語法的作用。如果這種推斷是正確的，他們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認為我們也不應該抹殺規範語法和描寫語法的差別。

我的意思簡單地說就是：“規範語法”應該作為語法的一種。強調規範語法跟描寫語法的區別而看不見兩者的關係固然是錯誤，倘若看不見兩者的區別，認為“描寫”本身就起“規範”的作用，使兩個含義有出入的術語混同起來，對科學研究和語言實踐似乎也沒有好處。

編者按：蘊光同志提出三個問題：1) 歷史語法、比較語法、描寫語法之外是不是還應該增加規範語法一類？2) 規範語法和描寫語法的關係如何？3) 比較語法是不是限于親屬語言之間作比較？可否包括漢俄、漢英之類的比較？我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歷史語法、比較語法、描寫語法都是科學研究性質，至於學校教學所用的語法書必然是指導學習的，也就是有規範作用的。第三個問題，蘊光同志可能有所誤解。一般所說比較語法確實專指親屬語言之間的比較，乃是歷史語法的引申，追溯到有文字記載以前的階段。至於漢俄語法比較、漢英語法比較之類當然也需要，理由蘊光同志已經說了，不過最好不用比較語法的名稱，以免一個術語包含很不相同的兩個內容。在俄語里，親屬語言的比較語法稱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非親屬語言的比較語法則稱為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至於第二個問題，規範語法和比較語法的關係，我們認為是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

关于宋元話本俗語方言的整理

張 永 綿

解放以来，在宋元間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是值得欣幸的事。除了原書的重刊以外，在注釋、校勘和方言詞彙的解釋上都有一些新著出版，比如，在詩詞戏曲方面，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和朱居易的《元剧俗語方言例釋》，对于俗語方言已經作了相当部分的整理。但是在話本方面，現在还没有見到什么新的整理材料。

我个人認為，話本中俗語方言的整理，不止对文学的上研究有帮助，对語言学上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貢獻。这步整理工作的价值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可以提供研究社会变化与詞彙变化关系的材料；我們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看到宋元社会某些情况在詞彙中最真实的反映。在話本中，比如，表示妓院的名稱有：乐戶、本司院、行戶、行院（或作衙衙）、私窠子、勾欄；称妓女为粉头、小娘、上厅行首（或上行首、行首）、营妓、頂老；称嫖客为孤老、子弟…，等等（以上名称帶有小的区别）。这些正是宋代，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以后奢侈淫逸生活的反映。（因为官妓直到明宣德二年才被禁，所以在宋元以后的許多話本中都还沿襲着这类名称。）

第二，話本中俗語方言是历史方言学上宝贵的資料。一方面可以上溯隋唐甚至更早的时代。如《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观音”中的“叉手”，在《后汉书·馬援傳》敦煌曲中都可以見到。又如“好在、生受、遮莫、等閑、隨分、端的…”跟詩詞里用法并無差別。另方面，从它下推，跟今天的許多俗語方言可以銜接起来。例如“取灯兒”（古今小說，珍珠衫）、“火燒”（古今小說，沈小霞）、“沒影”（古今小說，郑宪臣，拍案惊奇初刻，卷33）等，还保留在北方方言里；“慙慙”（警世通言卷13）、“日头”（五代史平話）、“面湯”（拍案惊奇初刻卷31）等，还保留在南方方言里。在这里，我們也可以發現現代方言某些詞語的写法和淵源。

第三，从某些詞义的改变，可以看到詞的涵义如何随着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变化而發生变化。例如，“行在”在《五代史平

話》中只是表示一般的皇帝行止所在；然而在《大宋宣和遺事》、《警世通言》、《古今小說》等書中則專門指南宋建都的临安。

至于整理的方法，我个人認為，除了参考詩詞戏曲中俗語方言整理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經驗以外，第一，收集相同的詞，相互比較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必須注意它們之間意义上的微小差別。因为話本与元曲不同，在时代方面一般地不能确切肯定，即使有些可以肯定是宋話本，由于經過后人的潤色和改写，其中詞語也很難断定是宋元还是明清的产物。这样，各个話本的詞，虽然字形上相同，很可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如果我們不去很細心地辨別，就会造成錯誤。这是一方面。另方面，我們不妨把視野放得寬些。这就是說，在話本以外注意同宋人筆記、明清小說和其他著作中詞語的比較。因为，假如說話本中是明清的俗語方言，那么从这里可以得到啓發和帮助；如果話本中俗語方言确是宋元的产物，明清小說又可以作为中間媒介，使我們看到俗語方言發展与变化的情况。总之，我認為，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視野越寬越好，在整理的时候，辨別越細越好。特別應該注意时代的先后，避免包羅万象，混統概括。

第二，用現代方言去解釋話本中俗語方言是又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望文生义，把詞义解釋得最精确。如“回东西”的“回”，把它解釋为“买”似乎也可以，但是不确切。从南方某些方言中，我們知道“回”是向已經买了的人去轉买的意思（在这点上，同“拆”字的涵义相仿）。又如“会鈔”的“会”，在方言中有“請客做东”的意思，單純解釋作“付鈔”就不十分妥貼。这个方法有局限性，必須避免濫用。一定要非常謹慎，有充分証据，否則容易發生錯誤。不过如那些标音的俗語方言——一个詞有多种写法的，我們可以假定它原来就是某种方音的記錄。从声音上跟現代某地方音配合得起来的，一般可以說是今天方言俗語的前身，用今天方言中的意义去解釋它，大致不会差得太远。

每冊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12 月 20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12 月号

总第 66 期

1957 年 12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 訂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代 銷 处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 平郵寄費不計，2. 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担。

1—22, 132 册
代號 2—44